艾西莫夫的科幻經典名著

銀河帝國三部曲

第二部・基地與帝國



張時 譯

照耀明日的書 8

艾西莫夫的科幻經典名著

銀河帝國三部曲

第二部・基地與帝國



照耀明日的書8

銀河帝國三部曲〈二〉

張時
艾西莫夫

社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艾西莫夫的科幻小說中
公認最好的作品
曾榮獲最佳科幻小說雨果獎
根據史學家湯恩比及吉朋的
歷史演變理論寫作而成。

第二部・基地與帝國概要

- 第一基地挾其優秀的科學成就征服了周圍的許多野蠻星球及一些强大王國的頑强將軍，而領導了整個星球大業。
- 未料卻出現了一個稱爲「騾」的突變異種，具有塑造他人情感和思想的能力，他能將死敵轉變成他最忠誠的僕人。於是第一基地在他面前瓦解。

艾西莫夫著
張時譯

銀河帝國三部曲

第二部 基地與帝國

照耀明日的書 8

楔子

銀河帝國已在衰亡中。

那是個碩大無朋的帝國，涵蓋了銀河雙螺體自一臂到另一臂的數百萬個世界。它的衰亡也是情勢浩蕩——時間很久，而且前程仍遠。

它衰亡了數世紀後，才有一個人察覺到這個趨勢。那個人是謝東，他代表了日益衰退潮流中的一小點創造的大花。他把心靈歷史的科學發揮到極致。

心靈歷史學的對象不是個人，而是人類的集合。它是羣衆的科學；數以億計羣衆的科學。它可以預言刺激後的反應，準確度和預測彈子球反彈情形相似。不過個人的反應却非任何已知數學之能爲力者；可是十億人的反應則有所不同。

謝東計劃了時代的社會經濟趨勢，製成曲線，先知文明的繼續衰微，而在新帝國自廢墟中建立起來之前，有三萬年的時間。

要停止文明衰亡已失之過晚，不過要縮短蠻荒的空隙時間還有可爲。謝東在「銀河相反兩端」建立了兩個基地，而且設計在短短千年內來結束混亂情勢，使第二帝國早日產生。

「基地」一書已敍述了前面兩世紀中的故事。

開始是一羣科學家在銀河螺線體的一臂最遠處的極星定居下來。他們離開了騷亂動蕩不安的帝國，在極星編輯宇宙智識綜和的大典，銀河百科全書，他們對於已死謝東賦予他們的深遠任務亦茫無所知。

帝國敗亡時，外區的「國王」紛紛獨立。基地受到周圍霸主的威脅。在第一個市長韓定的連橫合縱手法下，維持着微妙而危險的平衡。這些地區失去了原子能，又回到石油和煤的時代，基地以其獨有的原子力量掌握優勢，基地立刻成爲附近諸王國的「宗教」中心。

慢慢基地的科學家退到場景後方，出現了貿易的經濟體系。行商們手上握有連當初帝國也缺少的小型巧妙原子設備，打進了邊緣地區數百光年遠的星球羣。

基地第一個商業王侯馬洛統治下，他們使用經濟戰的技術，擊破了尚自殘留帝國獲得補給的高藍共和國。

二百年結束時，基地是銀河中最有力量的國家。不過殘遺的帝國仍然集中在銀河中央三分之一的區域內，控制全宇宙四分之三的人口與財富。

基地下一次的危機，應當是面對將死帝國迴光反照式的打擊。

一切發展都朝着帝國與基地間的衝突。

目錄

第二篇　騾

第一篇　將軍

1　尋找法師

李豪斯……在他短短的事業生涯中，李豪斯贏得「帝國重鎭」之名，而且是實至名歸。研究他戰役的人在戰略上認爲李豪斯和茅立風可以相互比美，而且他在處理人事上更有傑出表現。因爲他出生在帝國衰亡之際，所以在征服星球上不能有茅立風的記錄。可是他是帝國大將中第一位有機會正面與基地相抗衡者……

銀河百科全書

李豪斯不帶隨從出外，這對銀河帝國艦隊領袖出征或出巡是不合王法的。

可是李豪斯年輕力壯，精力旺盛——可以有力量被派去宇宙頂端任何地方去——而且富有好

奇心。人們以往已經有了許多神奇而朦朧的傳說，現在，加上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使人們更爲嚮往。

他下了不起眼的地面車，走向一幢古舊大廈的門口。門口已有電眼偵測，立刻，有人前來應門。

李豪斯對老人微笑道，「我是李豪斯——」

「我認識你，」老人身材僵直而且並不驚奇。「有何貴幹？」

李豪斯和順地退後一步。「和平的事。如果你是白杜新，我想來和你會談。」

白杜新走開一步，房中牆壁全亮了起來。將軍進入了白晝。

他碰碰書房牆壁，盯着他的指尖。「你們在西萬尼也有這個？」

白杜新淡淡一笑。「我想別的地方沒有。我這個是盡量由自己修配的。我抱歉你在門口等候。自動設備只知道訪客，而不能開門。」

「你無法修復了？」將軍聲音有點諷刺。

「配件不足。請坐，先生。你喝茶嗎？」

「在西萬尼？在社交上這裏不可能喝到茶。」

老貴族鞠躬後靜靜退出去，這是上世紀較好日子裏上等社會遺留下的習俗。

李豪斯望着他的背影，心中感到有些狐疑不定。他的教育與經驗是純軍事的，他曾經多次出生入死；但是他對死亡却有種熟悉感覺。然而這位二十艦隊的偶像英雄在這古老的房間中却感到背脊冷顫。

將軍認識書架上擺的小小黑盒。它們的書名却是陌生的。他猜想在屋子另一端一定有架巨大的收視機，隨時可以放映有聲書籍。他聽說過這種設備，自己却沒有見過。

他聽說在帝國黃金時代，全銀河都隸屬於大河帝國，十家人家有九家有這種書籍設備。不過現在書籍都是給些老人看的。關於古代的傳說，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朦朧不清的。

茶來了，李豪斯坐了下去。白杜新擧起杯子。「祝你好。」

「謝謝，祝你好。」

白杜新安閒地問，「人家說你很年輕。三十五？」

「差不多，三十四。」

「這樣的話，」白杜新柔和地强調說，「我必須先申明，我很抱歉沒有愛情靈丹仙藥膏粉。我也沒有使你感到興趣的女士。」

「這方面我不需要人工的幫助，先生，」將軍口吻中含著笑意說：「你常接到這類商品的要求？」

「相當不少。不幸是一些智識不夠的人常把學者與法師混爲一談。愛情生活上，有許多人似乎需要法術之助。」

「這也是很自然的事。不過我不一樣。我認爲學者是爲了解惑回答問題的。」

西萬尼幽幽地說，「你可能和他們一樣錯！」

「也許是，也許不是。」年輕將軍放下杯子又斟滿。他把一枚香丸丟進水中。「告訴我，貴族，法師是誰？我是說眞正的法師？」

白杜新對這個早已不用的稱呼感到有點不習慣。他說，「沒有法師。」

「可是人們都談起他們。西萬尼到處流傳着他們的故事。還對他們有些崇拜的習慣。它和一些夢想回憶以前自由盛世的一班人也有關係。這件事以後可能會危及帝國。」

老人搖搖頭。「爲什麼問我？你聞到叛變的氣息？以我爲首？」

李豪斯聳聳肩。「不，不。哦，那不是個完全荒唐不經的想法。你父親在當時是個逃亡者，你自己是個愛國主義者。我作爲一個客人談起這些實在無禮，然而我此來是公事。現在有陰謀集團？我懷疑。這三代來，西萬尼人的精神已經受過打擊。」

老人困難地回答。「我和你一樣是個無禮的主人。因爲司令的命令，我父親流亡四海，我兄弟成仁，我姐姐自盡。以前的司令也認爲西萬尼人一蹶不振。後來，那個司令終於被所謂奴性的

西萬尼人所殺害。」

「哦，是的。你談到了一些我想說的話。三年前司令官神祕死亡，在我看來並不神祕。當時他私人衞隊中一名年輕軍人的行動令人感到興趣，你就是那位軍人。我想，無需更詳細的多加說明。」

白杜新安詳地說，「不用。你有什麼建議？」

「那麼你回答我的問題。」

「我不願受威脅。我已經年老，生死並不重視。」

「不然，先生，」李豪斯含有深意地說。「你還有孩子和親朋。你有個忠愛的國家。如果我想用武力，我的目標不會只對着你。」

白杜新冷漠地說，「你想怎麼樣？」

李豪斯拿着空杯子說，「貴族，聽我說。現在時代中，成功軍人的責任是率領檢閱隊伍在皇宮廣場上遊行，參加盛宴，陪同皇家乘金碧輝煌的船前往避暑的星球。我……我是個失敗的人。三十四歲便已失敗。而且以後一直失敗下去。你知道，理由是我喜歡戰鬥。

「所以他們派我到這裏來。我在宮廷中麻煩很多。我不慣於宮廷禮節。我觸怒大將和花花公子，我不願一直統領艦隊飄浮於星空各處。所以西萬尼是好代替。這是邊疆世界，反叛而且荒涼

的省份。它遙遠得令人滿意。

「這是我的想法。這裏沒有叛變待平，邊區的司令官們平安無事，至少陛下已逝世的父親留下深刻的印象。」

「強力的皇帝，」白杜新喃喃地說。

「是，我們需要更多這種皇帝。他是我的主人，記住這一點，我保衞的是他的利益。」

白杜新不關心地聳聳肩。「這與正題有什麼關係？」

「我簡單的告訴你。我所說的法師來自遠方，來自邊疆守衞的地方，星辰疏稀——」

「『星辰疏稀，白杜新接着背誦，「『星空涼意重』。」

「那是詩嗎？」李豪斯說。目前吟詩似乎不合適。「總之，他們來自邊區——由我可以自由爲帝國光榮作戰的地方。」

「因而爲皇帝陛下服務，也適合你對作戰的熱愛。」

「不錯。可是我必須知道我作什麼戰；你可以幫助我。」

「你怎麼知道？」

「因爲三年來，我調查過每個謠言，每個傳說，每件關於法師的事跡——我也查過所有圖書館的資料，只有兩件事實是一致公認的，所以那應該是可靠的。第一，法師是來自西萬尼相對的

銀河邊緣。第二是你父親曾經遇見一個法師，而且和他談過話。」

老年的西萬尼人正覷着他，李豪斯又說下去。「你最好把你知道的事告訴我——」

白杜新思忖地說，「能告訴你一些事，是很有趣味的。那是我自己的心靈歷史實驗。」

「什麼實驗？」

「心靈歷史。」老人不快地笑笑。又明爽地說下去，「你最好再喝點茶，我要發表演講。」

他仰靠在柔軟的椅墊上。牆壁泛出粉紅象牙般的光，使軍人的臉色顯得溫和些。

白杜新開始說話。「我所知道的是來自兩件意外：一件是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另一件是我是故國的子民。四十年前，大屠殺後不久，我父親逃亡到南方的森林中去，他是司令官私人艦隊的槍砲手。就是這位司令官下令大屠殺，他自己後來不幸悲慘地身亡。」

白杜新冷笑一聲又說了下去。「我父親是帝國貴族，西萬尼的上院議員。他名叫白伍農。」

李豪斯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我十分清楚他逃亡的情形。你勿需過份誇張。」

西萬尼人不理會他，自顧自地說下去。「在他逃亡的時候，有個流浪人找到他；一個銀河邊緣來的年輕商人，他說話有奇特的口音，對最近的帝國歷史並不知情，他有個人力盾的保護。」

「個人力盾？」李豪斯奇詫地問。「你在吹牛。那種發電機能强力到可以供應個人的小型力盾？天，他爲了個人力盾，難道會帶着五千噸的原子能源？」

白杜新鎮定地說，「這邊你聽到謠言傳說的法師。『法師』一詞不是輕易得來的。他帶的發電機是看不見的，而你手上的武器却無法打擊到他。」

「故事便到這裏？這個法師是不是一個逃亡受苦的老人幻想出來的？」

「在我父親之前便已經有這些法師的故事了。先生，證據相當確鑿，商人離開我父親之後，又去訪問一個技師，在那裏他留下一個私人力盾。在那個血腥的司令被處死後，我父親帶了力盾回來。時間可是很久了——

「發電機便掛在你身後的牆上，它已經失靈了。他只有效了兩天，可是你看看便知道決非帝國所設計出來的。」

李豪斯伸手取下掛在圓牆上的光帶。上面一個胡桃大小的東西引起他的注意。

「這個——」他說。

「是發電機，」白杜新說。「以前是的。其中祕密現在已經無法查出。微電子探測知道它熔合成一小團，再熔開它，一定會傷到下面的結構。」

「那麼你的證據還是沒有確鑿的物證。」

白杜新聳聳肩。「你以暴力威脅我說出我所知道的事。如果你還懷疑，你何必來找我？你要我停止嗎？」

「說下去！」將軍兇暴地說。

「我父親去逝後，我繼續尋找，我這裏有第二件意外要說明。謝東對西萬尼很清楚。」

「謝東是誰？」

「在帝國達魯本四世時有位科學家名叫謝東，他是心靈歷史學家；是這行中最後也是最偉大的一個。他曾經來過西萬尼，當時西萬尼是個大商業中心，藝術與科學之邦。」

「嗯，」李豪斯不快地說。「那個星球不是說他們過去有段富有的歷史？」

「我說的是兩世紀前的事，帝國還統治着遙遠的星辰，西萬尼是內地，而不是目前半野蠻的邊區省份。在當時，謝東預見了帝國力量的衰微以及整個銀河帝國的敗亡。」

李豪斯忽然笑了起來。「他預見了？那麼他錯了，我的好科學家。我想你也自稱爲科學家。帝國比以前千年還要强大。你老眼被邊區的荒涼弄迷糊了。那天去內地，到溫暖富有的中心地區去看看。」

老人搖搖頭。「外圍邊緣先停止交通。腐敗要傳到中心還需要一些時間。這已是顯然的衰亡，內外一致，已無可懷疑。」

「那麼這個謝東預見全銀河將成爲蠻荒之地，」李豪斯感到有趣地說。「然後呢？」

「於是他在銀河相反兩端建立了兩個基地——良好，年輕，優秀的基地，讓它成長，發展。

他們所在的世界經過混重的選擇。這一切安排，都是由於預見到未來，而利用心靈歷史的計算得到結論，而且慢慢播種下第二帝國的種仔——而希望把三萬年蠻荒過渡時期縮短為一千年。」

「你怎麼知道這些？你似乎知道的相當詳細。」

「我不知道詳情，」貴族從容地說。「根據我父親和我的研究，這是個頗爲令人難過的結論。雖然這只是個粗枝大葉的推論，待補充的地方很多很多。不過我相信它在基本上是眞實的。」

「我很容易輕信。」

「我？花了四十年尋找研究時間！」

「嗯！四十年！我可以在四十天內解決這個問題。老實說，我可以做到——不過不一樣。」

「你怎麼做？」

「簡單之至。我可以去探險。找到你所謂的基地，親眼看看。你說有兩個？」

「記錄上這麼說的。一些證據顯示只找到一個，那是可以了解的，因爲另一個在銀河長軸的另一端。」

「好，我們先去看近的，」將軍站起來兀自整理下皮帶。

「你知道怎麼去？」白杜新問。

「可以這麼說。被你們有效謀殺的故司令官便有個記錄，事實上他有個女兒嫁到外區蠻星去

。我會找得到。」

他伸出手，「謝謝你的招待。」

白杜新用手指碰碰他的手，深深一鞠躬。「你的光臨令我十分光榮。」

「關於你提供的消息，」李豪斯說，「我回來後，自當有所報答。」

白杜新跟他走到外室門口。等他驅車而去，看不見時，他喃喃地說，「如果你回得來的話。」

2 法師

基地……基地經過了四十年的擴充發展，面對了李豪斯的威脅。韓定與馬洛的鐵腕統治時代已成過往……

房間裏有四個人，這間房子十分隱密，無人可以接近。四個人迅速地互望一眼，然後在長桌後坐下。桌上有四個瓶子和許多杯子，可是都沒人碰它。

然後近門口的人伸手在桌上慢慢輕敲。

他說，「你們便一直這麼坐下去！誰先開口有什麼關係？」

「那麼你先說吧，」對面的大個子說。「最應該担心事的是你。」

宋伯瑞無聲地乾笑。「你以爲我最有錢是吧？嗯——還是你認爲我應當和開始的時候一樣。我認爲你們一定沒忘記，是我自己的經商船隊俘虜了他們的偵察船。」

「你的艦隊最大，」第三個人說，「駕駛也最優秀。那是你富有的另一個說法。它是場冒險，對我們來說更危險。」

宋伯瑞又笑着說。「我繼承父親這些後便是種危險。重要的是要衡量危機與報酬。在這點，我們要考慮敵船被俘時我們並無損失，而且對方沒有發出警告。」

在基地公開社會上宋伯瑞被目爲故馬洛的遠親。實際上他是馬洛的私生子，知情的人也相當不少。

第四個人眨眨眼睛。薄唇中爬出話語來。「抓住這條小船，這個勝利不足以憑。很可能會使那年輕人更生氣。」

「你認爲他需要動機？」宋伯瑞責備地說。

「是，這可以使他不用費神去製造個動機出來。」第四個慢慢說，「馬洛可能採相反行動。還有韓定。他們讓別人去採用不可靠的武力路徑，而他們卻有安詳的戰術。」

宋伯瑞聳聳肩。「這條船有它的價値。動機是方便的，我們對這個可以待價而沽。」這位天

生的商人有種滿意之感。他又說，「年輕人是屬於老帝國的。」

「我們知道，」第二個大個子相當不快地說。

「我們懷疑，」宋伯瑞糾正他，「如果一個人帶了船和財富來，作爲友誼的前奏，最好不要讓他心懷敵意，直到我們了解利益只是表面而已。而現在——」

第三個人說話時，聲音有點尖嘶，「我們應當小心行事。我們要先把事情弄明白。在我們讓他走之前，要查明。那才是上上之策。」

「這點已經討論過，而且被拋棄了，」宋伯瑞說。他揮揮手表示不願再談論。

「政府軟弱，」第三人抱怨道，「市長是個白痴。」

第四個一一望過其他三人，把口含的雪茄取下。把它扔進廢物器，它立刻消滅不見了。他嘲諷地說，「我相信剛才說話的先生，只是憑着習慣說話。我們還可以想想，我們便是政府。」

一陣同意的嗡嗡聲音。

第四個人望着桌子。「先別談政府決策。這個青年人……這個外地人可能是個主顧。以前也有過例子。你們三個人想與他訂定合同。我們有個合同——君子約定——和它的精神相反。你們都努力過了。」

「你還不是一樣，」第二個人和道。

「我知道，」第四個人安閒地說。

「我們忘了早先該怎麼做，」宋伯瑞不耐地說。「繼續做應該做的事，好，如果我們監禁他，殺死他，又怎麼樣？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的動機，何況我們不能以殺他來摧毀帝國。也許我們的糊塗政策，等他不回去後看有什麼後果。」

「對，」第四個人同意道。「現在你怎麼處理俘獲的船？我太老，不願多所空言了。」

「總而言之，」宋伯瑞說，「他是帝國的將軍，或是其他的階級。他年輕，證明有傑出軍事才能——據人告訴我——他是他手下的偶像。很羅曼蒂克的角色。他們說起關於他的故事，至少有一半是謊言。不過他仍然成爲傑出的典型。」

「他們是什麼人？」第二個人問。

「俘虜船上的船員。我記錄下他們所有證詞，我把它存在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們想看，過一會。必要時你們可以親自詢問他們。我已經把要點告訴你們了。」

「你怎麼問的？你怎麼知道他們說的是眞話？」

宋伯瑞皺皺眉頭。「我不是和氣的人，先生，我壓迫他們，給他們苦頭吃。無情地使用測驗機。他們說的話，可以相信。」

「以往的時候，」第三個人又說，「他們可以使用純心理學。無痛，可靠。並且沒有欺騙的可能。」

「嗯，以往有的事情可多了，」宋伯瑞乾澀地說，「現在時代不同了。」

「不過，」第四個人說，「這位將軍才子，到這裏來作什麼？他還是相當頑固。」

宋伯瑞瞪着他。「你以爲他會把國家政策告訴船員？他們不知道。這方面的事根本不用問他們，我也試過。天知道。」

「那麼我們——」

「只好自作結論。」宋伯瑞的手又在桌上輕敲。「年輕人是帝國的軍事領袖，而他說是到星球稀少的邊區來探險。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他不願把眞正動機洩露給我們。在我父親時代，帝國曾經想對本星球作一次攻擊，加上他的職業，這種事不是不可能重演。第一次攻擊失敗，我懷疑帝國因而會更愛護我們。」

「你的發現中，」第四個人又說，「沒有什麼確定的事。你有沒有隱藏什麼？」

宋伯瑞坦率地說，「我不能有所隱藏。在這裏，我們不能考慮彼此事業上的不和。我們非團結不可。」

「愛國心？」第三人刻薄的聲音在嘲譏。

「愛國心下地獄了，」宋伯瑞安詳地說。「你以為我在乎未來的第二帝國？你以為我願意以一次商業任務的安全來換取宇宙太平？可是，你以為帝國征服對你我的事業有幫助？如果帝國贏了，有一堆小烏鴉在等待戰利品。」

「我們正是戰利品，」第四個人冷漠地說。

第二個人忽然打破沉默，憤怒地移動身體，椅子在他身下吱吱作響。「何必談那些？帝國不會贏的，是吧？謝東保證過最後我們能建立起第二帝國。這只是另一次危機。以前也有過。」

「另一次危機！哈！」宋伯瑞說。「頭兩次有韓定領導，第三次有馬洛，第四次有誰呢？」

他冷漠地望望衆人又說下去，「謝東的心靈歷史規律，還是要依靠一個變數——基地人的主動與積極的人才。謝東只幫助自助者。」

「時勢造英雄，」第三個說，「那是另一句格言。」

「你沒有信心，便不能相信它，」宋伯瑞說，「我的看法是如此。如果這是第四次危機，謝東應該看見了。如果他預見基地可能失敗，那麼一定有挽救的辦法。

「現在帝國比我們强。不過我們第一次面對直接攻擊的危險，這是相當可怕的。如果帝國可以被擊敗，那麼我們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別的辦法，我們必須找到敵人的弱點而加以利用。」

「什麼弱點？」第四個問，「你可以提出一項理論嗎？」

「不。我只是想談下去。我們過去的偉大領袖看到敵人的弱點而加以反擊。現在——」

他聲音中有絕望意味，一時沒有人自動發言。

第四個人說，「我們需要間諜！」

宋伯瑞熱切地轉向他，「對！我不知道帝國什麼時候攻擊，我們可能還有時間。」

「馬洛也曾進入敵人區域，」第二個人建議。

宋伯瑞搖搖頭。「不能那麼直接。我們都不年輕，大家都被行政財務的事壓死了。這方面我們需要年輕人——」

「獨立行商？」第四個人問。

宋伯瑞點點頭低聲說，「如果還有時間——」

3 死手

李豪斯正在房中邁方步，他助手走進來時，他站住問，「有小星號的消息嗎？」

「沒有。巡邏隊已經在搜索，儀器上還沒發現什麼。由艦隊長報告說艦隊隨時可以發動攻擊。」

將軍搖搖頭。「不，不能為了艘偵察船。還不行。告訴他加倍——且慢，我來寫命令。用密

碼以强光束發出去。」

他寫好把命令交給助手。「西萬尼人來了沒有？」

「還沒有。」

「好，他一到就把他帶來。」

助手敬禮後退出去。李豪斯又開始來回踱步。

門第二次打開，白杜新站在門口。他慢慢走進這間天花板是銀河天體模型的大房間，李豪斯穿着戎裝站在中央。

「貴族，你好！」將軍向他推過去一張椅子，向助手作退出，並且緊閉門戶的手勢。

他雙腿分開站在西萬尼人面前，手放在身後支着桌子。然後他厲聲問，「貴族，你是不是帝國的忠實臣民？」

白杜新一直維持冷漠的態度，他輕皺眉頭說，「我沒有理由忠愛帝國的統治。」

「如果間接的說，你便是帝國的叛徒。」

「是，即使不是叛徒，間接地說，也不是個積極而有助益的子民。」

「一般講起來，是對的。如果要拒絕你的幫助，可以說是對國家不忠。」

白杜新說，「這些話留着對你部下訓話時用。簡單地說，你要我來做什麼？」

李豪斯坐下跨着雙腿。「白，半年前我們曾經談過。」

「關於你的法師？」

「是，你還記得我說過我要怎麼做。」

白杜新點點頭，他雙臂低垂。「你想去找他們。你出去了有四個月，找到沒有？」

「找他們？我是那麼做了，」李豪斯大聲說。他說話時雙唇僵硬。「貴族，他們不是法師。他們是魔鬼，那裏簡直遙遠得無法想像。那個世界只有手帕大小，甚至像個指頭；很少資源，力量單薄，人口少得比黑星羣最落後的地區還要少。可是那些人驕傲，野心勃勃，悄悄地做着征服銀河的大夢。

「他們滿懷自信而且不慌不忙。他們從容地行動，他們高談數世紀後的大業。他們悠閒地吞食宇宙；侵蝕所有的星雲系統。

「他們成功了。沒人能阻止他們。他們建立了個骯髒的商業社會，把觸角伸到無遠弗屆的地方。他們自稱行商，深入很多秒差距的地方去。」

白杜新打斷他憤怒的話語。「這些消息有多少是確定的？又有多少是憤怒的看法？」

軍人吸口氣，安靜了下來。「我的憤怒並沒有使我盲目。告訴你，我的世界接迎西萬尼而遠離基地，行商們是個活生生的事實。我們自己把行商看錯了。」

「基地告訴你，他們的目標是統治銀河？」

「告訴我！」李豪斯的火氣又上來了。「不是用話語。他們的官員什麼也沒有說。他們只談生意經。可是我也和平民說過話。我吸取了一般平民的思想。他們的「嚴肅命運」，他們對未來的接納。那種事是無法隱瞞的。他們也不打算隱瞞對宇宙的樂觀想法。」

西萬尼公開表示出他的滿意。「現在你也相信我對你所做的推論了。」

「毫無疑問，」李豪斯譏諷地說，「你有高强的分析力，對皇帝陛下的統治有坦率的建議與貢獻。」

白杜新聳肩不理，但是李豪斯忽然傾身抓住老人的雙肩，以奇怪的溫柔盯着他的眼睛。

他說，「不，貴族，不。我不想動蠻。在我來說，西萬尼人對帝國的敵視是不可避免的負担，我願盡力來把它肅清。可是我的職業是軍人，沒有理由干涉內政事務。否則會使我自己失去效用，你懂嗎？你當然懂。在你我之間，我們先把四十年間的恩怨仇視忘記掉。我坦白地說，我需要你的幫助。」

年輕人聲音中有焦急之意，可是白杜新以溫柔從容而否定的態度搖搖頭。

李豪斯懇求地說，「你不明白，貴族，我懷疑我說理的能力。我不能和你辯論，你是學者，我不是。不過我要對你解釋。不論你對帝國態度如何，我們必需承認它的益處。它的武裝部隊雖

然從事了個別的罪案，但是他們主要的目的是保衞和平與文明。兩千年帝國的海軍統治了全部銀河。在它統治以前的兩千年，宇宙間一片混亂。請考慮以前的毀滅與戰爭，那麼你就不會說帝國沒有價值。

「請想想，」他强調地說，「目前銀河外圍紛紛分散獨立，如果你能夠復仇成功，那麼西萬尼會脫離文明帝國的管轄，結果都淪入野蠻世界的統治。」

「那麼糟，那麼壞嗎？」西萬尼人吶吶地說。

「不，」李豪斯承認。「我們這一生是看不見的。然而我是爲了帝國而戰，在我來說，軍事傳統是值得珍視的，我無法讓你有同感。那是我服務的帝國賴以立基的軍事傳統。」

「你的話神祕了起來，我很難了解別人的神祕思想。」

「不要緊，你了解基地的危險性。」

「我曾經在你去西萬尼時便向你指出過。」

「那麼你明白，我們一定得使之消滅於無形。早在人們知道基地之先，你已經知道它的存在。你知道的，比帝國任何人多。你可能知道攻擊它的最佳途徑，你可以預測它的反擊政策。來，讓我們成爲朋友。」

白杜新站起身來，坦白地說，「我給你的幫助，毫無意義。所以你的要求可以收回。」

「我會判斷它的意義。」

「不，我是說正經的。帝國的全部力量也無法壓倒這個小小世界。」

「爲什麼？」李豪斯眼露兇光。「不，你站住。你該走的時候，我會告訴你。爲什麼不能？如果你認爲我低估了新發現的敵人，你錯了。貴族，」他勉强地說，「我回程時失了一艘船。沒有證據它陷入基地之手，可是至今尚無消息，卽使出事，我們也會在路程中遇到它的殘骸。那不是重要的損失——比起來等於被蚊子叮了一口。但是它可能表示基地已經公開與我們爲敵了。你能不能幫助我回答一個問題？我們的軍事力量是什麼？」

「我毫無所悉。」

「那麼以你自己的想法來解釋。爲什麼你認爲帝國無法擊敗這小小敵人？」

西萬尼人坐了下去，望着別處。他沉重地說，「因爲我對心靈歷史學懷有信心。那是門奇怪的學問。謝東把它發展到最高峯，而且隨他死亡，因爲以後再沒有人能了解其中深奧的地方。不過在那段短短期間，它成爲研究人類的最有力工具。它並不能預測獨立的個人，可是它可以利用數學分析和規律，來指出人羣集體行動的路徑。」

「那麼——」

「謝東和他的工作小組，應用了心靈歷史學，建立了基地。它的時間、地點、條件以及宇宙

帝國的發展都是依數式計算出來的。」

李豪斯的聲音因憤怒而顫抖。「你說他們也計算到我會去攻擊基地，又因爲若干理由而失敗？你是說，我是個愚蠢的機器人，會依照一條已知的途徑而走向敗亡？」

「不，」貴族說，「我已經說過，科學與獨立個人無關。它預見的是其巨幅的背景。」

「那麼我們是被握在歷史必然女神的手中？」

「心靈歷史的必然性，」白杜新輕聲說。

「如果我使用我的自由意志呢？如果我明年攻擊，或是永不攻擊呢？女神怎麼辦？」

白杜新聳聳肩。「立刻進攻，或是永不進攻；用一艘船，或是動用帝國全部力量；用軍事或經濟力量；以直接宣戰或使用陰謀計算。你可以盡量利用自由意志。你仍然會失敗。」

「由於謝東已死的手？」

「因爲人類行爲數學的死手是無法停止、改變、延緩的。」

兩人正視一會，將軍終於退步。

他說，「我接受這項挑戰。死人的手與活人的意志的戰鬥。」

4 皇帝

克里昂二世：普通被稱為「大帝」。第一帝國最後一位強大的皇帝，在他長期統治之下，在政治與文藝上有重要的復興。傳說中他與李豪斯有密切關係，對一般人，他也是「李豪斯的皇帝」。重要的是不能讓最後一年的統治遮蓋以往四十年的光彩……

銀河百科全書

克里昂二世是宇宙之王。克里昂二世患有痛苦而無法診治的疾病。人事的糾紛往往在兩造來說都是各執一詞，甚至於是非難辨的。歷史上對於許多事情都有令人厭煩的無數先例。

克里昂二世對於歷史先例並不重視，對於以往的例證研究過多，在解決現實問題上往往沒有一點用處。不過當他想到他曾祖曾是一個小星塵上的土匪頭子而他自己却是銀河主宰時，不覺又給他相當安慰。二十五年的統治中，到目前還沒有一點叛變或不光榮的跡象。

銀河皇帝萬國之主的頭在枕頭上左右轉動，力場枕頭給他一種觸摸不到柔輭感覺，他覺得心情輕鬆了些。他吃力地坐了起來幽怨地瞪着巨大臥室的遠處牆壁。這是間不合獨處的房間，所有房間都太大了。

不過他無法忍受那些廷臣的嘵舌，寧願獨處。在這裏他無需担心死亡的推測與繼承人的推定。

他又想起來；他有三個兒子；三個充滿德性與希望的正直青年。但是在那些惡劣的歲月中他們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當然，在等待。每個人在互相監視，而大家也都注意着他自己。

他不安的欠動身體。現在波德力想來晉見。波德力出身寒微為人忠實，但是在宮廷中有許多人討厭他。

波德力是他的忠實寵臣，他必需忠貞不二。克里昂二世碰碰大床邊的按鈕，那邊的門戶溶為透明。

波德力沿着紅氈走進來，跪吻皇帝的瘦手。

「陛下，健康很好吧？」機要祕書低聲問。

「死不了，」皇帝誇大地說。「如果你稱我這個被羣醫試驗的身體做健康的話。我幾乎試過各地一切化學、物理、原子的醫療方法了。」

波德力恭敬地聽着，皇帝低罵了一聲，問：「外面有多少在等？」

他對門那邊點點頭。

波德力耐性地說，「大殿還是和往常一樣多人。」

「好，讓他們等。我有國事待辦。叫御林軍隊長宣佈。或是且慢，把國事先忘掉。宣告我暫不見人。」皇帝得意地吃吃而笑。

「有些謠言，陛下，」波德力輕聲說，「說你的心臟使你不安。」

皇帝笑意沒有了。「如果那謠言有點根據，那麼受傷害的是別人不是我。你有什麼事，先說吧。」

波德力站起身來。「國王李豪斯將軍，西萬尼的軍方省長。」

「李豪斯？」克里昂二世皺着眉頭。「我記不得。等一下，他是不是在幾個月前送來那張怪信？是，我記起來了。他申請為了帝國與皇帝的光榮出發去征服。」

「正是，陛下。」

皇帝短笑一聲。「波德力，你以為我真還有那麼忠心的將軍？他是好奇的人。怎麼回答他的？我想是你處理的。」

「不錯，陛下。命令他去進一步收集情報，但是沒有帝國命令不可輕舉妄動。」

「嗯，安全。李豪斯是怎麼樣個人？他進宮過沒有？」

波德力點點頭。「十年前他是御林軍的學員。他和亞斯特的案子有關係。」

「亞斯特？哦，我記性不好——當時不是有個年輕士兵挽救了兩艘太空船使之免於相撞……嗯……是不是？」他不耐地揮揮手。「我記不得詳細情形。好像有英雄氣概。」

「那個兵士便是李豪斯。他因而升了官。」波德力澀澀地說：「以後派為太空船船長參加作

戰。」

「這麼年輕已經當了邊界的軍事總督。能幹，波德力。」

「不安全，陛下。他生活在過去。他夢想着古代的傳說與光榮。這種人沒有害，可是他們的缺少現實感會使別人變作笨伯。」他又說，「我知道，他的手下完全受他控制。他是你手下最得人望的將軍。」

「是嗎？」皇帝想了想。「好，波德力。我不希望我的臣子都是平庸人。那些人沒有忠貞的標準。」

「平庸的叛徒沒有危險，要注意的倒是有才幹的人。」

「你也是其中之一嗎，波德力？」皇帝笑了笑，又作出痛苦的臉色。「暫時把這些話忘掉。這個年輕征服者有什麼新的發展？希望你來不只是為了回憶往事。」

「陛下，剛接到李豪斯將軍的信。」

「哦？怎麼樣？」

「他巡視過蠻區，建議使用武力。他的論說又長又囉嗦，目前不想麻煩陛下，尤其是你違和的時候。反正上議院會有詳細的討論。」他望了眼皇帝。

「上院？」克里昂二世皺眉道，「那是他們的問題嗎，波德力？那表示又會牽涉到憲法問題

。」

「無法避免，陛下，最好是能不需憲法批准先平息叛變。既然發生，我們只好忍耐一會。」

「我想，你說得對。那麼送上院吧！可是爲什麼那麼愼重？派有限部隊去遠區只是件小事。」

波德力笑了笑，冷漠地說，「那是羅曼蒂克白癡的事，可是當一件不羅曼蒂克叛變時，羅曼蒂克的白癡也會變成致命的工具。陛下，這個人在這裏在那裏都很得人望。他年輕。如果他征服一兩個蠻星，他會變成征服者。一個年輕英雄會激發駕駛、工人、商人的愛戴，那是危險的事。」

克里昂二世揮手但是立刻被痛苦所制。他慢慢鬆懈下來，可是話語無力。「你是個好臣子，波德力。你有遠見，我會十分重視你的建議。我們到上院去討論。我們根據他們的意見再作決定。那個年輕人目前還沒有敵意。」

「他沒有報告。不過他已經要求增援了。」

「增援！」皇帝奇怪地問。「他的力量如何？」

「十艘武裝船，還有全部輔助船。兩艘是由舊艦隊改裝的，一艘有重砲設備。其他是五十年內的新船。」

「十艘船應該可以應付任何任務了。我父親第一次制服叛變時，帶了不到十艘船。他打的是什麼蠻人？」

機要祕書揚了揚眉毛。「他稱他們爲基地。」

「基地？那是什麼？」

「沒有記載，陛下，我詳細查過檔案，目前的蠻區是二世紀前淪亡的安略南區。可是那裏也沒有稱爲基地的星球。據說在它脫離我們保護之前，有批科學家被派去編輯銀河百科全書，」他輕笑一聲，「我想，那是叫做百科全書基地。」

「嘿，」皇帝想了一會。

「那一區中自從成爲無政府狀態後，便很少有報告來。如果他們後代還在，保留了原名，那麼他們可能已經不算蠻區了。」

「而他還要援兵，」皇帝瞪了祕書一眼。「這是很特別的。用十艘船攻擊蠻區還需要援兵！我想起這個李豪斯來了。貴族之後裔，長得很漂亮。波德力，這裏面可能有我看不透的複雜情況。似乎比表面更複雜重要。」

他想了想，又說，「我要派人去，一個可靠而能用眼睛和頭腦的人。波德力——」

祕書恭順地一鞠躬。「船呢，陛下？」

「且慢，」皇帝欠動一下身體低聲說，「等我們多知道一些再說。本週召開上院會議，那是作新準備的好機會。」

他又把頭仰在枕頭上。「去吧，波德力，叫醫生來。」

5 戰 端

由西萬尼發光的地方，皇帝的力量小心地伸向邊區不了解的黑暗深處。巨船穿過星空到達遙遠的銀河邊沿處時，便會感到外圍地區受到基地的影響力量。

兩世紀來已經孤立的新野蠻地區對帝國君侯再度來臨覺得頗爲興奮。他們對於壓境的忠兵表示忠順之忱。帝國軍人身穿有太陽與太空船標誌的軍服，使一些老人記起曾祖父們流傳下來帝國大軍的故事。

然後太空船在基地上空建立軍事基地。一切報告都傳送到一個小小年太陽的岩石星球上的總指揮部去。

李豪斯輕輕地笑着對白杜新說，「你看如何，貴族。」

「我？我的看法有什麼價值。我不是軍人。」他望了一眼簡陋而擁擠的石屋，它是在山邊挖出來的石穴，裏面有人造空氣陽光和溫度。

「我如能對你有所幫助，你還是送我回西萬尼去。」

「還不行。」將軍說。「等事情辦完，你再回去讀你的書。我設法把你們的家產發還給你或是你的子女。」

「謝謝，」白杜新說，「不過對這件事情，我缺少可以慶幸的信心。」

李豪斯大聲笑笑。「別裝出一付先知的惡劣態度。這幅地圖比你所說的理論更有理。」他摸摸彎曲不可見的輪廓。「你會看輻射放射的圖形嗎？能夠？好，那麼你自己看好了。金色的星球代表帝國區域。紅星代表基地，粉紅色代表屬於它的經濟範疇。注意——」

李豪斯按下圓鈕，慢慢白點的區域轉爲深藍色。它就像盛着金色紅色球的曲杯。

「藍星已被我的部隊所佔領，把紅球粉紅球都包圍在內。」李豪斯得意地說，「它們還在前進，目前在任何地方都沒遭到抵抗，蠻人很安靜。特別是基地沒有反抗。他們睡得正酣。」

「你的部隊分散得很開？」白杜新問。

「事實上，只是表面如此，」李豪斯說。「不然，在重要地方上的部隊都是精選的。雖然武力不多，不過效果極好。在戰略上有許多優點，例如我可自包圍圈的任何點發動攻擊，基地無法由側面或後方來攻擊我。因爲對他們來說，我沒有側面也沒有後方。

「這種包圍戰術兩百年前洛里士六世也是這樣做的。」

「照課行事?」白杜新仍冷漠地說。李豪斯感到不耐，「你還認爲我會失敗?」

「一定。」

「要了解有史以來沒有一次包圍戰術失敗過，除非在包圍外另有一支打破包圍的艦隊。」

「如果你一定要這麼說。」

「你依然相信你的理論?」

「是。」

李豪斯聳聳肩。「好吧。」

白杜新讓憤怒的沉默繼續了一會，又冷靜地問，「有沒有接到皇帝的答覆?」

李豪斯由身後壁架上取出一支香烟點起來。他說，「你是指援兵的要求?回答是有，如此而已。」

「沒有船來?」

「沒有。我在期待。貴族，坦白說，我實在不該聽你的話向他要求增援。只使我更像隻紙老虎。」

「是嗎?」

「當然。太空船有剩餘。過去兩世紀的內戰摧毀了帝國艦隊的一半，剩下來的也情況不佳。

你知道，今天我們建造的船也沒有什麼價值。我想，銀河裏還沒有一個人能製造出超原子馬達出來。」

「我知道，」西萬尼人說，「我不知道你也知道這個。皇帝陛下不會給你船。心靈歷史學預見及此，所以我說謝東的死手已在指揮一切。」

李豪斯高聲回答，「我的船夠了。你的謝東還沒有勝利。如果情勢嚴重的話，會有更多船來，而且皇帝還不完全明瞭情況。」

「眞的?你還有什麼事沒有告訴他?」

「你的理論，」李豪斯嘲笑地說，「你的話是全不可信的。既無證據，又無事實。陛下聽了不會高興的。」

老貴族笑了笑。「你是說對陛下報告，危險來自邊區野蠻人，是件難以採信的警告。那麼他不會對你援手。」

「除非有特別大臣什麼的。」

「特別大臣?」

「那是舊習慣。每次軍事行動都派個直接代表作爲監軍。」

「眞的?爲什麼?」

「那是在每次戰役中保持帝國領袖個人象徵的辦法。其次的作用是監視將軍們是否忠貞不二。這種辦法並非無往不利的。」

「你會覺得那很不方便，將軍。我指，分散了指揮權力。」

「我不懷疑，」李豪斯臉有點紅，「但是也沒有辦法——」

將軍手上的收視機亮了起來，他把畫面打開，「好，果然不錯！」

白杜新揚起疑問的眉毛。

李豪斯說，「我們俘虜了一艘完好的商船，有個商人。」

「我聽說過。」

「他們正送他來，我們可以和他談談。你坐着，貴族，我希望你聽我詢問他。所以我請你到這裏來。你可以注意到一些我忽略的地方。」

門戶信號響了，將軍用腳踢一下桌下的開關。門口站的人很多，滿面鬍鬚，穿着塑膠皮的外套，頭盔推在頸後。他雙手空著。

他打量着四周，神色自如地走進來。他向將軍點頭揮手。

「你的姓名?」李豪斯問。

「鄧陸山，」商人的手拉着腰間的皮帶，「你是這裏的老板?」

「你是基地的行商?」

「對。聽着，如果你是老板，最好叫你的人別動我的貨物。」

將軍抬起頭來，冷冷地望着俘虜。「你回答問題，不要發命令。」

「好，我很聽話。可是你的一個手下亂伸手，結果胸上打了個大洞。」

李豪斯望望值星的上尉。「這個人講的是眞話嗎?范克，你報告上說沒有死傷。」

「當時還沒有，先生，」上尉畏懼地說，「後來去搜查船的時候，謠傳船上有個女人。上面有許多不懂的儀器，商人說是他的商員。有一件被拉了下發出光來，那個兵士立刻死了。」

將軍轉向商人。「船上有原子炸藥嗎?」

「天，沒有。要那個做什麼?那笨蛋拿了個原子釘鎚，他把它開到最大力量，而且拿反了。像拿中子鎗對自己的頭。如果不是五個人坐在我身上，我會去阻止他。」

李豪斯對守衞說，「你去，被俘的船把它封閉起來。坐，鄧陸山。」

商人坐了下去，讓將軍和西萬尼嚴厲地打量着他。

李豪斯說，「你是個講理的人，鄧陸山。」

「謝謝。你對我的臉感興趣，還有什麼別的事?告訴你，我是個誠實的生意人。」

「如果你在我們浪費軍火把你的船打成灰塵之前投降。你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待遇。」

「我希望得到好的待遇，老板。」

「好，我要的是合作。」李豪斯對貴族笑笑。

鄧陸山茫然地說，「你要的是什麼合作？老實說，老板，我對目前的情況實在不了解。比如說，這是什麼地方？你在想些什麼？」

「對不起，我忘記了另一半的介紹。」李豪斯幽默地說。「這位是帝國的貴族白杜新。我是帝國軍人李豪斯，國王陛下的三級將軍。」

商人下巴張開。「帝國？你是說小學課本裏的老帝國？哈！我以爲它根本不存在！奇怪！」

「你看看周圍，它存在的，」李豪斯冷冷說。

商人有點担憂了。「玩什麼把戲？老板？」

「玩戰爭把戲。」

「帝國對基地之戰？」

「對。」

「爲什麼？」

「我想你心裏明白。」

商人望着他搖搖頭。

李豪斯等了一會輕聲說，「你一定明白。」

鄧陸山喃喃地說，「這裏很熱，」站起來脫下外套。他又坐下雙腿向前伸展。

「你知道吧，」他舒適地說，「你一定以爲我應該跳起來，因爲我可以在你抓住我之前先下手。這個老人在旁邊根本阻止不了我。」

「你不會那麼做，」李豪斯自信地說。

「我不會，」鄧陸山同意地說，「第一，殺死你無法停止戰爭。你來的地方還有很多將軍。」

「算得非常正確。」

「而且卽使我殺死你，我也會在兩秒鐘內喪命，也可能會死得很慢。我不願打我身亡的算盤。」

「你很有道理。」

「不過我想做一件事，老板。我希望你告訴我，爲什麼你說我明白？我不喜歡猜謎。」

「是嗎？你沒有聽說過謝東？」

「沒有，我告訴過你我不喜歡猜謎。」

李豪斯看了白杜新一眼，他面帶微笑，一副心不在焉的態度。

李豪斯裝個鬼臉說，「你不玩遊戲，鄧陸山？你們的基地有傳統的傳說，歷史或是寓言——我不在乎那是什麼——說你們終將建立第二帝國。我知道不少謝東心靈歷史的胡說八道，你們最後將作侵略帝國的計劃。」

「是嗎？」鄧陸山沉思地說。「誰告訴你這些的？」

「那有什麼關係？」李豪斯以危險的口吻輕說。「你不是來發問的。我想知道你對謝東寓言的智識。」

「如果那是寓言的話——」

「別花言巧語了，姓鄧的。」

「不。事實上我對你說的是眞話。你知道我知道些什麼。那是愚蠢而不成熟的。每個世界都有它的特性，這點是無法避免的。不錯，我也聽說過那些傳說，謝東，第二帝國之類的話。他們用這種話騙孩子。有些人把謝東的事拍成緊張電影，不過完全不是給成人看的。至少是非智識份子的。」商人搖搖頭。

將軍的眼光幽暗下來。「眞的嗎？你浪費你的謊言，老兄。我去過極星，我知道基地，我親自去看過。」

「而你還問我做什麼？我十年內在那裏的時間一共還不到兩個月。你在浪費時間，要爲了寓

言而開戰，那是你的事。」

白杜新在一邊首次開口。「你有信心基地會勝利？」

商人轉身過去。他眉邊的一道疤痕發白。「嗯——沉默的伙伴。你從我話中得到的結論嗎？」

李豪斯對白杜新微點頭，西萬尼人又說下去。「因爲如果你認爲你們會失敗的話，你會感到十分不安。」

鄧陸山摸摸鬍鬚，望望兩個人，輕笑一聲說，「他一向是這樣說話的嗎，老板？什麼失敗？我見過戰爭，也見過失敗。如果勝利者接管了世界，誰會不安？我？像我這種人？」他搖搖頭。

「聽着，」商人强調而堅決地說，「普通星球，通常有五六個大亨統治。至於普通老百姓他們會怎麼樣？當然，有些送命，其他人會多付捐稅；不過過些日子就好了，問題會自然解決。然後又是另外五六個大亨出頭。」

白杜新鼻孔張動，雙手緊捏，但是沒有說話。

鄧陸山看着他。他又說，「我一生在星河中各處經商。星上的胖大亨們，」他指指肩後，「坐在家裏由我們這種人身上取錢。如果你統治了基地，你也需要我們這種人。你更加需要——因爲你們是外行，我們會帶來金錢。我們可以和帝國作最好的交易，是，我們會，我是生意人。只

有利可圖，我不會猶慮。」

沉默了許多分鐘，然後槽口出現一個圓筒。將軍將它啓開，很快望過裏面的信息。

「報告各船的位置。等待全面進攻命令。」

他拿起帽子。他在肩上戴好後，以單調的低聲對白杜新說，「我把這個人交給你。我要有結果。現在是戰時，我對失敗可能會很殘酷。記住！」他敬禮之後走出去。

鄧陸山望着他。「什麼事打中了他的要害。怎麼回事？」

「戰爭，不錯。」白杜新不清楚地說。「基地力量出來作第一回合的戰鬥，你最好跟我來。」

房中全是武裝軍人，臉上沒有表情。鄧陸山又跟着自尊的貴族走出去。

他們走到一間更小的房間裏。裏面只有兩張床，一張收視幕，浴室及衞生設備。軍人走出去後，門緊緊地關起來。

「嗯，」鄧陸山不贊同地望着四周。「這裏像是永遠的設備。」

「不錯，」白杜新說，老西萬尼人轉過身去。

商人不解地問，「你玩什麼把戲，博士？」

「我不玩把戲，我負責看管你，如此而已。」

商人站起來向前走。他的魁梧身體擋在老人面前，「是嗎？可是你和我一同在這間小室中，當你來時，槍指着我也指着你。聽着，你了解我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

他等了一會，仍無答覆。「好，我問你幾句話。你說你的國家被打擊過。誰？外星雲的慧星人？」

白杜新抬起頭來。「帝國。」

「是嗎？當時你在做什麼？」

白杜新仍然維持莊肅的沉默。

商人嘬着嘴，慢慢點點頭。他脫下扁平的右手手鐲，拿了出去。「你看這是什麼？」他左手也戴有一樣的東西。

西萬尼人接過裝飾品。他慢慢地戴上去。稍微有點痲木，但是立刻過去了。

鄧陸山的聲音立刻改變了。「好，博士，你已經有了行動自由了。說話可以放心。如果本室有竊聽設備，他們什麼也聽不見。這是曲場器，眞正馬洛式設計。這裏到外邊區，每隻都賣二十五點。我免費送你。」

白杜新忽然感到疲倦。「你想要什麼？」他喃喃地說。

「我告訴你。你大聲叫喊，就像個所謂的愛國份子。可是你的世界被帝國摧毀，你却在這裏

和帝國的將軍合作無間。實在沒道理，對吧？」

白杜新說，「我盡了我的力量。一個帝國司令官困戰而死。」

「是嗎？最近的事？」

「四十年前。」

「四十……年！」商人含有深意地說，「活在過久的回憶中……實在沒有意思。這位年輕將軍會懂嗎？」

白杜新點點頭。

鄧陸山沉思地說，「你希望帝國勝利？」

老人忽然憤怒起來。「願帝國和它的一切作品都遇到災禍。所有西萬尼人都這麼禱告。我以前有父母兄弟，現在有子女孫輩。將軍知道那裏去找他們。」

鄧陸山等他說下去。

白杜新又低聲說：「如果有希望，我仍然願意冒險。他們也知道如何成仁取義。」

商人問，「你曾經殺死一個司令官？我也知道一些事。我們一度有市長，他名叫馬洛。他去過西萬尼，那是你的世界，是嗎？他遇見一個姓白的人。」

白杜新懷疑地望着他，「你還知道些什麼？」

「基地的每個商人都知道這件事。你可能是個聰明的老人，願意站在我這一邊。你被鎗所威脅，你恨帝國。我願意坦白地對你說明。機會並不大，博士。

「不過我還是希望你能先證明你是白伍農的兒子——六兄弟中逃過刼難的最小兒子。」

白杜新用顫抖的手自牆中拿出一個盒子。他把金屬東西交到商人手中。

「你看，」他說。

鄧陸山望着它。它拿着中央的鎖鏈，說，「馬洛的東西，五十年前的設計了。」

他抬頭微笑。

6 寵愛

小船由不知深處的地方衝進亞瑪達中央，它們沒有噴射出一點能量，便進入滿是太空船的區域，這時帝國車輛像甲蟲般追趕了過去。

許多大船在各處搜尋，一個世界一個世界地找過去。

波德力的制服十分威風，穿戴合身而且裝得十分小心。他走在荒涼的小星上花園中，它是目前帝國的臨時總部，態度愉快而悠閒。

李豪斯走在他身邊，制服是單調的灰黑色，與之相比益形見拙。

李豪斯指着樹下的凳子，大大的葉子掩住了日光。「看那個，先生。那是帝國當時的遺跡。當時這個凳子是給情人們談天的，後來工廠與皇宮都變成了記憶不明的遺跡了。」

他坐下去。克里昂二世的祕書站在他前面，用象牙小杖輕撥樹葉。

李豪斯蹺起腿，遞了支烟給對方。他自己也點了一支，說，「皇帝陛下派你這麼聰明睿智的人來巡視，實在是聰明之擧。使我可以放心許多，國家目前事情越來越重要，可能使我不得不對邊區發動小小的戰役。」

「皇帝的眼睛可以看到各處。」波德力機械地說，「我們並不低估戰役的重要性，可是似乎過份强調了它的困難，他們的小船也不可能是我們包圍戰的阻礙。」

李豪斯臉紅了，但是立刻又維持了平衡，「我不能拿我部下的生命來冒險。我的人已經夠少的了，而且太空船也無法補充。包圍戰術將使我損失四分之一。其中軍事理由我已在昨天解釋過了。」

「嗯，好，我不是軍人，這樣說來，目前的正確行動，在你看來都是錯誤的。可是，不過你過於愼重。在你第二次通訊中，你要求增援。那是個貧窮而弱小的敵人，你似乎沒有看到這一點。如果不是你有以前的良好記錄，目前你要求增援，似乎是不智之擧。」

「謝謝你，」將軍直率的說，「我要提醒你，勇敢與盲目是有分別的。在一場知己知彼的戰

爭中，那是決定性的賭博，可是知己而不知彼便另當別論了。你可以了解，一個人白天在阻礙重重中走的好好的，在黑暗中會被傢具絆倒。」

波德力揮揮手。「戲劇性！但難令人滿意。你自己也去過野蠻世界，你俘虜了這個商人。在你與商人之間並沒有暗夜的濃霧。」

「是嗎？我希望你記住，一個在孤獨中發展了兩世紀的世界是不能在一月的拜訪中得悉全貌的。我是個軍人，而不是驚險小說中的大力英雄。從一個商人身上是無法得知敵人策略的內部祕密。」

「你詢問過他了？」

「是。」

「怎麼樣？」

「有幫助，但並不大，他的船很小，沒有什麼特別。他出賣些小玩具。其中我選了些最機巧的送給皇帝觀賞。自然，船上還有些我不盡了解的機器，因爲我不是技術人員。」

「但是手下有些技術人員，」波德力說。

「我也知道，」將軍說，「可是那些笨人在查知我的需要之先，會花太多時間。我也申請派些聰明人來研究小船中的奇怪原子場路，但是沒有回音。」

「那種人派不出來，將軍，但是你手下那麼多人總會有懂原子科學的。」

如果我有這種人，我就會要他修理我小小艦隊中的兩個失靈的馬達的。我十艘單薄的船隊，少了兩艘便不能從事一場大戰役。我五分之一的部隊必須在後面担任支援工作。」

祕書不耐地揮揮手。「你的地位在這方面並不特別，將軍。皇帝也有同樣的困難。」

將軍把沒有點燃的香烟扔掉。又點上另一支，聳聳肩說，「好，不談缺少技術人員的事了。我可以由心裏偵查器來對付我的囚犯。如果能修好的話。」

祕書揚起眉梢，「你有偵查器？」

「舊式的。我需要它的時候却不靈了。我在犯人睡眠時安裝起來的，不過什麼也沒收到。我以自己人來試，却很有效，我現有的非技術人員都說不出其中原因。白杜新是個理論家而不是技師，他的猜測是犯人的心理結構可能自小便接受過訓練，不受陌生環境的刺激。我不知道。那人可能對我們有用。」

波德力說，「讓我看首都有沒有專家。還，你剛才提起的那個西萬尼人怎麼樣？你的敵人實在太多了。」

「他了解敵人，我留住他可能在將來對我有幫助。」

「可是他是西萬尼人，而且是叛徒的兒子。」

「他年老無力，他的家庭可以做爲人質。」

「哦。你看我可不可以和那個商人談談？」

「當然可以。」

「單獨談談，」祕書冷冷地說。

「當然可以，」李豪斯茫然地再說一次。「作爲皇帝的臣民，我接受他的私人代表作爲我的上司。不過，犯人在永久基地上，你必需在有趣的時刻離開前區。」

「哦！什麼有趣時刻？」

「有趣的是今天已完成了包圍。有趣的是邊區十二艦隊向抵抗核心進攻。」李豪斯笑着轉身而去。

波德力感到茫然若失。

7 賄賂

路讓立班長是個理想的軍人，他來自普萊達星，那裏是麓麓世界，只有投軍才能離開田地束縛。他便是那種環境的標準子弟。沒有幻想，無懼危難，强壯吃苦。他立刻接命令，崇拜上司，對部下驅使極嚴。

然而他也有明朗的一面。如果在執行任務時，他會毫不猶疑地殺人。路班長進門時爲了禮貌還是發了個信號，因爲他完全有權利不告而入。

裏面兩個人已在吃晚飯，他們抬頭望望他，一個人用腳踢關上咯咯作響的接收通訊器。

「還有書？」鄧陸山說。

班長拿出捲得很緊的軟片圓筒，搔了搔頸子。「它是歐工程師的，可是一定要還給他。他打算送給他孩子，你們所謂的紀念品是不是？」

白杜新感興趣地把玩一下圓筒。「工程師在那裏弄來的？他沒有接收送器，對吧？」

班長强調地搖搖頭，他指着床下那架老舊的機器。「那是姓歐的在一個征服的小星上拿來的，在一幢大樓裏，幾個不准他拿的人被他殺死了。」

他羨慕地望着它，「給孩子們當紀念品眞好。」

他停了停又說，「現在有大消息，將軍已開始了。」

「啊？」鄧陸山問，「他開始什麼？」

「完成包圍，」班長得意地笑道。「他不賴，是吧？他做得棒極了。有個傢伙很會說話，他說做得完美無缺，甚至於圈內還有音樂的聲音。」

「大進攻開始了？」白杜新輕聲說。

「但願如此，」對方回答。「我要回船去準備了。我不願坐在這裏沒事幹。」

「我也是的，」鄧陸山不快地說。

班長遲疑地望着他說：「我該走了，船長快來查班了，我不能讓他發現我不在崗位上。」

他走到門口又站住說：「還有，先生，」他忽然不好意思地對商人說：「我聽我太太說你送她的小小冰箱好極了。可以把食物保持一月新鮮。謝謝。」

「那不算一回事。」

門無聲地打開，班長走了出去。

白杜新站了起來，「好，他報答了你的冰箱。來，看看這本新書，書名沒有了。」

他放映了一碼後，喃喃地說：「這是『蘇瑪花國』。」

「是嗎？」商人不感興趣地說，他把沒吃完的晚餐推向一邊。「坐下，白，聽這本老文藝對我沒有意思，你聽見班長的話了？」

「是，怎麼樣？」

「進攻開始了，而我們還坐在這裏！」

「你想坐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我的意思。不能再等待了。」

「是嗎？」白杜新小心地把舊書帶取下裝上新的，「上個月裏，你對我說了不少基地的歷史，似乎以前幾次危機中的偉大領袖也常常是在等待。」

「啊！老白，他們知道他們的目標。」

「是嗎？我想他們是事後有先見之明，不過我也相信他們知道。因爲如果他們不知道，事情不會發展得那麼如意。個人是無法指導深一步的經濟與社會力量。」

鄧陸山笑道：「不用再說事情可能進行得不好，這種咬尾巴的反覆說法沒有意思。」他眼光在思忖，「你說，如果我槍殺了他呢？」

「誰？李豪斯？」

「是。」

白杜新噓口氣，他老邁的思想又在追憶往事，「陸，刺殺不是解決之道。我二十歲的時候試過一次，但是解決不了問題。我除去了西萬尼的暴君，但是脫離不了帝國的束縛。重要的不是暴君而是束縛。」

「博士，李豪斯不是個暴君。他是大軍元首，沒有他，軍隊會瓦解。那個班長也只崇拜他。」

「卽使如此，還有別的大軍和領袖。你得深一層地想，例如，還有個波德力在——他是皇帝

的耳目。李豪斯統率十艘船，他可以指揮一百艘，我知道他的名聲。」

「是嗎？他怎麼樣？」商人至感興趣地問。

「你要知道個大概？他是出生下賤的流氓，善於奉迎皇帝。宮廷中人都恨他，因爲他沒有親屬好友，他是皇帝所有方面的顧問，更糟的他是皇帝的工具，他不得不對皇帝盡忠，而並非天性如此。帝國人無不恨他，要想得到皇帝的眷寵非經過他不行。」

「哦！」鄧陸山拉拉鬍子說：「那麼皇帝是派他來監視李豪斯的，你知道我有個什麼主意？」

「我知道。」

「如果波德力對年輕將軍沒有好感？」

「也許，他不大會喜歡別人。」

「嗯，對，皇帝會聽他的話，那麼李豪斯有麻煩了。」

「很可能，你有什麼建議？」

「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賄賂？」

貴族輕笑起來，「是，不過方式不同，不是你用冰箱去賄賂班長那種。卽使你賄賂上了，不見得有結果，也許沒有一個像他那麼容易被收買；他缺少基本的忠貞而且易於腐化。可是金錢也

不行，想別的辦法。」

「這是第一個暗示，不過……」

鄧陸山停止說，門的信號又亮了。班長又出現在門口。他很興奮，面漲得很紅。

「先生，」他說：「我非常感謝你的小冰箱，而且你常常講我的好話，雖然我是農夫兒子，而你們是大人物。」

他有濃重的普萊達口音，不過還不至於聽不懂。

白杜新輕聲說：「什麼事，班長?」

「波德力大人要來看你們。明天!因爲上級要我們穿上最好的衣服接受檢閱。所以，……我想先告訴你們。」

白杜新說：「謝謝你，不過不要緊，老兄，無需……」

路班長臉上現出懼色，他沙嗄地低聲說：「你不知道人們對他的傳說，他把自己賣給了星空惡魔。不，別笑。他有許多可怕的故事，他們說他去任何地方都帶些衞兵，他會見他們打斷任何遇見的人類，他們開槍——他還會笑。連皇帝都怕他，他强迫皇帝加稅，不讓他聽見百姓的抱怨。」

「人們說，他也恨將軍。他們說他想殺死將軍，因爲將軍是那麼聰明卓越。不過他不敢，因

爲將軍是個了不起的人。」

班長發現自己說得太多了，便停止退向門口。他又點點頭說：「你們對他要小心。」

他跑了出去。

鄧陸山抬頭說：「事情對我們有利，對嗎?博士。」

「不一定，」白杜新說：「那要看波德力。」

鄧陸山在想，沒有聽見他的話。

他努力地在想。

波德力大人低頭走進太空船，他兩個武裝侍衞迅速跟進，手握着槍，滿面兇相。

皇帝祕書像是有點迷惘的臉色。他的整潔衣服使他顯得高些，高鼻上面的眼睛無情地打量着商人。他把象牙杖放下時，手上的珠色手鐲發出光亮。

「不，」他說：「你別動。把你的玩具忘掉，我並不感興趣。」

他把椅子拉向前去，撣了撣椅上的灰塵，坐了下去。鄧陸山望望坐着的朋友，可是波德力懶洋洋地說：「你在皇帝大臣面前應該起立。」

他笑了笑。

鄧陸山聳聳肩，「如果你對我的商品不感興趣，我在這裏做什麼?」

祕書倨傲地等待着，於是鄧陸山又加了句：「先生。」

「老實說，」祕書說：「我像是走了二百個秒差距到這裏來只爲了看點雜貨嗎？我是想來看你。」他由口袋中拿出個沒亮的盒子，又拿出一顆粉紅色小丸放在嘴間。他慢慢地吮吸着。

「比如說，」他說：「你是何許人也？你眞是這個引起動亂的野蠻世界的公民嗎？」

鄧陸山莊嚴地點點頭。

「你眞是他所說在戰端開始時被俘虜的嗎？我是說年輕將軍。」

鄧陸山又點點頭。

「好！很好，尊貴的外地人。我看你的語言並不流利。我來說給你聽。似乎我們的將軍浪費了可怕的能源來作場無意義的爭——這只是荒僻地區的不足道小世界，一個有思想的人決不會在這裏浪費一槍一彈。不過將軍一定有他的道理。正相反，我也認爲他絕頂聰明。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不懂，先生。」

祕書看看指甲，又說：「那麼你聽下去。將軍從不會只爲了虛榮來浪費人力物力。我知道他談起光榮與皇帝榮輝，不過顯然那是種英雄時代的遺傳。這件事不只是光榮而已，他對你有種奇怪而不正常的重視。如果你是我的俘虜，你對將軍所說的那麼少，我會把你開腸剖肚。」

鄧陸山仍如木石，他眼睛激動，一個個看過祕書的壯漢，他們非常穩定，而且躍躍欲試。

祕書笑道：「好，你是個啞巴魔鬼。據將軍說，連心理探測器也沒有用，這點他錯了，我認爲我們年輕英雄是在說謊。」

他停了一下又說：「試商的商人，我自己有眞心理探測器，它特別合適於你。你看——」

他用拇指和食指拿了一個設計精巧粉紅和黃色的長方片，不過一眼看去便知道是什麼東西。

鄧陸山說：「它像是錢幣。」

「是錢幣——帝國最好的錢幣，因爲它是由我的財產担保，比皇帝的錢流通得更廣。十萬點。全在這裏，在我手上。它是你的！」

「爲什麼，先生？我是個好行商，不過做生意是有買有賣的。」

「爲什麼？眞話！將軍的目的何在？他爲什麼要打這場戰爭？」

「他爲了什麼？」他眼睛一直望着將軍的手上錢幣，「一句話，帝國！」

「嗯，很平常。許多事情的最後目的都在此，可是怎麼樣？由銀河邊區到帝國寶座的路是那麼平坦好走嗎？」

「基地，」鄧陸山諷刺地說，「有它的祕密，他們有書，許多古書——古老得連其中文字只有少數幾個人能懂。而祕密是包圍在禮儀與宗教中，可是沒人能利用它。我試過，現在我在這裏

——死刑在面前等待我。」

「是。那些祕密呢？好，我願意以十萬點來換取其中詳情。」

「元素的變化，」鄧陸山簡單地說。祕書瞇着眼似乎有點神不守舍。「我聽說實際的變化在原子定律中是不可能的。」

「那麼如果是用原子力量的話。不過古人相當聰明。其中有些比原子力更大的能源。如果基地能使用我所說的能量——」

鄧陸山心中有點曖意。魚餌已佈，魚兒也快上鈎了。

祕書忽然說：「繼續下去。我相信將軍充份了解這點。可是這場戲唱完之後，他想怎麼樣？」

鄧陸山的聲音十分堅定。「有了原子變化術，他能控制全帝國的經濟。如果李豪斯能夠用鋁變鎢，用鐵變鈹，那麼礦權便不值一文。基於一些罕有金屬的工業便會整個崩潰。帝國將會面臨前未曾有的混亂，而只有李豪斯才能阻止，這便是我方才所說的，特有新力量，而不受到宗教的干涉。

「現在已經無法阻止他。他即將制伏基地，一旦他成功了，再兩年他便成了皇帝。」

「嗯，」波德力輕笑道。「鐵變鈹，你是那麼說的嗎？來，我告訴你一項國家祕密。你知道

基地已經與將軍有過聯絡嗎？」

鄧陸山僵硬了起來。

「你很驚奇，是吧？現在看起來非常合乎邏輯。他們每年給他一百噸鈹以換取和平。他們違犯了宗教把鐵變爲鈹來挽救基地。公平，怪不得我們嚴肅不腐化的將軍拒絕了——只要他當了皇帝，他要多少鈹都沒有問題。可憐的克里昂還把他看做最忠心的將軍。我的商人，你賺了一筆錢。」他把錢向上扔，商人追過去把它接住。

波德力到了門口又回頭說：「記住一件事，行商。我的玩伴沒有中耳、舌頭，教育與智慧。他們不會聽不會寫，甚至於對心理探測器也沒有反應。他們有興趣的只是執刑殺人。我以十萬點買了你。你是有價值的商品。如果你什麼時候把這件事忘了，把我們的談話告訴……李豪斯，你會被處死刑。而且是以我的辦法處死。」

他臉上顯出殘酷不仁的線條。鄧陸山在一瞬間看到收買了對方的魔鬼形像。

他默默地在兩玩伴前面走回他自己的房間。

他回答白杜新的問題時，他滿意地說，「不，說起來真奇怪，他賄賂了我。」

兩個月激戰使李豪斯十分憔悴。他受到壓力，他脾氣很壞。

他對崇拜他的路班長說話也很不耐煩，「外面等着，士兵，我過去時，叫那些人回房。我沒

召喚，任何人不得進來。絕對不許，知道吧？」

班長敬禮後退出，李豪斯鄙棄地翻翻桌上的文件，然後又收拾起來扔進抽屜。

「坐，」他對等待的兩個人說：「我時間不多。老實說，我本來不該在這裏，不過我要見你們。」

他轉向白杜新。「貴族，」將軍說：「你的謝東輸了。老實說，他作戰得很精彩，基地的人像瘋狂的蜂羣似的兇猛作戰。每個星球都抵抗得很激烈，一度被征服後，也羣起反抗打游擊。但是他們終被佔領。你的謝東失敗了。」

「他還沒失敗，」白杜新有禮地說。

「基地的人也無法保持樂觀了。他們願意給我百萬，希望我不要向謝東作最後的考驗。」

「謠言到處流傳。」

「是嗎？最新的謠言是什麼？」

「什麼？」

「哦，皇帝的寵臣波德力申請担任副總司令官。」

鄧陸山開口了。「他申請的？怎麼回事？你喜歡起那個人來了？」他笑了笑。

李豪斯鎮靜地說：「不，我不承認。只是他以相當的代價買下了這個位置。」

「比如說？」

「比如說他向皇帝要求援兵。」

鄧陸山蔑視地笑笑。「他和皇帝聯絡上了，啊？我想，將軍，你正在等待援軍是吧？它們隨時會到，對不對？」

「不對！他們已經到了。五條好船，皇帝還說馬上再派一些。怎麼啦，商人？」他諷譏地問道。

鄧陸山咬着牙根說：「沒事！」

李豪斯由桌後起身大步走到他面前，「我說，怎麼啦，商人？這消息應當使你驚奇。當然，你不會忽然對基地有所關懷？」

「我不。」

「嗯——這正是奇怪的地方。」

「是嗎，老總？」鄧陸山强笑着說：「你把他們排列起來，我替你一個個打破。」

「他們來了。你會容易地被捕。你的破力盾沒有用處。你隨時準備背棄你的世界，但是並非沒有代價。這一切很奇怪，是不是？」

「我希望站在勝利的一邊，老總。我是講理的人，你也明白。」

李豪斯緊張地說：「好！不過還沒有行商被捕過。行商太空船的速度是無法逃脫的。而且在作戰時，任何行商船無法抵禦最輕微的攻擊。所以沒有一個行商作過戰。我們曾經偵知，行商往往是被佔領星球上游擊隊與地下份子的領袖。

「你是唯一講理的人嗎？你不能走也不能逃，只有背叛一途。你很獨特，獨特得奇怪，也獨特得令人懷疑。」

鄧陸山輕聲說：「我懂得你的意思，可是你沒有一點我的證據。我已經在這裏六個月了，一向很順從合作。」

「是的，我對你也很禮遇。我沒有毀滅你的船，而且對你很客氣。可是你的表現不佳。你對你的原子玩具盡量提供資料。可是基地的武器是依照那些原理製造的，對吧？」

「我只是個商人，」鄧陸山說：「不是高貴的技術人員。我賣的東西不是我製造的。」

「好，我們以後再談這點。我來這裏便是爲了這點。例如在船上搜查過私人力盾。你自己沒有，不過基地的軍人都有。這表示你不願提供我一些資料。對吧？」

沒有回答。他又說下去，「還有更直接的證據。我自己也帶了心理探測器。它以前失敗過，但是與敵人的接觸另有其意義。」

他的話在威脅，鄧陸山覺得將軍的槍抵住他腰。

將軍安詳地說，「你把手腕上帶的任何東西取下來給我。慢點！原子盾 扭曲，好，慢點，給我。」

將軍桌上的接收器立刻發亮，一顆信丸在槽中出現，它就在白杜新的身邊。

李豪斯持槍走到桌後，他對白杜新說：「還有你，貴族。你的腕帶出賣了你。你以前幫助過我，我不下判決，你被押的人質命運將看心理探測器的決定。」

李豪斯傾身拿信丸時，白杜新拿起桌上克里昂的胸像向將軍頭上擊下。

鄧陸山弄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個老人似乎變成了惡魔。

「走！」白杜新低聲說：「快！」他抓住李豪斯的火器塞在衣袋裏。

路班長轉身看見他們走了出來。

白杜新悠閒地說：「帶路，班長！」

鄧陸山關上身後的門。

路班長默默帶他們回到房間，忽然一支槍抵住他肋骨，老人說：「去行商太空船。」

鄧陸山在前面打開空氣鎖，白杜新說：「不要動，路！你是好人，我們不想殺死你。」

班長立刻認出手槍來。他十分憤怒地說：「你殺死了將軍。」

他憤怒地向前衝，隨着槍口噴口而倒下。

行商的太空船由死星上慢慢昇起，信號還沒亮它便已起飛了。

鄧陸山冷峻地說：「抓緊，白——看他們的船能不能有趕上我的速度。」

他知道他們沒有。

到了太空後，行商的聲音像是迷失而無神。「我替波德力下的餌太小了，不知道他吃不吃得下。」

他們急馳向星辰密集的銀河。

8 川陀之道

鄧陸山低頭塗小小的死圓球，注意微小的生命跡象。方向控制比較緩慢，它在搜查每一片球面。

白杜新在角落上忍耐地注意着。「我們起飛得太急太魯莽，盲目地進入了超太空，幸而沒有碰到太陽腹地。即使他們想跟也跟不上了。」

他後仰打開領口。「我不知道帝國那些小子在下面做些什麼。我想一些空隙失去了調整。」

「我想，你是想回基地去？」

「我在呼叫協會——正在努力中。」

「協會？那是什麼？」

「獨立行商協會。你從沒聽說過嗎？好，現在不孤獨了，可能快有回聲了！」

目前是一片沉寂，白杜新問：「是否距離夠了？」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我們是在什麼地方，所以我使用方向控制。可能要好幾年。」

「可能嗎？」

白杜新指著指示器，鄧陸山跳起來調整耳機。在小小含糊圓圈中有點白光。

半小時中，鄧陸山小心地搜索聯絡，希望聯通兩點距離五百光年的超太空。

他無奈地向後仰。他抬頭又把耳機推向後方。

「吃點，博士。如果想洗澡，那邊有針熱水器，不過要省用些熱水。」

他蹲在牆邊下面的櫃子前面。「我想，你不是吃素吧？」

「我什麼都吃。協會怎麼樣？又失去了？」

「好像是的。距離太遠了。」

他站起來，把兩個罐子放在桌上。「五分鐘後把它打開，壓一下就好了。刀叉盤子都有，很方便。你也許想知道我由協會知道些什麼。」

「如果不是祕密的話。」

鄧陸山搖搖頭。「對你不是。李豪斯的話是眞的。」

「關於納貢的事？」

「嗯。他們建議，但是被拒絕了。事情很不好。在洛里士的外太陽那邊也有戰鬥。」

「洛里士星系近基地嗎？」

「啊？你不知道？它本來是四王國的發源地之一。你可以稱之爲防禦的內線。那還不要緊，他們和一些從未遭遇過的大船作戰。那表示李豪斯又接到更多船。波德力變了心，我把一切都弄糟了。」

他眼神茫然，他碰一下食物罐，它打開了。香味滿溢在小室內。白杜新已經吃起來了。

「我們在這裏也是無可奈何了，」白杜新問：「我們無法衝過帝國陣線回到基地；我們目前只有耐心地等待。可是，我敢說如果李豪斯到了內線，也不要等太久了。」

鄧陸山放下叉子。「等待，是嗎？」他大聲說：「對你說很好，因爲你沒有任何賭法。」

「是嗎？」白杜新反問。

「對，我告訴你，」鄧陸山的煩惱升到了表面。「對這件事我實在很煩了。我那邊有朋友，正在死亡之中，那邊的世界是我的家，也快死了。你是外人，你不會懂。」

「我也見過朋友死亡。」老人雙手扶膝眼睛合閉，「你結過婚嗎？」

鄧陸山說：「行商不結婚。」

「好，我有兩個兒子一個侄子。由於一些理由，他們被警告不得輕舉妄動。我們的逃亡便表示他們的死亡。我一個女兒和她的兩個孩子，希望她們能在這件事之前安全逃走，即使不算他們，我的損失也比你重。」

鄧陸山憤怒地說：「我知道，不過那是個人的選擇不同。你可以和李豪斯合作。我從未要求你——」

白杜新搖搖頭。「那並非選擇問題，鄧。使你良心得到自由，我不是爲你而犧牲兒子。我可以和李豪斯合作，但是問題在於心理探測器。」

西萬尼貴族睜開眼睛，它滿是痛苦之情。「李豪斯立刻來找我，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他談起法師崇拜的事，可是沒有談到眞相上。那並不是一種崇拜；西萬尼在四十年來面臨和你們一樣的威脅。五次叛變被鎭壓下來。然後我發現了謝東的古代記錄——現在這個「崇拜」正在成形。

「它等待到『法師』來臨的日子，我的兒子們是等待的領袖。我心中的這點祕密決不能被偵測出來。現在他們以人質身份而死，否則他們便要以反叛名義而死，同時還要斷送西萬尼半世界的人口。你看，我毫無選擇！我不是個置身事外的人！」

鄧陸山低下頭去，白杜新又說下去，「西萬尼的希望全寄在基地的勝利上。謝東並沒預見到

他教基地同時便教了西萬尼。我對我的人民沒有信心——只有希望。」

「你還是樂於等待。甚至於帝國已攻到了洛里士。」

「我有信心等待，」白杜新說：「即使他們攻到極星本身。」

商人不以爲然地皺皺眉頭。「我不知道。事實不可能那麼如意；也不是法術，不管是非心靈歷史，他們很强，我們很弱。謝東有什麼辦法？」

「沒有辦法。一切已成定局。它正在進行。並不因爲你沒聽見車輛聲音便以爲靜止不動。」

「也許；我希望你把李豪斯敲斃了。他比他全部軍隊還要可怕。」

「敲斃？而波德力當他副手？」白杜新面有恨意。「所有西萬尼人全是人質。波德力早已著名；五年前有個世界中十人中只有一個男人——只因爲他們無法付稅。這個波德力便是收稅員。不，李豪斯不能死。他的懲罰比較起來溫和多了。」

「但是在敵營六個月中還沒能看得出來。」鄧陸山緊握住手。「完全看不出來！」

「等着瞧吧。你使我想起——」白找他的手袋。「你可能想算算這個。」他把一個小金屬圓球放在桌上。

鄧陸山拿了起來，「這是什麼？」

「通訊丸。一個是我打昏李豪斯前他所接到的。那是不是重要？」

「我不知道，要看裏面是什麼！」鄧坐下來小心地看著它。

白杜新洗好澡出來，覺得舒服多了。他看見鄧陸山在工作桌前失神坐着。

西萬尼人拍了他一下。「你在做什麼？」

鄧陸山抬起頭來，汗珠滴在他鬍鬚上。「我想打開它。」

「你不具有將軍的性格而想打開它？」西萬尼人十分驚奇地問。

「如果我打不開，我將自協會中辭職，以後再也不統率太空船了。我已經對它的內部作了三方面電子分析。我有些帝國從未聽說過的小玩意，特別是開啓通訊丸的。我也當過小偷。一個行商應該無所不能。」

他低頭用個扁平的儀器探測圓丸。

他說：「這東西做得很粗糙。帝國的人不善於製造小巧物件。我看得出來。你見過基地的圓丸嗎？只有它一半，任何電子探測器也無可奈何。」

他肩下肌肉正在用勁。他輕往下壓——

它無聲地開啓了，鄧陸山吁了口氣。圓丸吐舌般露出了通訊帶。

「那是波德力來的，」他說了又輕蔑地加了一句，「膠帶是永久性的。基地的通訊帶一旦氧化，很快便毀掉了。」

白杜新揮手叫他靜下來。他迅速地唸。

發文者：帝國皇帝機要祕書波德力。

收文者：西萬尼軍事總督李豪斯。

敬致賀忱。

一一二〇號星已無抵抗，進攻計劃進行順利。敵力減弱，最後勝利指日可待。

白杜新抬頭嘲弄地說，「這笨蛋！那算什麼通訊！」

「啊？」鄧陸山也微感失望地說。

「廢話連篇，」白杜新說：「這位廷臣自以爲是大將軍了。」

「不，且慢，且慢——」

「把它扔掉，」老人說：「天曉得，我本來以爲什麼重要的消息，結果只是份無關重要的戰報而已。我抓了來做什麼！好，算了，不去提它了。」

可是鄧陸山却嚴肅地說：「你先別把它扔掉好不好，看謝東份上——」

他把信件放在白杜新面前。「再讀一次，他所謂的最後勝利是什麼意思？」

「征服基地。不是嗎？」

「是嗎？也許他指的是征服帝國。你明白，他認爲那是他的最後目的。」

「如果是的話？」

「是的話！」鄧陸山面無笑容。「注意，我來解釋。」

他用一個手指將微縮的信紙塞回它的原來槽中，圓丸輕聲一響已合攏成爲整體了。

「現在，除了李豪斯的本人特性以外，沒人能夠開啓它是吧？」

「在帝國裏，沒有。」

「那麼其中的證據是眞實而不爲人知的？」

「在帝國裏，是的。」

「可是皇帝能打開它，對不？政府官員的特性完全存在檔案裏。他們在基地上。」

「也在帝國首都。」

「當你，一位西萬尼貴族，告訴這位克里昂皇帝說，他得寵的臣子和他最得意的將軍打算推翻他，並且把這個證據交給他，他對波德力的『最後勝利』會怎麼解釋？」

白杜新無力地坐下。「且慢，我還不懂你的意思。」他摸摸臉又說：「你不是認眞的吧？」

「我是的。」鄧陸山生氣了起來。「聽着，十之八九，皇帝會斃了他們。你曾經不止一次告

訴過我，皇帝處決過好多將軍。老皇帝會相信我們，李豪斯會人頭落地。」

白杜新無力地說：「他很認眞，天，你不能用這種不切實際的辦法來克服謝東難關。如果你沒拿到這個圓丸。如果波德力沒有「最後」二字。謝東不會寄望於偶然的。」

「如果我們運氣好，謝東亦並非不能加以利用。」

「不錯。可是……可是，」白杜新停了一會，又緊張地說下去。「好，現在，你怎麼到川陀星去？你不知道它在星空中的位置，我也記不得它的座標。你連我們現在的位置都還不清楚。」

「在星空中不會迷路的，」鄧陸山笑道。他已經控制了。「我們去最近的星球，然後便可以計算出位置畫出航向圖。」

「也許波德力已經把我們的形像週知附近每個星球了。」

「博士，」鄧陸山耐性地說：「別太緊張。李豪斯說我的船投降得太容易，他沒錯。我的船有足夠的火力和足夠的力盾。帝國的人一輩子也不會發現。因爲我們不會輕易讓人查出來。」

「好，」白杜新說：「好。如果你到了川陀，你怎麼見皇帝？你以爲他會有上班時間嗎？」

「這點等到了川陀再担心好了，」鄧陸山說。

白杜新無可奈何地說：「好吧。我早希望能在死前一見川陀。隨你便。」

超原子馬達發動了，燈光急閃，表示船已移入超太空了。

9 川陀

星辰越來越濃密，有如未耕田中的莠草。鄧陸山第一次發現在超太空的航線必須計算到小數點後兩位。他們必須加倍小心，每一次躍進不超過一光年。在過程之中星空每方面都傳來閃爍不斷的光芒，船像是迷失於輻射海洋之中。

在一團一萬星辰之中，周圍則是一片黑暗，中央便是巨大的帝國，川陀星。

它不只是個星辰而已；它可以說是兩千萬星辰系統帝國的心臟所在。它只有一項任務，管理；一個目標，政府；以及一件產名，法律。

整個世界只是功能的不同變化。星球表面除了人，寵獸和寄生虫之後，別無其他生物。在一百平方哩的皇宮外，找不到片草片木。皇宮以外的地上沒有水，但是地下的碩大水庫存在供有全世界之需。

星辰表面上空是一層不可毀壞不會腐蝕的金屬，下方是許多高樓大廈。建築物中用橋樑，走廊作爲聯絡。地下則是面積以平方哩計的商店和娛樂場所。

人們可以在川陀走許多路看不見一幢獨立大樓，也看不見城市本身。

帝國擁有比全部戰船更多的商船，它供應著川陀四百億人口的每日需要；那些人不事生產，

只是執行着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王國的公務。

川陀依靠二十個農業星球。而全宇宙都是它的臣民。

商船兩翼被大金屬臂所夾持着，它慢慢降到船庫中。鄧陸山終於在複雜的計算中順利抵達目的地。

他們曾在星空中停留，第一，他們必須接受百來個問題。百來次反覆詢問，船的情形，詳細的探測，兩人的個性分析、經歷、身份證及護照簽證問題。

白杜新是西萬尼人，本來就是帝國臣民，可是鄧陸山是個不明來歷的外地人，官員立刻感到懷疑，他下令鄧陸山必先要經過官方調查後才能入境。

鄧陸山拿出波德力所支持的錢幣，一方面作證，一方面送禮，官員終於放心了。鄧陸山迅速地填了一份表格，他的性格便正式列入帝國記錄。

兩個人，商人與貴族，進入了西萬尼的宇宙。

商船進了船庫，已經過詳細檢查記錄照相，自然再加些費用，也通過無礙。

然後，鄧陸山置身在一個大走道裏，上面是白色太陽，女人們在裏面聊天，孩子們嬉叫，男人一邊喝酒，一邊看大電視機上播報帝國的新聞。

白杜新用些鋼板換了一堆報紙。那是川陀時報，政府的官方喉舌。

白杜新看眼大標題，說：「我們該怎麼辦？」

鄧陸山努力拋去心中煩惱。他處身於遙遠的地方，在這裏人生地不熟，連人們的語言也聽不大懂。周圍是延伸到天邊的大樓尖塔，使他感到十分壓迫。在繁華首都中，他感到自己十分渺小也絕頂孤獨。

他說：「一切由你作主，博士。」

白杜新鎮靜低聲道：「我想告訴你，事情不是親見，很難令人相信。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想見皇帝？大約一百萬人，你知道他只能見多少人？大概十個人。如果正式向官方申請則更加困難了。」

「我們大約有十萬點錢。」

「可是如果要由這裏通向皇帝，至少需要三四倍此數。至少要買通五十個重要署長和主任，也許每人一百。我可以對他們商談。第一，他們聽不懂你的腔調，第二你不懂帝國的賄賂藝術。眞的，那是種藝術。」

帝國時報第三頁登着他所找的新聞，他交給鄧陸山。

鄧慢慢地閱讀。字彙都不一樣，不過還可以了解。他抬頭眼中發出關切之光。他憤怒地用手背打一下報紙。「這消息可靠嗎？」

「有限度，」白杜新說：「基地的船隊很可能已被消滅。他們也許已經報導了幾次這種消息，這是首都報界報導新聞的慣用手法。不過至少可以相信李豪斯又打了場勝仗。它說他征服了洛里士。那是否洛里士王國的首府星辰？」

「是，」鄧陸山又想了想。「它離基地不到二十秒差距。博士，我們要趕快行動了。」

白杜新聳聳肩。「在川陀無法快得起來。你想快，結果只有被槍打死。」

「要多久時間？」

「運氣好的話一個月，加上我們的十萬點。這還要看皇帝在這段時間內是否要去夏星避暑。」

「可是基地——」

「我們盡量想辦法。來，先談吃晚飯問題，我餓死了。然後看怎麼渡過今晚。以後想再來川陀怕也沒有機會了。」

內政署外省司長是個深度近視眼。他看了看申請書。「皇帝不舒服，先生們。把這件事向我上級報告也沒用。陛上一週內不見客。」

「他會見我們，」白杜新滿懷信心地說：「那等於是接見機要祕書的部下。」

「不可能，」司長强調地說，「也許你們先將來意說明，我實在很想幫助你們。如果眞有要

緊的事，我可以報告上級。」

「我的事情只能報告最高當局，」白杜新說：「而且只能親自向陛下報告。請幫幫忙。如果皇帝陛下知道這件事，我們向你保證，你一定會得到相當值得的嘉獎或光榮。」

「可是——」司長不語地聳聳肩。

「這是個冒險，」白杜新說，「任何冒險都是有代價的。我們請你幫忙，而且我們也已經把情形告訴你了。不過我們在目前只能稍微表達我們的謝忱——」

鄧陸山皺着眉頭。一個月來，他聽這些話至少有二十遍了。最後是偷偷地塞過去金錢。金錢迅速不見了，而他們還是一樣落空。司長慢慢地計數金錢，前後仔細地看。

他聲音有顯然的變化。「由機要祕書担保的？好錢！」

「我們方才要求——」白杜新催促道。

「不，等等，」司長打斷他的話。「我先想知道你們倒底有什麼事。這錢又新又好，你們一定還有許多，我想你們以前一定也見過不少官員？好，說，怎麼回事？」

白杜新說：「我不懂你的意思。」

「哦，你們的入境證並不完全正確。他不是帝國的臣民。」

「我否認。」

「你否認也沒有用」司長說：「簽入境證的人已經承認收了他一百點——我們對你們知道得很多。」

「先生，如果你認為我們請你接受的數目不足以使你冒險——」

司長笑道：「很夠了。」他把錢扔回去。「我想告訴你，皇帝陛下對你們的案子頗感興趣。先生們，你們最近不是當過李豪斯將軍的客人嗎？而你們又出人意外地逃了出來，你們擁有一些由波德力担保的財富。總之，你們是被派來的兩個間諜和刺客——好吧，你們說，是誰派你們來的？」

「你知道，」白杜新憤怒地說：「我否認你這個小小司長對我們所作的控訴。我們要走了。」

「你們不能走，」司長站起來，眼睛似乎不近視了。「你們現在不需要回答問題，等過後再說。我不是司長。我是皇宮警察的上尉。你們被捕了。」

他笑着拿出一支閃亮的槍。射擊的力量已打擊在鄧陸山胸上，雖然他有護身力盾，也被撞了一下。

鄧陸山立刻反擊，上尉的頭由不見的軀體上落下來，它還在日光中微笑。

他們由後門出去。

鄧陸山嘎聲地說：「快回船去。他們立刻會發出警報。」他低聲咒駡一聲。「又是個走了火的計劃。星空魔鬼一定在和我作對。」

到了外面，他們發現大堆人圍在收視機周圍。他們已不能再等待，他們不理會斷斷續續的吼叫聲音。可是白杜新拉了一份報紙，鑽進機庫中去，船立刻匆忙上昇。

「你能跑得掉嗎？」白杜新問。

十艘警察船已急駛而來，他們要追捕兩個兇手。

「看我，」鄧陸山說了，急急衝向川陀表面二千哩外的超太空去。這種驚人的速度會使白杜新昏過去，使鄧陸山全身疼痛，等過幾光年後，上面的星空便很清澈了。

鄧陸山很得意地說：「任何帝國太空船也趕不上我。」

他又忿慨地說：「可是我們跑去那裏？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白杜新欠動一下身體，超太空的影響還沒消除，每根肌肉都在疼痛。他說：「不用再做什麼，一切都完了！看！」

他把報紙的大標題指給行商看。

「李豪斯與波德力被召回逮捕，」鄧陸山吶吶地說。他茫然望着白杜新，「為什麼？」

「情形報上沒說明。那又有什麼關係？對基地之戰已結束。目前，西萬尼在叛變。看這一段，」他聲音越來越輕。「我們過後停在外省打聽詳情。我現在想睡一覺了。」

他睡着了。

行商駕駛着蚱蜢般急跳的太空船，速度增加向基地而去。

10 終戰

鄧陸山覺得十分不舒適，而且非常不快，他在台上接受了市長所頒的獎章。他的典禮雖已完成，但是還是必須留下去，他坐在椅上渾身不自在。

西萬尼的代表團來簽和約，白杜新是其中一員。西萬尼成了帝國政治統治下第一個和基地有經濟關係的省份。

西萬尼人在後方叛變時俘虜的五艘帝國太空船在空中掠過致敬。

現在在一片慶祝聲中，只有飲酒談天——

一個聲音在呼喚他，那是宋伯瑞；那人本來可以用一早上所賺的錢買下二十個鄧陸山，可是現在鄧陸山只是對他揮揮手。

他走到晚風清爽的陽台上，一鞠躬。白杜新也在這裏。他笑着說：「鄧，你來救救我，我被

人指責是個太多禮的罪犯。」

「鄧，」宋伯瑞拿下口中的雪茄說：「白大人說，你去克里昂的首都和李豪斯的召回，沒有關係。」

「一點關係也沒有，先生，」鄧陸山說：「我們沒見到皇帝，我們回程時才知道將軍被捕的消息。」

「他眞的無罪嗎？」

「李豪斯？」白杜新說：「是的！波德力雖然在基本上是個壞人，不過這次叛逆之罪却是莫須有的，那是場法律鬧劇；可是也是必要，而且可以預測得到的。」

「我想，由於心靈歷史的必然性。」宋伯瑞咬文嚼字地說。

「不錯，」白杜新認眞起來了。「每個人似乎都是事後有先見之明。就像在書的背後找答案一樣。現在我們可以了解，帝國的社會背景無法提供征服勝利的基礎。在衰弱的皇帝統治下，許多將軍會羣起競爭寶座而分裂帝國。在强力的皇帝下，更會痲木凍結了帝國的活力，在安定下犧牲了可能的發展。」

宋伯瑞吸了口煙，「白大人，你的話不夠清楚。」

白杜新笑笑又緩緩說下去。「嗯，也許。那就是沒有接受過心靈歷史訓練的困難。用文字來代替數式是十分曖昧不清的。讓我們想想看——」

白杜新在思索，宋伯瑞在等待，鄧陸山望着紫色天空想起了川陀。

白杜新又說：「你看，先生，你，鄧陸山，和每個人都相信，要擊敗帝國必須使皇帝和將軍不和分裂。而你和鄧陸山所採的分裂內部原則一向是正確的。」

「不過，你們如果認爲可以用個人力量來促成內部分裂，那麼你們錯了。你們想利用賄賂與欺騙，你們想依靠人類野心與恐懼的弱點。可是你們盡了一切力量仍無收穫。事實上，你們的作爲只有帶來更壞的後果。」

「不管水面有許多細小漪漣，而謝東的潮流仍然默默前進——並且是無法阻擋的。」

白杜新轉身倚欄望着鼓舞歡騰城市的燈光。他說：「有隻死手一直在推動着我們；偉大的將軍們和偉大的帝王們，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那是謝東的死手。他明白像李豪斯這種人會失敗，他的成功會爲他帶來失敗，成功越大，失敗越是可期。」

宋伯瑞冷冷地說：「我不能說你的話清楚了些。」

「等等，」白杜新熱心地說：「看目前的情況，軟弱的將軍是無法危害我們的，衰弱皇帝下的强大將軍也無法危及我們；因爲他會揮手進攻一個更豐碩的目標。我們由過去的世紀可以看得

出來，四分之三的皇帝都是由叛變的將軍和總督担任的。」

「所以，只有强勢皇帝和强勢將軍加起來才能傷害基地；因爲强勢的皇帝不會容易被篡位，而强勢的將軍只有向外圍和邊區去發展。」

「可是皇帝要如何才能强大呢？克里昂怎麼會强大？他强大是因爲他不允許臣民强大。廷臣太有錢，將軍太得人望都是危險的。帝國的近代歷史證明智慧的皇帝才能强大。」

「李豪斯贏得勝利，皇帝便心生懷疑。情勢使他懷疑。李豪斯拒絕過賄賂嗎？動機强大，值得懷疑。他的寵臣突然偏向李豪斯？有動機值得懷疑。懷疑的不是個人的行動。懷疑的是李豪斯的成功。所以他被召回，控告，定罪，謀殺。基地又勝利了。」

「好，基地的成功是許多因素的結合。包括李豪斯的作法和我們的作法，情勢比人强！」

基地官員點點頭。「哦！如果皇帝和將軍是一個人又如何？你沒研究過這點，所以你還沒證明你的想法。」

白杜新點點頭。「我不證明任何事，我不是數學家。我只是訴諸你的理性。在帝國，每個强人，每個貴族，每個土匪，都可以窺視寶座——歷史已經證實了這點。再强大的皇帝可曾關切過邊區的遙遠戰爭？他怎麼能到遠處去，而首都可能發生驅逐他的變亂？」

「我曾經告訴李豪斯，全部帝國的力量也無法扭轉謝東的死手。」

「好！好！」宋伯瑞高興的說：「那麼你認爲帝國永遠不能危害我們！」

「似乎如此，」白杜新同意道：「坦白說，克里昂可能活不過今年，到時一定會發生繼任的爭執，更可能會是帝國的最後一次內戰了！」

「然後，」宋伯瑞說：「我們就沒有敵人了。」

白杜新想了想。「還有第二基地。」

「在銀河另一端？幾世紀內不可能。」

鄧陸山忽然轉回身，他嚴厲地望着宋伯瑞，「也許還有內部敵人。」

「是嗎？」宋伯瑞冷冷地問：「舉個例子？」

「人民，一些人也許不願見財富過於集中，而希望作平均分配。懂我的意思嗎？」

慢慢，宋伯瑞的輕視之情轉而爲憤怒。

第二篇　騾

11　新郎新娘

騾——在銀河歷史中關於「騾」的詳情，比任何名人都要來得少。他的眞姓名不詳；早年生活有不同說法。甚至他最有成就的時代，也主要是經過一位年輕新娘敘說出來的……

銀河百科全書

貝娜第一次見到海文星，一點也沒有感到什麼特別。她的丈夫爲她指出來——銀河邊緣的一顆迷失的暗淡星辰。

中朗十分明瞭婚姻的早期序曲，紅矮星缺少情調，他抿着嘴唇。「我知道，貝——那算不了

是變化環境，對吧？我是指由基地到這裏。」

「可怕的改變，中朗。我不該嫁給你。」

他臉上有被刺痛的感覺，他還沒有開口，她又愛嬌地說：「好，笨瓜。別噘着嘴，繃着張鴨子臉——你是否在裝腔作勢，只不過要迫我說一句，『我在什麼地方都很高興，只要和你在一起！』或是『星辰深處是我家，親愛的！』你承認吧！」

她用手指指着他，當他想咬她時，她立刻縮了回來。

他說：「如果我投降，承認妳對，妳可以準備晚飯了吧？」

她滿足地點點頭。他微笑地望着她。

如果在一般人來說，她長得並不美——他自己承認——她的頭髮烏黑平直，嘴巴稍寬，稍細雙眉在白色額上分開，下面是含着笑意的雙眼。

但是她對人生有種堅强而不羅曼蒂克的看法，她內心的溫柔不容易被人觸及，不過只要你懂得如何的話，仍然能深切地了解她。

中朗不必要地調整一下控制，然後他想輕鬆一下。他們正在超太空中躍進，他眼望着儲藏室中的貝娜，心中不禁感到得意，因爲三年的追求使他已經心生自卑感了。

而且他是個外省人，同時又是鄉下行商的兒子，她則是基地人，她的先祖可以一直上溯到馬

洛。

所以，帶她去不毛之地的海文星，並非上策。要她去面對一向仇視基地的海文人，實在十分糟糕。

晚飯後，是最後一段躍進！

海文星一片激烈的紅色光芒，第二個星則是一片黯淡，半球是在黑暗之中。貝娜靠在觀察枱上望着海文二號上面的縱橫線條。

她莊嚴地說，「我希望先見你父親。如果他不喜歡我……」

「那麼，」中朗說：「妳是第一個讓他明白事理的漂亮女孩。當他失去一臂不再在銀河中做生意後，他——如果你問他，他會說到妳耳朶長泡——」

海文二號向他們急衝上來，下面是陸地包圍的一片海洋，在雲霧中顯得幽暗無光，海岸邊是犬牙交錯的山峯。

接近時海洋變得全是皺紋，一邊是冰封的陸地山峯，另一邊是一望無際的海平面。

中朗喃喃地問：「衣服扣好沒有？」

貝娜圓圓的臉伸在內部有發熱系統皮面泡沫乳膠裏的衣服。

船降落在一片平地上。

他們笨拙地爬出來進入外面冰河大地般的暗夜。貝娜被突如其來的冷凍寒風吹襲，低呼了一聲。中朗抓住她的手肘慢慢跑向遠處燈亮的地方。

前來的警衞在中途迎住他們，交換了幾句話後，他們又向前而去。石門打開又關起後，寒風消失了。內部發光的牆壁，發出嗡嗡低響，裏面暖和多了。人們由桌後抬起頭來，中朗取出證件。

他們看了一會後，揮手叫他們前行，中朗對他的妻子低聲說：「爸一定已經安排好了。普通過這些關卡要用五小時。」

他們進入露天時，貝娜忽然驚呼：「哦，我的——」

山穴城市正是白晝——一個年輕太陽的白色光亮。當然，那並非眞的太陽。應該是天空的地方，呈現一片輝亮，溫暖的空氣帶着青草的香味。

貝娜說：「哦，中朗，眞美。」

中朗高興地笑笑，「哦，好，貝，它不像基地，不過是海文二號上最大的城市——兩萬人口，你一定會喜歡它。雖然沒有娛樂宮，至少也沒有祕密警察。」

「哦，中朗，它像是個玩具城。一片白色和粉紅色——而且非常乾淨。」

「嗯——」中朗和她一同望着周圍的城市，大多數房屋都是兩層樓，到處是平滑的岩石。這

裏沒有基地的尖塔，沒有擁擠的住宅區；這裏一切小巧而獨立，反映出銀河早年人類獨立的性格來。

他忽然叫起來，「貝——那是爸！那裏，我指的方向，傻瓜！你看見他沒有？」

她看見了。她看見一個魁梧的男人拚命在搖手。她聽見大喊的聲音，貝娜跟着她丈夫跑了過去。她已看見一個較小的白髮男人，他幾乎被獨臂人擋住了，他也在叫喊揮手。

中朗邊跑邊說：「他是我父親的異母兄弟，他去過基地。」

他們在草地上歡樂地相會，中朗父親發出高興的叫笑，他一個個看過他們後，有點氣急地說：「你們選了這麼個壞天氣回來，孩子！」

「什麼？哦，今天是謝東的生日，是不是？」

「是的。我只好租輛車子開來，叫蘭都駕駛。到處找不到公共汽車。」

他看看貝娜，他比較輕聲對她說：「我有你的水晶像——它很好，不過刻的人不是專家。」

他由口袋中拿出一方透明的立方體，在光亮中，貝娜的笑臉出現在水晶中。

「那個！」貝娜說：「怪不得中朗要把畫像寄來。我很驚奇你讓我接近你，先生。」

「是嗎？叫我法蘭。來，挽住我的臂，一起上車去。我在以前一向認爲我的兒子迷迷糊糊，現在可要改變觀念了。」

中朗正對他叔叔低聲問：「老頭子最近怎麼樣？還在追求女人嗎？」

蘭都微笑起來，臉上五官都擠到一堆。「中朗，他能追的時候還是追個不停。有時候他想到下個生日是六十歲時，便不大開心。可是他喊了幾聲，又和平常一樣。他是舊派的行商。你呢，中朗，那裏找到這麼個漂亮妻子？」

年輕人笑笑。「你要我一口氣說出三年的事情？」

貝娜在小小起居室中掙扎脫下旅行衣帽後，覺得異常輕鬆。她坐下跨着腿望着正在打量她的魁梧粗壯的男人。

她說：「我來幫助你；年齡，二十四，高度，五呎四，體重一一〇磅，教育，主修歷史。」她注意到他已經側立着以掩飾獨臂。

法蘭走過來說：「既然妳提了起來，體重一一〇。」

她臉紅起來，使他大笑不止。他對大家說：「由女人的上臂便可以猜得出她的體重。——自然還要有相當經驗。你要喝一杯嗎，貝？」

「好極了，」她說了，兩人一起出去，留下中朗一個人在書架上翻閱新書。

法蘭獨自回來說：「她再過一會下來。」

他坐在角落椅子上，把不便的左腿放在前面的小凳上。他紅臉上已無笑容，中朗轉身面對着

他。

法蘭說：「哦，孩子，既然你回來了，我很高興。我喜歡你的女人，她不嬌柔作態。」

「我和她結了婚，」中朗簡單地說。

「哦，那是另一回事，孩子，」他眼睛幽晦。「把將來固定是愚蠢的事。在我長久而有經驗的一生，決不做這種事。」

蘭都本來默默站在尾角，他說：「法蘭，你在比較什麼？六年前你登陸出事以前，根本沒有在任何地方久住，不可能建立什麼長久的關係。可是以後有誰要你？」

獨臂人在椅上坐直，大聲地說：「很多人，你這隻癩蛤蟆——」

中朗連忙說：「那主要是法律手續。爸，這種情況有其方便之處。」

「對女人來說是的，」法蘭喃喃地說。

「即使如此，」蘭都辯道：「也要由孩子自己決定。基地人還有結婚的舊習慣。」

「基地人却不是忠實的行商，」法蘭又說。

中朗又插進來說，「我妻子是基地人，」他望了他們一下，又靜靜地說，「她來了。」

晚飯後他們的談話又轉了方向。法蘭說了許多流血，女人，賺錢和刺綉的故事，電視上已以低聲放映一些古典戲劇。蘭都在矮沙發上舒適地坐着抽烟，望着跪在毛皮上的貝娜。

「你是讀歷史的，姑娘？」他高興地問。

貝娜點點頭。「我是老師們的頭痛學生，不過學了點皮毛而已。」

「學者獎狀，」中朗補充說。

「你學了些什麼？」蘭都又輕聲問。

「一切？現在？」女孩笑着說。

老人笑道。「好，你看目前銀河的情勢如何？」

「我想，」貝娜簡潔地說，「謝東危機尚未決定——如果沒有的話，則謝東計劃毫無意義。這是種失敗。」

（「唔，」法蘭在一角低呼。他想：「談論謝東的特別說法。」）

蘭都吸口烟斗。「眞的嗎？你爲什麼那樣說？我去過基地，那是很年輕的時候。我一度也有很富戲劇性的想法。好，你爲什麼那麼說？」

「嗯，」貝娜在皮裘上把腳踡成一團，用胖胖小手支着下巴。「我認爲謝東計劃的全部精義，乃是創造一個比古老銀河帝國更好的宇宙。它是在三世紀前崩潰的，那時謝東首次建立了基地——如果歷史說得對的話，其理由有三，惰性、獨裁，和宇宙間商品分配不均。」

蘭都點點頭，中朗得意地望着她的妻子，法蘭則在一角飲酒。

貝娜說，「如果謝東的故事是眞的。他根據心靈歷史定律看出帝國必亡，並且預測在下一個銀河大帝國建立之前，有一段三萬年的野蠻時期。他的一生工作主要目的便是要加速這段野蠻時期的進行。」

法蘭深沉的聲音說，「所以他建立了兩個基地，祝福他的命名。」

「所以他建立了兩個基地，」貝娜肯定地說。「我們的基地是由將亡基地中集合了一批科學家，來繼續科學並且發揚光大。基地的位置都經過了他深思熟慮的計算，謝東預測在一千年內它會變成一個偉大的帝國。」

一陣尊敬的沉默。

女郎柔聲說，「那已是古老的故事了。你們都知道。三世紀來，基地上的每個人都知道這故事。可是我認爲仍然有必要的簡述一下。今天是謝東的生日，卽使我是基地人，你們是海文人，我們還是有共同之處——」

她慢慢點燃一支香烟，失神地望着它的火光。「歷史的定律和物理學定律一樣肯定可靠，如果說錯誤的機率比較大，只是因爲歷史不像物理研究個別原子，所以個別的變遷更加重要。謝東預測千年生長期中有一連串危機，每個危機都會逼使歷史走上先定的道路上去。那些危機將引導我們——因此新的危機卽將來臨。

「現在！」她强調地說。「上次危機到今日差不多已經一世紀了。在那一世紀裏，所有帝國的罪惡都呈現在基地上。惰性！統治的人們只知道一項定律；墨守成規！獨裁！他們只知道用武力統治！分配不均！他們只希望維持既得利益！」

「而有許多人都在飢餓中！」法蘭忽然用拳頭重擊椅背大聲喊。「姑娘，你的話像一顆顆珍珠！肥佬們正在破壞基地，行商們把他們的財產藏在別的星球上。那是謝東之恥，像他臉上吐口水！」他高擧獨臂。「如果我另一臂還在！如果——他們能聽我的話……」

「爸，」中朗說，「別生氣。」

「別生氣！別生氣！」他父親學着他的話。「那麼我們便老死在這裏了！別生氣！」

蘭都說，「法蘭是我們現在的鄧陸山。八十年前，鄧陸山和你丈夫的曾祖父一起死於奴工礦中，因爲他有良心却沒有頭腦——」

「是，如果我是他，也會跟他一樣，」法蘭說。「鄧陸山是歷史上的偉大行商，比那大吹牛客馬洛偉大多了。」

「說下去，姑娘，」蘭都說，「說下去，否則他一晚上會叫喊個不停。」

「沒什麼好說的了，」她忽然憂鬱地說。「危機必定有，可是我不知道該如何製造危機。基地的進步力量受到可怕的壓迫，你們行商雖然有心，可是你們被追捕，而且不團結。如果基地以

內以外的善意力量能夠聯合起來——」

法蘭大笑起來。「聽她的話，蘭都。基地內外的力量，她說！姑娘，姑娘，基地裏已經沒有一點希望了！那裏只有拿鞭子的人。那裏連一點好行商都找不到了。」

貝娜本想挿嘴，但是無法開口。

中朗伸手撫着她的嘴。「爸，」他冷冷地說，「你沒有去過基地。你對那邊不清楚。我告訴那邊有許多英勇的地下反抗份子。我可以告訴你，貝娜是其中之一——」

「好，孩子，別放在心上。爲什麼會生氣呢？」

中朗又熱誠地說下去。「你的毛病，爸，是你狹窄的外省觀念。你以爲幾十萬行商都鑽進洞裏去了，可是他們是了不起的人。自然有些基地來的收稅員一來不回去，不過那是次等的英雄主義。如果基地派艦隊來你會怎麼樣？」

「我們消滅它，」法蘭高聲說。

「結果只反而讓他們消滅。你們人不夠，設備不夠，組織不好，只要基地認爲必要，他們隨時會消滅這裏。所以你們應該盡快找盟友——最好在基地內部。」

「蘭都，」法蘭無奈地望着他異母兄弟。

蘭都取下烟斗。「這孩子說得對，法蘭。你自問良心，也知道他是說的眞話。這想法令人不

快，所以你先別吼叫。中朗，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你。」

他思索地吐出香烟，把烟斗在烟灰缸上敲敲，再裝滿烟絲。

他說「你的建議，相當中肯。最近基地派了兩次人來，是來收稅的。令人煩心的，是第二次有一艘輕巡邏艦同來。他們在格里城登陸——後來他們沒有再飛昇。他們一定會再回來，你父親對這種事很清楚。

「這個人實在頑固，他知道海文有危險，他知道我們沒有援助，但是他一直談他的辦法。那使他得到安慰。他每次說起來便大吼個不停。不過，貝娜，我們在城裏也組織了一個小團體。不過我們還沒有採取行動。我們也沒有和別的城市聯絡。這才是個開始。」

「目標呢？」

蘭都搖搖頭。「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在等待奇蹟。我們也認爲謝東危機已近在眉睫。」他作作向上的手式。「銀河裏到處都有着帝國分裂的遺跡。一羣羣的將軍分據割裂。你是不是認爲其中會有一兩個雄心勃勃？」

貝娜想了想搖搖頭，長長的頭髮蓋在耳上。「不，不可能，沒有一個將軍不了解，如果受到基地的攻擊，將是致命打擊。老帝國的李豪斯比任何人都傑出，他以全銀河的資源來攻擊基地仍然無法擊敗謝東的計劃。那個將軍不明白？」

「如果我們鼓勵他們呢？」

「鼓勵他們做什麼？進原子熔爐？你用什麼去鼓勵他們？」

「有，有項新的因素。過去一兩年中，出現了一個叫做騾的奇怪人物。」

「騾？」她想了想「聽過嗎，中朗？」

中朗搖搖頭。他問，「他怎麼樣？」

「我不知道，人家說他曾以劣勢贏過許多戰爭。也許傳言失實，不過與他結交一定是很有趣的事。並非每個才能野心之士都相信謝東的心靈歷史。我們可以鼓勵他們不予相信，他們就會攻擊。」

「不過，基地仍將戰勝。」

「是——不過並不那麼簡單。它可能是次危機，我們可以利用危機來使基地的統治者妥協。最不好，是他們忘了我們，讓我們作進一步計劃。」

「你以爲如何，中朗？」

中朗笑笑把眼上的頭髮掠開。「照他的說法，不會有什麼害處。可是騾是何許人？你對他知道些什麼，蘭都？」

「還不知道。我們想借助你。如果你太太願意的話，我們也要請她幫助。」

「幫什麼？蘭都？你要我們做什麼？」年輕人詢問地望他太太一眼。

「你們度過蜜月嗎？」

「哦……是的……如果由基地來可以算是蜜月的話。」

「再去趟高甘星如何？那裏是亞熱帶——海灘——水上娛樂，獵鳥——渡假的好地方。而且不算遠，七千秒差距——」

「高甘上有什麼？」

「騾，至少他的手下。他上個月不發一卒一兵便佔領了它，本來高甘的軍閥說要與星球同歸於盡，後來投降了。」

「軍閥在那裏？」

「不在了，」蘭都聳聳肩。「你們怎麼說？」

「要我們做什麼？」

「我不知道。法蘭和我已經老了；我們是鄉下人。海文星的行商大多是外商人。我們的貿易有限，不像先祖們走遍銀河。閉嘴，法蘭！你們兩個人了解銀河，特別說話有基地腔調。我們希望你們能去查個明白。如果你們能聯絡上……不過我們並不過份希望。你們考慮一下，也許你們可以和全團體見個面，哦，下週以前不可能。你們該休息休息。」

停了一會後，法蘭又大聲喊，「誰要再喝一杯不？」

12 上校與市長

白利吉上校不能習慣週圍的奢侈環境，而且並不感到印象深刻。一般來說，他的工作並不需要自我分析及各種哲思與形而上的觀念。

而這些對他却有幫助。

他的工作主要是所謂國防部的「情報」，「間諜」而「滲透」。不幸這些名詞被電視故事曲解成爲惡劣的工作。在社會上來說，它是種「國家利益」。在白利吉看來這是至高無尙的任務，社會的看法比個人良知更重，因此他不多作思索性的工作。

在市長豪華的會客室中，他不自禁地反省內心。

人不斷地向上晉陞，可是他一直在忍耐上級的指責。他須强地執着以「國家爲上」的想法。

代市長會客室裏，還有五個士兵在旁邊監視。也許正有軍法審判在等待他。

周圍是厚厚光滑的大理石牆壁，兩個金屬嵌着的大理石門。兩個穿着三世紀來沒有改變的直線制服，走出來喊：

「新聞處白利吉上校請進。」

上校走進時，兩位官員有禮地一鞠躬。他進入內宅。

門那邊的大房間簡單得令人意外。長方大桌後坐着相形之下幾乎迷失了的小人。

殷市長——已經是相繼第三位姓殷的了——是第一位殷市長的孫子。祖父殘暴而且能幹，他結束了選舉制度，而且維持了相當平靜的統治。

殷市長的父親是第一位基地上以子繼父的市長。現任殷市長是一家的第三代，世襲市長的第二位，在三位中是最好的，他既不殘暴也不能幹——可以說是個生錯地方的好會計師。

殷三世市長有個相當奇特的混合個性。

在他說來，「系統」便是種對幾何式安排的熱愛，而「勤勉」便是處理每日各方面的公文，而「愼重」乃是猶疑不決，而「決鬥」便是盲目的擇惡固執。

他不浪費金錢，不亂殺人，而且心存良善。

白利吉恭敬地站在桌前，如果他心中對市長的這些個性有所思考。那麼表面上一點也沒有表現出來。他不咳嗽，不移換體重，一直望着市長在桌上批閱公文。

終於殷市長合上手說，「新聞處的白利吉上校。」

白上校跪下一腿，低頭敬禮，直到他聽見：

「起身，白上校！」

市長同情地說，「白上校，我要你來，是因為你對你的長官有某些不守紀律的行動。這件事的公文來到我桌上，因為凡是基地上的事沒有不令我感到興趣的。所以我不嫌麻煩再把你的案子作進一步了解。我希望你不會感到意外。」

白上校毫無感情地說，「閣下，你的判斷是衆口皆碑的。」

「是嗎?是嗎?」他的聲音很高興，他的有色隱形眼鏡發出無情的光芒。他打開面前的一些卷宗。厚紙翻動時發出聲音，他說話時用手指指着。

「這是你的全部記錄。你四十三歲，在軍中服務十七年。你出生在洛里士星，父母是安路南人，兒時沒有嚴重疾病……教育、軍校、科學院，主修超引擎，學業成績……很好。值得稱讚……很好，基地二九三年入軍隊服務。」

他抬頭望他一下，又低下頭去。

「看，」他說，「在我治理下，一切十分週詳，完全。」

他把卷宗擺好後，又說，「上校，你的記錄很優秀。你的才幹特出，你的服務也很盡責。我注意你在戰場受傷過兩次，獲英勇獎章，這些事實都不能輕視。」

白利吉臉上一樣沒有改變。他仍然筆直地站着。根據規定，下屬在晉見市長時不可以就座。這個規定的加强實施是房中唯一的椅子是市長坐的。

在這種情況下，客人當然是沒有坐位的。

「上校，」他又說下去。「你有十年沒有晉升了，你的上級報告說你個性頑强。常有不服從現象，無法對上司維持正確態度，與國事也無法維持和諧關係，你也是麻煩的肇事者。你對這些可有解釋，上校？」

「閣下，我做我認爲是對的事。我對國家的事蹟盡忠，我身上的傷痕可以證明我處處以國家利益爲重。」

「軍人的說法，却是危險的信條。在表面上，你被控三次拒絕我合法同僚的命令，你又有何話可說？」

「閣下，這種派令忽略了時機的因素，而且非重要的任務。」

「那麼誰告訴你那些時機被忽略，那些任務是重要的？」

「閣下，我認爲這些事至爲簡單。我的智識與我們經驗能夠判斷，我的上級也不否認我的能力。」

「可是，優秀的上校，你是否盲目了，你的任務是新聞與情報，而你却干預了你上級的權責？」

「閣下，我的責任是對國家，而不是對我的上級。」

你的上級還有上級，那便是我，我便是國家。而且你不應該對我的判斷有所懷疑。而違反了了國紀。」

「閣下，以前一年半中我是來往高甘世界中的退休商船船主。我的任務是指導基地在宇宙中的活動，並且負責組織並監視高甘的軍閥與其外交政策。」

「我明白這點，說下去！」

「閣下，我的報告中繼續强調高甘的戰略地位和它控制的情形。我報告過軍閥的勃勃野心，他對基地的敵意與擴充領域。」

「我仔細地讀過你的報告。說下去！」

「閣下，我是兩個月前回來的。當時尚無戰爭跡象，不像會有攻擊的事發生。一個月前，一個無名的軍人不發一彈的接管了高甘，一度是高甘的軍閥似乎不存在了。人們不談叛國的事——只談到新統治的力量與天才。那便是騾。」

「什麼？」市長奇怪地傾身問。

「閣下，他只以『騾』的名字爲人所知，他不大說話，由我收集的資料，只知道他出身背景並不詳。父親不詳，母親於生產時去世，他在流浪中長成。他的教育都是下層社會的經驗。他沒有別的姓名，騾是他自己命名的，據說他認爲自己頑强而且强壯得像頭騾。」

「他的軍事力量呢，上校？他控制的區域並不大，不過也難以決定。這個人必須再加以調査。」

「嗯——哈！」市長思索地在拍紙簿上畫寫，然後把它三摺後塞進右邊的廢紙槽內去。它在裏面無聲地化解了。

「告訴我，還有什麼辦法？你說「必須」加以調查。你下令採取行動了？」

「閣下，銀河中有個老鼠洞，那裏似乎不付稅捐。」

「啊？如此而已？你知道不知道那些不付稅的人是早年狂熱行商的後代——無政府主義者，反叛之徒，宣揚基地祖先文化的社會瘋狂份子。你知道那種老鼠洞不止一處而有好幾處？那些老鼠洞的數目比我們所知道的更多。而且基地本身也有許多罪惡份子。這裏！上校！這裏！」

市長的怒氣發洩後稍爲消退一些。「你不知道嗎，上校？」

「閣下。我聽說過。可是作爲國家的僕人，我必須忠誠地服務。不論那些行商之後的思想如何，古老帝國的分裂軍閥握有實力。行商既無軍火又無資源。而且他們不團結。我不是玩孩子遊戲的收稅員。」

「白上校，你是軍人。我不能允許你不服從我的命令。小心點，我的公正並不軟弱。我們已經知道帝國時代的軍人與現在的軍閥對我們並沒有威脅。謝東預言基地未來的基礎並非個人英雄

主義，而是歷史上社會與經濟的傾向。我們已經通過了四次危機了，對不對？」

「閣下，是的。可是謝東的科學只有謝東才明白。我們有的只是信心。前三次危機中，基地有聰明的領袖，以謹慎的行動統率我們。否則——誰知道？」

「是，上校，你忽略了第四次危機。那時我們並沒有傑出的領袖，而我們面對的是聰明，有武器，堅强的對手。但是歷史必然性使我們贏得勝利。」

「閣下，那是事實。可是你說的歷史必然性乃是我們經過一年的奮力作戰。必然的勝利使我們犧牲了五百艘船和五十萬人。閣下，謝東計劃只幫助自助者。」

殷市長皺着眉頭忽然感到厭倦。他認爲不需要和一個比他低下的人再爭辯下去。

他厲聲地說，「無論如何，上校，謝東保證可以戰勝軍閥，而我不能在這麼忙的時候在這方面花費太多功夫，你所說的行商是由基地出去的。和他們作戰等於是內戰。既然他們和我們都是基地人，謝東在這方面並沒有保證。所以我們必需使他們就範。這是你的命令。」

「閣下——」

「你不需多發問，上校，你有了我的命令。多所爭辯只會使我認爲是反叛，你可以去了。」

白利吉上校又下跪，然後慢慢後退而出。

殷市長恢復了他的平衡，又由左邊文件堆上拿起一張紙。那是警察服裝減用金屬泡沫的節省

報告。他又拿起另一張——

新聞資料官白利吉回到軍營時，看見有件「私人圓丸」正在等他。裏面是命令，上斜書：「緊急要件」。下面大寫「殷」字。

白利吉上校奉命前往「海文星反叛世界」。命令用語極其強硬。

白利吉上校單獨坐在高速獨人太空船中鎮靜地向高甘而去。當夜他睡得不好。

13 上尉與小丑

七千秒差距之外，高甘陷入騾的軍隊之手，使遠方一個老行商和市長頗感奇詫，不過在高甘本身却若無其事。

而在高甘，它是銀河偏僻的角落，那裏似乎並不知道帝國已經敗亡，史坦納王朝早已結束，偉大已經分裂，和平消失。

高甘是個豪華的世界。它遺世獨立，所以可以維持獨立，人們尋求歡樂，有錢，有空閒。

它逃避了無情歷史的折磨，在別的地方，征服者時來時往，會毀壞世界的文化與成就。

雖然高甘也受軍閥的統治，可是軍閥到了這裏却變得柔和而沒有火氣。

它已馴服叢林，相當摩登的海岸，奢侈的城市中充滿外星進口的豪華物品。它世界中的外省

都有武裝，它的錢可以投資在造船而不用在進貢賄賂上。統治者似乎決心保護他們的利得。

他是銀河中的偉大人物，戰爭與和平的塑造者，帝國的建立人，王朝的開始國王。

他雖然有四個滑稽的綽號，可是不費一兵一卒便使帝國萌芽。

高甘一切如昔，不穿軍服的人民回到工作崗位，外來的軍人後代已成爲市民的一部份。

這裏的狩獵並不影響人民的文化，而在高空射殺大鳥也成爲高尙人士的運動。

中朗與貝娜來到這裏並不引人注意。他們在東半島登記入境，進入中等社會的內海，這裏一切娛樂都是合法的。

貝娜戴着擋光的墨鏡，薄薄的白袍用來防熱。這裏太陽明朗，她望着她修長身材的丈夫。

「別曬得太多，」她起先說，可是中朗是個將逝紅星。在基地三年，陽光成爲奢侈品，現在來此四天，他盡力享受陽光。

貝娜睡在他旁邊的沙地上。他們用自語說話。

中朗臉色鬆懈，聲言憂鬱。「不，我們毫無進展。可是他在那裏?他是何許人?這個瘋狂的世界沒有人談起他。也許根本沒有這個人。」

「有，」貝娜回答，嘴唇沒有動。

「那麼他非常聰明。你叔叔說得對，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們可以利用他。」

沉默片刻，中朗又低聲說，「知道我做了些什麼嗎，貝？我正在陽光下做白日夢，一切都十分順利。」他的聲音幾乎消失了，然後又說。「記得大學裏王博士怎麼說的，貝。基地永不會失敗，可是那並不表示基地的統治者不會失敗。基地的歷史不是由韓定把銀河百科全書派踢出去而出任第一任極星市長開始的？下一世紀，馬洛又以戲劇式的方法掌權？統治者失敗了兩次，而如今又有什麼不能？」

「那是書本上的古老論點，中朗，浪費時間去回憶當年。」

「是嗎？聽下去，海文星怎麼樣？它不是基地的一部份？外圍的星球。基地仍佔上風，失敗的可能是統治者。」

「這其間仍有許多變化。」

中朗笑道。「貝，你還是天眞不切實際。你何必打擾我的淸夢？」

貝娜轉個頭，忽然吃吃地笑着拿下眼鏡，用手掌遮眼向海岸一邊望去。

中朗也跟着看過去。

她看見一個人正倒立以取悅一羣觀衆。那是海灘藝人之一，他們用技藝乞討一些錢。

海灘上一個守衞叫他前行，藝人用一手支着地，一手放在鼻上做出可笑的姿勢。守衞過來比著要用腳踢他的肚子，小丑沒有變動姿勢，羣衆們却阻止了守衞。

小丑又向海灘前方走下去。他遲疑地到處走動。本來的人羣已散，守衞也走了。

「他是個怪人，」貝娜高興地笑，中朗點點頭。小丑已經走近，可以看清楚他的臉容。他臉上五官似乎擠在一堆，鼻子特別突出。身體瘦削，四肢修長，但是走路的姿勢仍然高尙。

小丑忽然發現他們在看着他，因爲他走過去後，忽然站住，掉頭走來。他大大的褐眼望着貝娜。

她發現自己感到有點不安。

小丑笑笑，可是使他的臉色更哀愁。他以柔和的中部口音說話。

「如果我可以使用良善之神給我的機智，」他說，「我可以說這位女士不存在——因爲正常的人會認爲那是一場夢。然而我寧願做個不正常的人以飽我眼福。」

貝娜的眼睛睜得老大。她說，「哇！」

中朗笑了起來。「哦，說得眞好。貝，他的話值得五點。給他。」

可是小丑向前跳了一步。「不，女士，別誤會我。我不是爲了錢而那麼說，而是爲了明朗的眼睛與甜美的臉容。」

「哦，多謝，」她又轉向中朗。「天，你看他是否眼睛被太陽照糊塗了？」

「不只是爲了眼睛和臉容，」小丑又說。「而且爲了思想，清明，固執——而且良善。」

中朗站了起來。他拿起穿了四天的白袍披在身上。「好，老兄，」他說，「告訴我你想要什麼，請別打擾這位女士了。」

小丑退後一步，「我沒有一點惡意。我在這裏也是個陌生人。雖然我很愚笨，不過我仍能看出一些事物。在這位女士的溫柔美麗之後，有一顆仁慈的心，它可以幫助我，如果我的大胆說話給我帶來麻煩。」

「五點能治癒你的麻煩嗎？」中朗冷冷地說了，拿出一個錢幣。

小丑沒有過去接。貝娜說，「中朗，讓我和他談談。」她又低聲再說了一句。「不要爲他愚蠢的話而生氣。那是他的方言，我們的語言對他陌生。」

她問，「你有什麼困難？你並不怕警衛，對吧？他沒有找你麻煩。」

「不，哦，不是他。他只是個把我腿上灰塵揮掉的人。我另有所避，他是一陣席捲世界的旋風。一星期前，我逃避，睡在街道上面，躲在人羣之中。我曾經在許多人的臉上尋找幫助，我在這裏找到了，」他睁大眼睛，神情煩惱，又低聲重複一句，「我在這裏找到了。」

「好，」貝娜說，「我願意幫助，可是朋友，我無法保護你免於世界旋風的吹襲。老實說，我可以——」

他們上方傳來高聲權威的聲音。

「好了，你這個流氓——」

他是海灘警衛，火紅的臉孔，血盆大口，跑着過來。他用低能量的槍指着他。

「抓住他，你們兩個，別讓他跑走，」他的手搭在小丑肩上，小丑尖叫了起來。

中朗問，「他做了什麼事？」

「什麼事？什麼事？好極了！」警衛由皮帶小袋中拿出一方小紫色手帕擦擦臉。他說，「我告訴你他做了些什麼。他在到處亂跑。全高甘都傳遍了高甘，他逃了出來。」

貝娜笑着問，「他由什麼地方逃出來的？」

警衛提高聲音。他們周圍又集了些人，指指點點地望着他們。

「那裏逃出來？」他大聲說。「哦，我想你一定聽說過騾了。」

周圍的聲音全停了下來。貝娜覺得冷汗直流。小丑只看着她——他被警衛抓住全身顫抖。

「這個破乞丐居然會由大人的宮廷中逃出來。」他搖搖俘虜。「你承認吧，笨蛋？」

沒有回答，而貝娜的恐懼聲音在中朗耳邊輕呼。

中朗以友善的態度走向警衛。「老兄，你是不是先把他放開一下。這個藝人方才替我們跳舞，我們付他的錢還沒有跳完。」

「哦，」警衛忽然關懷地說。「有賞金——」

「那是你的，如果你證明他是你要的人。最好先放開他。你知道你干預了一個客人，那是嚴重的。」

「你干預了大人的事務，也是嚴重的事。」他又搖搖小丑。「把他們的錢還給人家。」

中朗迅速地動手，警衞的槍被打落，並且發出痛疼的呼叫。中朗一把將他推開，小丑掙開躲在他身後。

人羣沒有看清楚當時情形。他們本能地向四周散開去。這時遠處也發生一陣騷動。兩個人由人羣中走來手上執着電鞭。一個穿尉官衣服的大個子跟在後面，黑髮黑膚，面有怒色。

黑膚的人以柔和得危險的聲音，「是你向我們報告的嗎？」

警衞還握着那隻扭痛的手，臉色扭曲吶吶地說，「我想領賞金，大人，我控告這個人——」

「你會得到賞金，」上尉說。他對他的手下比個手勢。「抓住他。」

中朗覺得小丑拚命拉他的衣服。

他提高聲音，盡量維持鎮靜。「對不起，上尉；這個人是我的。」

軍人却不理他的話，一個擧起電鞭，可是上尉阻住了他。

他魁梧的身體站在中朗面前。「你是誰？」

他大聲答。「基地的公民。」

有效——對軍人對人羣都有效，沉默轉爲低嗡的聲音。騾的名字也許會帶來恐懼，但是基地的名字已有許多時間的力量了——基地摧毀了帝國——現在正獨裁地統治銀河四分之一的領域。

上尉仍然鎭定地說，「你知不知道你背後那個人的身份？」

「據說他是你們領袖宮廷中逃出來的，可是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你要抓他必須有他身份的證明。」

羣衆高高的嘆息一聲，上尉仍不在意。「你有基地公民的證件嗎？」

「在我船上。」

「你知道你的行動是非法的嗎？我可以槍斃你。」

「當然。如果你槍斃了基地的公民，最後你的身體會被支解送去基地作爲一部份賠償。以前的軍閥們也這樣做過。」

上尉舔舔嘴唇。這話一點不假。

他說，「你的姓名？」

中朗乘勝說下去，「我將在我船上繼續回答問題。你可以去機庫查出號碼，以『貝娜』名字登記的。」

「你不放開這個逃犯？」

「也許可以給騾。叫你的主人來！」

兩人又低聲說了幾句話，上尉轉身離去了。

「把人羣趕走，」他兇狠地手下說。

電鞭開上揮動。人們叫嘯地跑走了。

中朗隨他們走向機庫。他幾乎自言自語地說。「天！我們多麼糟糕！貝，我很怕——」

「是，」貝娜以顫抖的聲音說。可是她也尊敬地說，「你和平常不一樣！」

「哦，我還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我不懂我為什麼用槍做出這種事。」

他望着左右兩排長長座位的太空船，這艘船帶他離開沙灘去見騾。「我做了很糟的事！」騾的小丑已在睡覺了。

上尉尊敬地站在上校面前，上校望着他說，「好，你的責任已經完畢。」

可是上尉還沒有立刻走開。他不快的說，「騾在人羣前失了面子。為了維持尊嚴法紀，必須採取合適的行動。」

「已經採取行動了。」

上尉半轉過身，又不快地說，「先生，我願意同意，由於這是你的命令。我願見這個用槍反抗的人受到應得處分。」

14 突變異種

高甘的「機庫」是個特殊的機構，本來它是為了容納外星來訪的衆多太空船，後來又增加了住宿膳食的設備。本來想出這個主意的人立刻變成了富翁。他的繼承人也是高甘巨富之一。

「機庫」的面積有幾平方哩，「機庫」一詞實不足形容其內情。事實上它是太空船的旅館。旅客先付款，他的船可以得到一個艙位，它可以隨時起飛往星空去。客人可以經常住在他船中。普通醫護膳宿的旅館服務也以特別折扣提供，自然也可以提供高甘內陸運輸的廉價服務。

旅客結果可以以低廉代價得到太空船與旅館的雙重服務。業主出售地面服務以牟利，政府徵收大稅。客人很高興，結果皆大歡喜！

有個人沿着寬寬走廊——兩邊是「機庫」許多廂房——走下去。太空船高聳聳豎立在各目的庫房中，那個人一艘艘查了過去。他是位專家，他初步檢查機庫登記簿沒有找到他所要的資料，他無法由數百太空船中找到他所要的那一艘。

默默中傳來一聲低嘆。那人仍然向一艘艘大甲虫般的船查過去。

一些艙孔中露出燈光，表示一些旅客歡樂早歸——或是自有渡夜計劃。

那人站定微笑。顯然他心中想到什麼可以微笑的事。

他面前的船是奇形而且顯然是高速的。他需要的正是它奇特的設計。那不是普通形式——近來銀河遠區的大多數太空船都是仿效基地設計或是由基地技師所建造的。這艘比較特別，它是基地的船。

這個人十分確信，因爲它有許多特徵。

機體上有許多突出圓形，那是基地船的保護裝置。那人知道一行太空船的前面有電子屏障，而他輕易地便把它解除了。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當他把手放在主空氣鎖上時，船內起居室中立刻響起悅耳而友善的信號。

他的搜索繼續進行時，中朗與貝娜對於貝娜號的安全極感信心。騾的小丑則坐在桌後大吃食物，說他原來貴族的名字是季剛提。

他悲哀褐色眼睛由食物望向廚房中走動的貝娜。

「弱者的感謝沒有什麼價值，」他吶吶地說。「過去一星期中我已表達過；而且我身體雖小，食量却奇大。」

「好，你吃吧！」貝娜笑着說。「別浪費時間在道謝上。我們不是聽過銀河中部一句關於感謝的諺語？」

「誠然，女士。我聽說過一位聰明人說的話，『感謝如果不表諸空言的話，是最有效最上乘

的。』可是，啊，女士，我所有的只是一肚子空話。當我的空話使騾高興時，給了我一套宮裝和姓名——我的本來名字是波波，他不喜歡這個名字。當我的空話不能使他滿足時，便會受到鞭打的回報。」

中朗由駕駛室走進來，「現在除了等待別無辦法了，貝。我希望騾能了解基地太空船之內是基地的領土。」

季剛提——以前的波波，大睜眼睛喊道，「連騾都會發抖的基地到底有多偉大？」

「你也聽說過基地？」貝娜笑問。

「誰沒有？」季剛提以神祕的低語說。「有人說那是偉大魔法的世界，有神祕力量的星球。他們說銀河中最高貴的人也比不上基地的普通人；基地人只說；『我是基地公民。』便代表了宇宙最高尊榮。」

貝娜說，「季剛提，你再說話便吃不完了。好，我給你一杯牛奶，很好喝。」

她放了個杯子在他面前，作勢叫中朗一起出去。

「中朗，我們拿他怎麼辦？」她向廚房走去。

「你說什麼？」

「如果騾來了，我們要不要把他交出去？」

「哦，什麼，貝？」他也不知如何作答。然後又不耐地說下去。「我到這裏之前，有種不淸楚的想法，認爲只要求見騾便可以了，然後話入正題。」

「我知道你的意思，中朗。我並不希望見到騾，我只認爲可以由這堆混亂中獲得一些眞相，然後把資料交給一些了解宇宙陰謀的人，我不是間諜人才。」

「我不比你强，貝！」他皺眉說。「你根本不知道騾是怎麼樣的人，除了最後這次事情。你以爲他會爲了他的小丑到這裏來？」

貝娜抬起頭。「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希望他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你呢？」

內室的蜂鳴器響了起來。貝娜的嘴唇無聲地說，「騾！」

季剛提站在門口睜大眼睛低說，「騾！」

中朗喃喃地說，「只好讓他們進來。」

空氣鎖打開，房門又在來人身後關上。屏幕現出一個人的影子。

「只有一個人，」中朗說，心中比較安慰一點。「你是誰？」

「你最好讓我進來再問，」接收器上說。

「我告訴你這是基地的船，船內是基地領土，這是宇宙公約規定的。」

「我知道。」

「雙手不得持武器進來，否則我會開槍。我有武裝。」

「好！」

中朗開了內門，拿着槍。足步聲近，門打開了。季剛提喊道，「不是騾，是個人。」

「人」向小丑一鞠躬，「不錯，我不是騾。」他攤開雙手。我沒帶武器，爲了和平而來。把槍收起來。你的手不夠穩定。」

「你是誰？」中朗厲聲問。

「我該問你，」陌生人冷冷地說，「因爲用假名的是你，不是我。」

「爲什麼？」

「你自稱是基地公民，可是星球上沒有授權的行商。」

「不然。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才是基地公民，我有證明文件。你是那裏人？」

「我想你最好出去。」

「我想不行。如果你對基地的方法不了解，也不管你是何身份，你知道我如果不在一定時間回到船上，最近的基地總部便會發出信號——我也懷疑你的槍的效果。」

一陣猶疑的沉默後，貝娜說，「把槍收起來，中朗，相信他所說的好了。他似乎是眞的。」

「謝謝你，」陌生人說。

中朗把槍放在他旁邊椅子上。「請你解釋。」

陌生人還站着。他骨骼很長，四肢頗大。他臉容平板表示他很少微笑。不過眼神並不殘酷。

他說，「消息傳得很快，特別是些令人難信的新聞。我想高甘已經無人不知今天兩個基地的客人把騾的人制服了。我在黃昏便知道這件事，我也知道高甘除我之外沒有基地來的人。我們知道這些事。」

「我們？誰？」

「我們就是我們！我自己是其中之一。我知道你們在機庫——我們在登記上查過，我也找到了船。」

他忽然轉向貝娜，「你是基地來的——出生在那裏，不是嗎？」

「是嗎？」

「你是民主反對黨的一員，他們稱之爲地下份子。我記不得你的姓名，可是記得你的臉。你最近出來的，如果是重要份子便不會出來了。」

貝娜聳聳肩，「你知道得不少。」

「是。你和一個人逃出來，是誰？」

「我怎麼說有關係嗎？」

「沒有。我只是想先有個互相了解。我相信你匆匆離去時那個星期的口令是『謝東韓定與自由』。彭哈特是你小組長。」

「你想說些什麼？」貝娜忽然生氣起來。「警察抓到他沒有？」中朗阻止她，可是她仍然不理他。

基地的人安靜地說，「沒人抓到他。只是地下運動傳得很廣。我是新聞資料的白利吉上校。我自己也是小組長——別管我是什麼化名了。」

他等了等又說下去。「不，你們不用相信我。在我們這一行懷疑比反對更重要。不過我要先把前面說明白。」

「是，」中朗說，「你說下去。」

「我可以坐下嗎？謝謝。」白利吉把長腿跨上另一腿，雙臂悠閑地放在椅後。「我要先說，我實在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由你的觀點。你們兩個不是來自基地，不過很容易可以想到你們來自獨立的行商世界。我並不過份担心。出於好奇心，你們想把今天奪來的這個小丑怎麼樣？你們爲了他冒了你們生命之險。」

「我不能告訴你。」

「嘿——。我想你不用說。如果你等騾大吹大鼓地來找你——放心！騾不是那種人。」

「什麼？」中朗和貝娜同時說，季剛提在角落中正張着耳朵聽他們說話。

「對。我自己一直和他聯絡，而且方法比你們兩個門外漢徹底多了。不行。這人從不露面，也不讓人拍照什麼，他只與他最親近的人見面。」

「那是否算你解釋你對我們的興趣，上校？」中朗問。

「不。重點在這個小丑。小丑是見到他的少數人之一。我要他。他可能正是我需要的鎖鑰。天知道，我也不知道如何喚醒基地。」

「它需要喚醒？」貝娜忽然高聲問。「做什麼？你的任務如何？爲了民主反抗，還是祕密警察？」

上校臉現不懌之色。「全基地遭受威脅，革命女性，不論是民主或專制都一樣。我們可以先挽救獨裁，然後再推翻他。」

「你說的是挽救什麼威脅？」

「騾！我對他略有所知，不過已經冒了幾次生命之險了。把小丑請出去，這是件機密的事。」

「季剛提，」貝娜比個手勢，小丑默默走出去。

他說，「騾是個利害的角色——他十分了解個人輝煌統治的利益。如果他放棄這點，必定事出有因。理由是個人之間的接觸會暴露出許多不願讓人知道的重要事情。」

他揮手阻止問題，又迅速說下去，「我回到他的出生地去查訪，可是知道的人並不多。他們記得孩子生於三十年前，母親立刻死去，他奇怪的童年。騾不是一個人！

他兩個聽衆感到恐懼。他們不懂其中的含意。

上校又說下去。「他是個突變異種人，而且由他早年的事業來看，相當成功。我不知道他的力量，或且他究竟是否是所謂的超人，他自虛無中昇起而在兩年中征服了高甘的軍閥，這是很了不起的。你看出其中危險沒有？可不可能遺傳基因的突變影響了謝東的計劃？」

貝娜慢慢說，「我不相信。這是種複雜的計謀。爲什麼騾的手下不殺死我們？他是超人嗎？」

「我告訴你，我不知道他突變的情形。也許他還沒準備好。但是時機早晚總會成熟。我想和小丑談談。」

上校面對發抖的季剛提，他顯然不信任他面前的魁梧大漢。

上校慢慢開始問，「你親眼見過騾嗎？」

「我親眼見過，大人。現在還能感到他的手放在我身上的重量。」

「我毫不懷疑。你能形容他嗎？」

「大人，回憶他令人畏懼。他有很大的身材。比起他你只是個陀螺。他頭髮是火紅色的，他伸出一手，我用全身力量也無法使它動一動。」季剛提似乎要癱瘓了似的。「常常爲了取悅自己和將軍們，他會一個手指拉起我的皮帶，把我吊在半空叫我誦詩。我唸了二十首他才把我放下來。他力氣極大，而且相當殘酷；可是他的眼睛——大人——沒人看見。」

「你說什麼？」

「他戴眼睛，大人，這是種奇怪的個性。據說那是不透明的，而他有超越人類力量的魔法。」他輕聲神祕地說，「我聽說看他的眼睛等於是看到死亡；他用眼睛殺人，大人。」

季剛提迅速地一個個看過去。他發着抖說，「眞的，我還活着，眞的。」

貝娜深深吸一口氣。「似乎你的話不錯。你打算如何？」

「我可以隨時離去。」

「嗯，我們要看情形。你不欠負這裏什麼？上面的屏障還在？」

「那麼去吧。騾可能還不想得罪基地，可是他讓季剛提跑出來是種冒險。好，樓上太空船正在等，如果你在銀河裏不見了，誰來找罪犯？」

「對，」中朗茫然說。

「你們有了力盾，你們的速度比他們的任何船更快。」

「是，」貝娜說。「等我們回基地後，怎麼樣？」

「你那時成了高甘合作公民，對不對？我不知道什麼別的事。」

沒話可說。中朗轉向控制盤。一下難以覺察的微動。

中朗離開高甘相當遠後，開始要作星際第一次躍進，白利吉上校的臉有點皺紋，高甘沒有太空船打算阻止他們。

「他們讓我們帶走季剛提，」中朗說。「對你的故事來說，並不太好。」

「除非，」上校糾正他，「他希望我們把他帶走。」

最後一次躍進之後，離基地已近，第一次超微波新聞報告傳到太空船上。

有點消息只稍微提了一下，似乎有個軍人——姓名沒有指出——前往基地討論刼走一名宮廷中臣子的事件。然後廣播員又接着報告別的新聞。

白利吉上校冷冷地說。「他究竟比我們先了一步。」他想了一想又說，「他對基地已準備下手了，他利用這個藉口。這使我們倍加困難。我們也要先下手爲强。」

15 心理學家

在基地上，稱為「純科學」是最自由的生活形式，有其理由存在。在銀河中，基地的生存與統治都有賴於其工業技術的優秀——雖然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中，它已大大衰退——以及科學家們的若干特權。他們知道國家世界需要他們。

同樣地艾柏林也是基地「純科學」界中最自由的生活形式，在一個尊敬科學的世界中，科學家乃是一項尊稱。

科學家們也有自知之明。當別人向市長跪拜時，科學家傲然拒絕，他並且說科學家先祖們從來不向任何市長低頭。在古代，市長可以被選舉，也可以被罷免，他們認為任何父傳子子傳孫的事都是愚行。

所以當艾柏林願意去見殷市長時，他穿上正式衣服，一頂草帽子，點了支被禁止的雪茄，由兩個警衛身邊衛入市長宮殿。

市長是在花園中聽到來者的信號。殷市長慢慢放下工具站起來皺着眉頭。因為殷市長每日工作中在午後總要來花園中渡假二小時，如果天氣好的話。花園中有一畦畦三角或長方的花圃，長着紅黃藍白各色鮮花。而且他在花園中時，任何人不得擅入。

殷市長脫下沾土的手套，他走向花園的小門。

他難以置信地問，「這是這麼回事？」可是警衛還沒有回答，艾柏林的身體已經出現，他一

邊怒斥，一邊用手拂着拉他衣服的人。

殷市長不快地叫手下退出，這時艾柏林由地上撿起掉在地上的帽子，撣去上面的泥土，夾在腋下說：

「殷兄，你看，你這些手下應該貼我一件外衣。」他喘氣用手帕擦拭額角。

市長不高興地站着，五呎二身材的上端生氣地說，「我沒有看見你要見我的報告，艾柏林。你沒有安排吧？」

艾柏林低頭以不相信的口吻說，「老天爺，殷兄，你昨天沒接到我的便條？昨天我交給一個穿紫色制服的。我本來想親自交給你，可是我知道你樣樣喜歡正式。」

「正式！」殷市長望着他。「你可聽說過合適的組織？以後你希望和我見面，應該寫一式三份的申請書，然後你等正式接見通知書。你應當穿正式服裝——知道吧，穿正式制服——來我辦公室。你現在可以去了。」

「我的衣服有什麼不對？」艾柏林高聲說。「這是我最好的衣服，可是被那些爪子弄髒了。我把話說完立刻就走。天，如果不是與謝東危機有關，我早已經走了。」

「謝東危機！」殷市長感到興趣了。艾柏林是個偉大的心理學家——民主人士，討厭鬼，反抗份子，不過仍然是個心理學家。艾柏林隨手摘了一朵花在鼻前嗅嗅，使市長內心大為震驚。艾

柏林又皺皺鼻子，把它扔掉。

殷市長說，「請跟我來好嗎？這個花園不合適公事討論。」

他坐在辦公桌後大椅子低頭望艾柏林的禿頭時，覺得自在多了。艾柏林在房中尋找椅子時，使他更加高興些。艾柏林只好不時移換重心地站立着。

「好，」市長又控制着情況了。「這次未經准許的談話越快越好。你盡量簡單地說。」

艾柏林不慌不忙地說，「你知道我這些日子在做什麼？」

「你的報告在這裏，」市長得意地說，「還有些結論。我知道你在研究心靈歷史的數學，希望得到謝東的結論，而預測歷史未來的路線，以爲基地之用。」

「不錯，」艾柏林乾澀地說。「當謝東首建基地的時候，他很聰明地沒有在科學家羣中加列心理學家——使基地盲目地遁循歷史必然性而前進。在我的研究中，我自圓庫中得到了若干提示。」

「我全清楚，艾柏林，重複是浪費時間。」

「我不是重複，」艾柏林反駁道。「因爲我要告訴你的，不是你報告中所有的。」

「什麼？報告中沒有？」殷市長痴呆地說。「怎麼會——」

「老天爺！我告訴你，你這個無禮的小東西！你先別開口。記住，你這個白痴，基地必定會

渡過難關，可是如果我走了出去——你就完了！」

他把帽子用力扔在地上，走上殷市長所坐的台子，把文件往旁邊一抹，坐在桌子上。

殷市長惱怒地想召警衞來，或是使用抽屜中的手槍。艾柏林低頭瞪着他。

「艾博士，」他無力地說。「你必須——」

「閉嘴，」艾柏林光火地說。「聽着，你這些報告可以把它扔掉。我寫的報告到你這裏至少經過二十個人。而消息要傳到幾十個人耳朵裏去。好，我有些機密，連替我工作的人也全不知道。他們工作，但是各作各的，都看不見全貌。你知道圓庫是什麼嗎？」

市長點點頭。可是艾柏林又大聲講下去。「好，我告訴你。我早已在考慮銀河的情況，那完全不是印在紙上的。我看出你在想什麼，你這傻子！你手下的按鈕可以召集五百個軍人來槍斃我，可是你害怕我所知道的——你害怕謝東危機。而且如果你手亂動，我可以在你手下進來之前把你的頭打碎。你和你的强盜父親和祖父在基地作威作福已經夠久了。」

「你在造反，」市長說。

「當然，」艾柏林大聲說。「可是你又能怎麼樣？我告訴你圓庫的事。圓庫是謝東一開始便建立起來保護我們的。每次發生危機，謝東都埋伏一個人或一條計謀來幫助我們。四次危機過去了，他也出現了四次。第一次他出現在第一危機高潮的時候。第二次他出現在一些事件之後。我

們的祖先兩次都親聽到他的說話。第三第四次危機時，他沒有出現，也許是因爲他不需要，可是最近的報告——不在你報告中——說他出現在適當的時機。懂嗎？」

他沒有等待回答。他在桌上拿起雪茄點了起來，猛烈地抽了一會。

他說，「在表面上，我想再行建立心靈歷史的科學。可是人們無法做得到，以後一世紀也可能做不到，我是利用一些簡單的事實作爲進入圓庫的藉口。我研究的結果，是下次謝東出現的日子。我可以把日期告訴你，也等於那時將是第五危機的高峯。」

「還有好久？」市長緊張地問。

艾柏林扔下了他的炸彈。「四個月，」他說，「精確地說，四個月差兩天。」

「四個月，」殷市長說，「不可能。」

「不可能？你知道什麼？」

「四個月？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因爲一次危機來時，至少有幾年的醞釀時間。」

「爲什麼不是？難道自然律規定事物成熟一定要在靑天白日嗎？」

「可是我們沒有一點預兆，」市長說。忽然他又大叫起來。「你別坐在我桌子上亂扯好嗎？你叫我怎麼思想？」

艾柏林起身走開去。

殷市長又把桌上的東西整理整齊，他迅速地說。「你無權這樣來找我，如果你把你的理論寫報告——」

「那不是理論。」

「我說那是理論。如果你連你的證件與說理一起呈上來，它會交到歷史科學局去研究。那裏會合適地準備好，將結論交給我。我會採取適當對策。你實在無理由來打擾我。」

他拿出一張透明的銀紙向旁邊肥胖的科學家揮揮。

「這是我自己準備的簡單每週結論——關於外交的事務。聽着，我們已經和莫爾星商洽好商業約定，繼續與里昂人在商談，高廿有些抱怨我們不守合約等等。」市長望了下一行行密碼記號，他又將紙小心地放在卷宗裏去。

「告訴你，艾柏林，這件事必定要顧及和平與秩序——」

那邊的門又開了，有個穿便衣的人走進來。

市長半站起來。他對這些事實在已經失去了信心。艾柏林無禮的闖入，使人萬分不快。

他的祕書跑了下去。

殷市長大聲說，「什麼事？」

祕書在下面說。「閣下，白利吉上校剛由高廿回來，他違反了你X二〇——五一三號的命令

，他被囚禁等待處刑。和他一起的人都拘留待審。已經有詳細報告呈上來了。」

殷市長痛苦地說，「詳細報告已經接到了。」

「閣下，白上校報告高甘新軍閥有危險的設計。他的話已全部記錄下來。十五分鐘又接到報告，高甘的船隊已迎基地區域，船上有武裝。戰爭已經發生了。」

祕書跪得更低。殷市長還是站着。艾柏林走過去碰碰祕書。

「你最好快釋放白上校，叫他來這裏。去！」

祕書走出去後，艾柏林轉向市長。「老殷，你該採取行動了。再四個月，知道吧？」

市長仍然呆呆地站住。他無神的用一個手指在桌上畫三角形。

16 會議

二十七獨立貿易世界之間的聯絡，只靠他們對母國基地的不信任，每個星球都以其小世界為傲，而彼此之間却勾心鬭角。他們的初步磋商都是小事，但是這些小事的不和足以危害大局。

這些事無法在事先安排好，諸如投票的方法，代表的產生——到底是依星球或是人口。這些事，在政治上相當重要。在會議桌與餐桌上，都無法商安這些細節，這些事，又涉及了社會地位的重要。

終於談妥了開會的地點。所有外交人員都前往拉杜星，一些評論家認為中央乃是最合理的地位。

拉杜是個小星球——而在軍事上，可能是二十七個星球中最弱的。這也是選擇的另外重要理由。

這是個環帶世界——在銀河中也是罕見的。這個世界一半酷熱一半嚴寒，生命存在的地方是中央幽明冷熱交界的地方。

這個世界對外人吸引不大，但是它的地位都有策略價值。

高高山峯阻擋了另一面的冷河，在山坡上的那一端却是酷熱如焚。拉杜城由山峯引下積雪成水，它因而成了個花園，人們游泳在永遠是六月早晨的氣候中。

每幢房屋都有花園，人們由外星帶來奇花異草，最後拉杜星成了花卉的生產世界，為他們獲得寶貴的外滙。也因此拉杜成了人間樂園。

二十六星的人們來到這裏；他們有代表、妻子、祕書、記者、太空船、船員；拉杜星的人口幾乎增加了二倍，而這裏的資源也相當有限。人們吃個不停，喝個不停，幾乎不睡眠。

這些樂不思蜀的人中，有些人知道銀河正在從事安靜的戰爭，在知道的人中，可以分為三羣。第一，知道不多而滿懷信心的人——

例如海文星來的年輕星空駕駛，他斜戴帽子，拿着酒杯對着拉杜女郎說：

「我們由戰區來到這裏——故意的。我們走了一光分，經過赫力果星——」

「赫力果？」修長的本地女郎說：「騾上星期在那裏吃了個大敗仗，是嗎？」

「你那裏聽來的消息？」駕駛有禮地問。

「基地的廣播。」

「啊？騾已經佔領了赫力果。我們幾乎碰到他們的船隊，他們是從赫力果出來的。匆匆到，又匆匆來，不是尋常的事。」

有人高亢地說：「別那麼說。基地一向是先挨打。你看看好了，基地知道什麼時候返擊。然後——哈！」聲音說完哈哈地笑了起來。

「可是，」海文來的駕駛說：「我說過，我們見到騾的船隊，似乎十分十分優秀。我還可以告訴你。那些像是新造的。」

「新的？」本地人想着說：「他們自己造的？」他由上面的籐蔓上摘下一片葉子嗅嗅，然後放在嘴中嚼嚼。他又說：「你說他們打敗基地的船是自造的？說下去。」

「我們看見的，博士。我對船是分別得出來的。」

本地人傾向他。「你知道我在想些什麼，聽着，別自欺欺人。戰爭不是自己會發生的。他們

知道他們做些什麼。」

另一個人又高聲說：「你看着基地好了。他們會等到最後一刻！」他張嘴對女孩笑笑。

拉杜人又說：「例如，老兄，你也許以爲騾的人在掌握局勢，不——不！」他揮揮手指。「我聽高階層的人說，我們在賄賂他們，可能是我們造的船。總之，長期來說，他無法擊敗基地，不過他會使他們震驚，他下手時——我們也會下手。」

女孩說：「你就會說這麼幾句話，克林？戰爭？我聽煩了。」

海文星的駕駛表現出英勇氣概。「改個話題。不能讓小姐討厭。」

大家喝酒，唱歌，又說些沒意義的話。

還有一些人是知道一些，而並沒有信心。

例如海文星的魁梧大漢獨臂法蘭，他在這裏過得很高興，也結交了許多男女朋友。

在山頂房屋的陽台上，他與拉杜的朋友正輕鬆地休息。新朋友是拉杜人好心的李安。李安的家離開住宅區，獨居在花香與昆虫的地區。陽台是四十五度角的草地。法蘭躺在那裏曬太陽。

他說：「海文星便沒這麼美。」

李安懶懶地答：「看到寒帶沒有？離這裏二十哩的地方，氧氣像水一樣流。」

「哦！」

「眞的。」

「我告訴你，李安——我的手還沒斷之前——哦，你實在不能相信，可是」——他接着說出他的故事，可是李安根本不相信。

李安打個呵欠說：「他們製造的也不如往昔了，那是眞話。」

「不錯，是不如前，哦，」法蘭火自心頭上來。「好，不說了。我告訴過你我兒子，不是嗎？他也是老派的人。他曾當過好行商，老實說，他就像他老子。有好有壞，只是他結了婚。」

「你是說和女孩有合法的婚約？」

「不錯。我是看不出有什麼道理來。他們在高甘渡的密月。」

「高甘？高甘？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法蘭含有深意地笑笑。「正是騾向基地宣戰之前的事。」

「是嗎？」

法蘭點點頭，叫李安貼耳過來。他低聲說：「事實上，我告訴你一件祕密，你可不要告訴別人。我孩子去高甘是負有任務的。你只要看看目前的情況，大概便可以猜出那是怎麼回事。總之，我兒子身負大任。你看，我們行商也並非飯桶。我兒子去了高甘，騾便出兵了。我兒子！」

李安相當注意。他也信任對方地說：「好。你知道，他們說我們有五百艘準備在適當時機介

入。」

法蘭權威地說：「不止此數。這是眞正的戰略。我喜歡這種作戰方法，」他拍拍肚皮。「你忘了騾是個聰明的人。赫力果的事使我担心。」

「據說損失了十條船。」

「是，不過他還有百來艘，基地吃不消。這是給獨裁者最好的教訓，不過不可能那麼快解決。」他搖搖頭。

「我的問題是騾的船是那裏來的？許多謠言說是我們替他造的。」

「我們？行商？海文星的造船廠是獨立世界中最大的，我們不替任何別的星球造船。你想是不是別的世界不顧聯合行動而替他造船？這是神話！」

「那麼那些船是那裏來的？」

法蘭聳聳肩。「他們自造的，所以我才担心。」

法蘭對太陽眨眨眼。他慢慢睡着了。

剩下的很少人是知道得很多而毫無信心。

例如蘭都，他在全行商大會的第五日走進中央大廈而發現他找的兩個人正在裏面等他。五百個座位全部空着。

蘭都一坐下便迅速地說：「我們三個人代表了獨立行商國家一半的軍事力量。」

「是，」伊斯星的馬星說：「我的同事已經了解了這個事實。」

「我很快的作個說明，」蘭都說：「我不想用些曖昧的詞語。」

「請說下去——」尼蒙星的葛何華說。

「關於上一小時的發展。好！從開始說。第一，我們的立場並非是我們的行動而是我們的控制。我們起先不是和騾打交道，而是和另一些人，主要是高甘的以前軍閥，而騾打敗他們的時機對我們極為不利。」

「是，可是騾是有價值的繼承人，」馬金說：「我無需作詳細解釋。」

「一個月前，我侄子和侄媳去高甘一趟，」蘭都說。

「你侄子！」葛何華驚奇地說：「我不知道他是你的侄子！」

「如果你認為騾要在基地上作戰，不。我無法期望太高。年輕人知道不多——對於我們的組織和我們的目標。我告訴他，我是反海文的小愛國團體團員。他在高甘的任務只是業餘的觀察者。我必須承認我的動機相當曖昧。主要是對騾的好奇心。他是個奇怪的人物，我實在不了解。第二那是種訓練，因為他有在基地的經驗，將來對我們一定有用。你看——」

葛何華的長臉露出牙齒來。「你一定對結果感到奇怪，因為在行商世界中，無人不知你侄子

用基地的名義帶走了騾的一個臣子，使騾更有藉口。天，蘭都，你們在製造浪漫的故事。我幾乎無法相信你沒有參與那件事。哦，那是種相當有技巧的工作。」

蘭都搖搖白髮的頭。「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侄子有所預謀的事，他現在在基地被禁，可能看不見這件計劃的完成。我剛得到他的消息，個人信丸走私了出來，通過了戰區到了海文星，再由那邊來到這裏。它走了一個月。」

「怎麼樣？」

蘭都合着雙手哀愁地說，「我看我們走的是以前高甘軍閥的老路。騾是個突變異人！」

這句話使大家心跳加快。蘭都可以想得到。

馬金說話了，他聲音仍然鎮定。「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侄子那麼說，他去過高甘。」

「什麼突變異人？突變有許多種。」

蘭都克服了增高的不耐。「是，突變有許多種，馬金！但是只有一個騾。那一種突變異人能在沒沒無聞中崛起組織大軍，以五哩小星作為基地佔領一個星球，然後一個星系，一個區域——最後攻擊基地，在赫力果擊敗他們。這一切是在兩三年內！」

葛何華聳聳肩。「你以為他擊敗了基地？」

「我不知道。如果他擊敗了又如何？」

「對不起，我無法預測。他沒有擊敗基地。我們必須考慮所有的新事實，只不能考慮到一個無經驗小孩子的說詞。我們先把它擱下。騾的勝利到今天還沒使我們担憂，除非他有什麼新的大行動，我看還是無庸驚惶。對吧？」

蘭都對他的話皺皺眉來。他對兩人說：「我們可和騾再作過聯絡沒有？」

「沒有，」兩人同時說。

「那麼我們是否盡了力？如果不能與他聯絡上，再開會也沒有什麼用。我們多喝酒吃飯，多說少做；這一切只是因爲我們無法接近騾。先生們，我們有千艘船可以投入戰鬥，以在合適時機控制住基地。我們可以改變局勢。我們可以以千艘船艦來對付騾。」

「你是說爲了基地吸血的獨裁殷家市長？」馬金十分怨毒地說。

蘭都疲倦地揮揮手。「不用對我多加形容詞了。我意見是反對騾，不管是爲了什麼人。」

葛何華站了起來。「蘭都，我不願參加這件事。你可以向今晚大會提出，如果你想作政治自殺的話。」

他一聲不語地離去，馬金跟在他後面，留下蘭都又在這裏獨自思索了一小時。

當夜的大會上，他一言不發。

第二天早上葛何華衣冠不整也沒修面便匆匆地闖入他的房間。

蘭都在未吃完的早餐桌後望着他。

葛何華嗄聲直率地說：「尼蒙星受到嚴重的轟炸與攻擊。」

蘭都瞇着眼；「基地？」

「騾！」葛何華大聲喊。「騾！」他很快地說：「那是故意與預謀的。我們大多數艦隊都去參加國際演習。剩下的船根本不足抵抗。現在還沒登陸，也許不會，因爲據報攻擊的戰船也損失了一半——可是戰爭爆發了——我來問海文星對這件事的立場。」

「我相信海文星會遵守聯盟的憲章。可是你還不明白？他會攻擊我們！」

「騾是個瘋子。他可以擊敗全宇宙嗎？」他沮喪地坐下抓住蘭都的手腕。「我們幾位餘生者報告騾……敵人有新武器。一種原子場的制服機器。」

「什麼？」

葛何華說：「我們大多數船所以損失，是因爲他們的原子武器失靈。那不可能是意外或遭破壞。一定是騾有新武器。他一定有使我們武器失效或是中子化的東西——我的報告並不完全。一定有什麼東西使我們的船無用，而改變了戰爭的本質。

蘭都覺得非常非常蒼老。他的臉容無奈而沮喪。「我看，一個魔鬼長大了，要把我們全吞下

去。可是我們必須加以抵抗。

17 視聽探測

艾柏林的家並不豪華，他住在極星所謂智識份子住宅區，這是基地上著名的地方。在一個善思想的傳記者來說，它「代表了自非學術現實世界的退隱所在」。一個專欄作家會說它是「非常無秩序的可怕男性環境」，一個大學博士則坦率地稱它是「滿足沒有整理的書城」，一個非大學的朋友說那裏「是任何時間喝酒的好去處，你可以把腳放在沙發上」，一個廣播記者說「那是左派不敬神艾柏林的人間住所」。

而對現在只想到她自己的貝娜，這只是個不整齊的地方。

除了在頭幾天，她被囚禁只是一點心理負担。那比在這裏半小時更輕鬆些，也許此刻她已受到嚴密的監視。至少她本來還和中朗在一起。

也許壓力使她疲倦。季剛提的長鼻子臉支在長長的腿上，有如他希望能遁世消失，可是貝娜的手作出安慰的手勢。季剛提眨眨眼微笑。

「當然，女士。似乎我的身體要否認我的心中智識，等待再受一次打擊。」

「你放心，季剛提，我和你在一起，我不讓別人傷害你。」

小丑望了她一眼又迅速轉開。「他們起先不讓我和你在一起——還有你的仁慈丈夫——我老實說，也許你會笑我，我想念失去的友誼。」

「我不會笑你。我也一樣。」

小丑高興地把膝蓋抱得更緊。他說，「你沒有見過這個要見我們的人吧？」那是個謹慎的問題。

「不，他是個名人。我常在新聞報告中看過他，也聽過他說話。我想他是個好人，季剛提，不會害我們。」

「是嗎？」小丑不安地欠動。「也許，可是他以前問過我話，他講話大聲而魯莽，使我心驚肉跳。他說些怪話，所以我很難答覆他的問題。」

「現在不同了。我們兩個對他一個，他嚇不倒我們兩個人，對不對？」

「對，女士。」

什麼地方一扇門關上了，吼叫的聲音傳了過來。在房間外，他大聲叫，「你們給我出去！」兩個武裝警衛迅速地退到大門外。

艾柏林皺眉走進來。他把一個包裝整齊的東西放在地上，過來握握貝娜的手。艾柏林也同時望了小丑一眼，又轉向貝娜。

他說，「結婚了?」

「是，我們經過合法手續。」

艾柏林停了一會，又問，「幸福嗎?」

「到目前爲止是的。」

艾柏林聳聳肩，又轉向季剛提。他打開包裹。「知道這個嗎，孩子?」

季剛提望望有許多按鍵的儀器。他過去摸摸它的接頭，忽然高興地翻了個觔斗。

他喃喃地說，「一具視聽探測器——作來儲蓄一個死者的心中喜悅。」他長長的手指輕輕撫摸着它，輕盈小心地按着一些按鈕——而在上空發出一種淡紅色的顏色。

艾柏林說，「好，你說你能用這種儀器，你的機會來了。你可以加以調整。它是博物館裏拿出來的。」他又對貝娜說，「我知道，基地上還沒人會使用它。」

他傾身過去迅速地說，「小丑沒有你在不肯說話。你願意幫忙嗎?」

她點點頭。

「好!」他說。「他心裏恐懼，我懷疑他的體力能否支持心理的探測。如果我要從他口中打聽些什麼出來，一定先要使他內心安定。你懂嗎?」

她又點點頭。

「過程的第一步是視聽探測器，他的反應是他對這東西有眞正的喜愛。不管如何，他會感到興趣，而且感謝我們。再則會表示對我的友誼與信任。最重要的是在各方面與配合。」她瞥視季剛提一眼，他正埋在沙發一角，專心地調整儀器內部。他心無旁騖。

艾柏林恢復說話的聲調對貝娜說。「聽說過視聽器嗎?」

「聽過一次，」貝娜也悠閒地說。「在稀有儀器的展覽會上。沒有什麼印象。」

「哦，我想你只是覺得好玩而已。可是世界上眞正懂得的人也並不多。它不但需要良好的物理知識——例如多鍵鋼琴便是一例——而且要有良好適應的智力。」他又低聲說，「所以我們的生命結構比我們所知道的更好。通常好的玩家也是白癡。那是使心理學有趣味的奇怪背景。」

他又盡量努力地維持輕鬆的談話。「你知道這個小東西是如何發生效應的?我把它的目的看成是這個樣子;到目前爲止，我認爲它是以輻射線直接刺激頭腦的視覺中樞，甚至於不觸及視神經。它實際是利用一種特殊性質的探測觸角。你如果好好想想，會覺得它非常有趣。你聽見的非常正常。耳鼓、耳膜等等。可是——噓，他已經準備好了。你把電燈關掉，它在暗中效果更佳。」

在黑暗中，艾柏林只是一團黑影，艾柏林是一堆沉重的氣息。空氣中有種微弱的顫抖，然後越來越急烈。它漸漸收縮而成爲具體，然後像雷電一樣發出巨響。

震動顏色的小圓球以有旋律的步調成形，在半空中急旋，然後變爲下瀉的互相交織的各種典型。它又分爲許多圓球，沒有兩個的顏色相似——貝娜開始發現一些觀衆。

她注意當她閉上眼睛時，每個有顏色圓球的型式及運動都有不同特性；可是她無法辨別那些顏色。過一會圓球又不再是圓球而成了個別的形體。

小形體；小小移動的火焰在跳舞閃爍；它一下不見，一下又自不知處出現；它侵吞了別的形體而發出新的色彩。

貝娜想到晚上閃眼看見的色球，它使你刺痛，而又不能不耐性地瞪着它。那是古老熟悉的色彩潮流，一種收縮的圓圈，一種顫動的無固定形式的光團。

這些光球成對成雙地在她眼前舞蹈而過，有如她自己是個大色彩漩渦的中心，冷光由她肩上滑下一直到她臂上，射過她僵硬的手指而在空中互相再會合。而它下面傳來各種樂器的聲音，後來她無法認定那是來自光球。

她不知道艾柏林和她的感覺是否一樣，以及他看見了些什麼。奇蹟過去了，然後——

她又注視着。小小的形體——它們眞是形體嗎？——小小的紅髮女人急速地旋舞，形成星狀的羣體？——音樂是輕微的笑聲——女孩的笑聲在耳中響起。

星狀的羣體互相吸引爆裂，慢慢又成爲結構——在下方一個宮殿迅速地成形向上驟昇。每塊

磚都是一個顏色，每種顏色都是個小閃光，每個閃光都變換形體的光。

忽然射出一方閃亮的平毯，在上面旋迴着佔滿空間的網絡，由它向各方面發出光亮有如樹枝一般，每枝幹都響出各別的音樂。

貝娜坐在旁邊，她身邊湧出光輝與音樂。她伸手去碰一個脆弱的光枝，它閃爍一下又消失了。可是邊處仍繼續生長分枝。又忽然在她膝上現出一條彩虹般的橋上面有些形體——一個宮殿，一個花園，橋上有些小小的男女，游泳在音樂之中——

然後，一陣驚詫的沉默，一陣遲疑，一次迅速的崩潰。顏色飛散開來，旋成一個大球，然後消滅了。

室內一片黑暗。

腳輕踩的聲音，光線又流瀉下來。貝娜眨着眼睛直到淚水流出，有如在期待逝去的事物。艾柏林仍然口張目瞪。

只有季剛提還是活潑而高興地撫摸着儀器。

「女士，」他喘着氣說。「那實在是神奇。它的平衡與反應超過了想像。你喜歡我的創作嗎，女士？」

「那是你的？」貝娜吸口氣問，「你的創造？」

他的瘦臉發出紅光。「我自己的，女士。騾不喜歡它，可是我常玩它作爲娛樂。一度在我年輕時我看見過宮殿——一個珠寶形成的宮殿，那是在一次嘉年華會時我在遠處看見的。那是我以後服務騾再沒見過的奇觀。那是我創造的，不過我的思想相當貧瘠。我把它稱之爲『天堂之憶』。」

在他講話時，艾柏林搖搖自己回到現實中。「來，」他說：「季剛提，你願意也爲別人做一次嗎？」

小丑一時驚惶地回縮。「爲別人？」

「爲千百人，」艾柏林說。「在基地的大集會廳中。你願意做你自己的主人，讓人尊敬，所有！……的富人——而且，」他的幻想不佳。「那一切，你願意嗎？」

「先生，我只是一個可憐的小丑，要那一切有什麼用？」

心理學家噘噘嘴，用手背擦擦額頭。他說，「那是你的玩具，你爲市長和他的行商銀行表演，你說如何？」

小丑望着貝娜，「她陪着我嗎？」

貝娜笑起來。「當然，笨人。你馬上會變得又有錢又出名，我怎麼會離開你？」

「一切全是你的，」他熱誠地說。「如果我能還清你的債，對你表示感激，我希望全銀河都

屬於你。」

「可是，」艾柏林說，「你能不能先幫助我——」

「什麼？」

心理學家停了一下笑道，「作次表面的探測沒有什麼損害。它決不會觸及你的腦海。」

季剛提眼中露出十分恐懼的神情。「不能探測。我以前看過。它吸乾頭腦使人剩下一個軀殼。騾在叛徒身上用過，使他們沒有思想地在街上游盪，直到死亡解脫他們爲止。」他伸手把艾柏林推開。

「那只是心理探測，」艾柏林耐心地說。「只有錯誤操作才會傷人。我是作表面探測，連嬰兒也不會傷害。」

「沒關係，季剛提，」貝娜說：「這有幫助擊敗騾。完了之後，你會又出名又富有。」

季剛提伸出顫抖的手。「那麼，你握住我的手好嗎？」

貝娜用雙手握着它，小丑望着那些拿過來的極片。

◇ ◇ ◇

艾柏林悠閒地坐在殷市長豪華住宅的椅子上。以無表情地眼睛望着矮小的市長，他把雪茄扔掉。

「如果你希望下次馬洛大廳有些好演奏會，老殷，你可以把那些電子儀扔下水溝，那比起視聽探測器簡直天壤之別。老殷——那不是人間音樂。」

殷市長問，「我請你來不是爲了討論音樂的。騾是什麼？告訴我，騾倒底是什麼？」

「騾？哦，我告訴你，我作了次表面探測有點所得。那個畸人心理過於恐懼所以不能作心理探測。我有點收獲，你先別敲桌子好嗎——

「第一，別高估騾的體力。他也許强壯，可是畸人對他的回憶，也許是因爲他充滿可怖的回憶。他戴怪眼鏡，眼睛會殺人，他顯然有心智力量。」

「我們開始已經知道了，」市長澀澀地說。

「探測證實了這一點，我由那點出發要作些數學研究。」

「哦，要多久時間？」

「一個月吧，我可能那時可以告訴你一些事，也可能不行。那怎麼樣？如果這是謝東計劃以外的事，我們的機會將微乎其微。」

市長兇狠地面對心理學家。「我知道了，你這叛徒！說謊！你正是在基地散佈謠言和失敗主義的人，使我的工作雙倍困難！」

「我！我！」艾柏林的怒氣漸漸上昇。

市長在咀咒他，「看星塵份上，基地會勝利！一定要勝利！」

「雖然在赫力果吃了敗仗？」

「那不是失敗。你總是在傳送謊言！我們是以寡敵衆而且被人出賣——」

「被誰？」艾柏林輕鄙地說。

「被水溝裏的民主黨臭蟲！」殷市長對他大吼。「我早已經知道太空船中全是民主黨細胞！大多數都被消滅，二十艘在戰鬥中毫無理由地投降！

「這一點，請問你和那些民主黨有什麼關係？」

艾柏林聳肩不理他。「你這烏鴉！你知道不知道？撤退又如何？西萬民失去一半又如何？又是民主黨？」

「不，不是民主黨，」市長冷笑道。「我們撤退——我們基地在被攻擊時，總是先撤退，等待歷史潮流對我們有利。我也已經看到了結果。所謂民主黨已經在暗地宣誓幫助政府。它可能是更深一步的陰謀。更好的是——」

「有更好的事，老殷？」

「你自己判斷。兩天前，所謂獨立行商大會向騾宣戰，基地的力量增加了一千艘戰艦。你看，騾實在太過份了。他發現我們分裂互相攻擊，可是在他攻擊後我們却團結起來。他一定會失敗

。毫無疑問——與以前一樣。」

艾柏林仍然感到悲觀。「那麼，你告訴我，謝東的計劃中已預測了突變異種人！」

「突變異種人！我看不出他和人有什麼分別，你忘了所有跡象中最明顯的證據——你自己！」

「我自己，」艾柏林感到驚訝。

「你自己，」市長嘲笑地說。「再九個星期時間圓庫便要開啓了。那怎麼樣？它在危機時開啓。如果騾的攻擊不算危機，那麼圓庫開啓的危機又是什麼？回答我，你這笨球！」

心理學家聳聳肩。「好，如果你認為那樣便使你安心的話。請幫個忙。萬一……萬一老謝東發表演講，你總會讓我參加大典吧！」

「好。出去。九星期內不要來見我。」

「非常樂意，」艾柏林吶吶地說了走出去。

18 基地敗亡

三世紀來，四次謝東本人坐在那裏說話。而有兩次他沒有對人說話。

三世紀的九代中，老人看過了不少往事。市長第一個來到圓庫。他帶着威武的儀隊，浩蕩而

來。與他同來的是他的椅子，它比在場的椅子高上許多，而且它放在最前方，在他前面只有玻璃室。

左邊的官員鞠了一躬。「閣下，晚上的官式宣佈全已安排好了。」

「好。關於圓庫的新聞繼續向星際播放。當然，對這個題目不可胡亂推測。公衆的反應還滿意嗎？」

「閣下，相當不壞。最近惡毒的謠言已經消滅許多了。自信再恢復了。」

「好，」他揮手叫那個人退出去。

那時正是十一點四十分。

一羣行商組織的代表，三三兩兩正尊敬地向市長提供財政的支持。每個人坐在指定的座位上向市長致敬。其中輪流介紹時，海文星的蘭都也鞠躬吶吶地說：

「閣下！」

殷市長皺眉說，「我沒有叫你說話。」

「閣下，一星期前我就求見了！」

「對不起，政府為了謝東出現的事——」

「閣下，對不起，我必須請求你不要將獨立行商國的太空船分散在基地的各個艦隊中。」

殷市長聽了他的話滿面通紅。「現在不是討論的時間。」

「閣下，只有這個時間了，」蘭都焦急地說。「作爲行商世界諸國的代表，我告訴你這是無法服從的事。它必須在謝東解決難題之前下令。一旦緊急狀態過去後，將無法彌補這個遺憾，我們的聯盟將受到破壞。」

殷市長冷冷地盯着蘭都。「你知不知道我是基地軍隊的元首？我有沒有權力決定軍事政策？」

「閣下，你有權，可是有些事却是特殊的。」

「我不認爲有什麼特殊。讓你們部隊分別去對付敵人是危險的事。力量分散足使敵人強大。大使，我們必須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團結。」

蘭都覺得咽喉發硬。他省略了官式的稱呼。「你認爲謝東要說話所以感到平安。你因此反對我們。一個月前當我們船隊在德力星被擊敗時，你軟弱而屈服。我必須提醒你，基地的艦隊已經在戰鬥中被擊敗了五次，而獨立行商的艦隊會爲你帶來勝利。」

殷市長非長憤怒。「大使，極星不再歡迎你。你必須在今晚前回國去。而且我們要調查你與顛覆基地的民主派間的關係。」

蘭都回答道。「我離開時，我們的船隊會隨我回去。對你的民主派我一無所知。我只知道基

地高級官員的背叛，而非其他人士或民主派，使船隊回基地投降。我告訴你，在海軍少將的命令下，基地二十艘船向騾完整地投降。少將是你的密友——而他却審判由高甘回來的我的侄子。我們船隊不願置於可能是叛徒的指揮下。」

殷市長說。「你在離此之前將受到警衛的監視。」

蘭都在極星統治者輕視的眼光下離去。

十二點差十分！

貝娜和中朗已經來到了。當蘭都走過時，他們在後座上站了起來。

蘭都笑了笑。你們終於到了。做得怎麼樣？

「季剛提是我們的政治家，」中朗笑道。「殷市長堅持要他的創造根據圓庫，而以市長作爲主角。季剛提堅持要我們一起來。艾柏林也來了，現在可能在什麼地方游蕩。」他又緊張地說，「叔叔，你怎麼了，出了什麼事？」

蘭都點點頭。「沒什麼，我們的時機很壞，中朗。我想等騾的問題解決後便輪到我們了。」

一個莊嚴的白衣人走過來向他僵硬地一鞠躬。

貝娜的黑眼睛有了笑意，她伸出手去。「白利吉上校！你是從事太空任務？」

白上校伸手又一鞠躬，「不。我知道是艾博士要我來的，明天又回到任務上去。幾點了？」

十二點差三分！

季剛提十分憂愁不快。他的身體彎曲，眼睛不安地四望。

我抓住貝娜的手，當她彎下腰時，他低聲說，「女士，你看我玩視聽器時，這些……大人物都在場？」

「我想每個人都在。」貝娜安慰她說。「大家都知道你是銀河最了不起的藝人，你的表演是前所未見的，挺直身體坐好，保持尊嚴。」

他慢慢坐直身體。

中午到了——

——玻璃室不再是空的。

讓人懷疑的是否有人看見其中變化。那是乾淨俐落的變化；剛才裏面沒人，現在有人。

玻璃室中有張輪椅，上面一個蒼老的人，皺紋的臉上有發光的眼睛。他的聲音是唯一活着的部份。

「我是謝東！」

在沉默中他的聲音顯得雷霆萬鈞。

「我是謝東！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在這裏，因爲這並不是重要的。我有點恐懼；這個計劃似乎

有個缺點。前三世紀，不會改變的機率是百分之九四點二。」

他停了一下，又柔聲說下去，「如果你們站着，那麼請坐。有人想吸烟也請便。我的肉身不在這裏。我不希望有什麼儀式。」

「那麼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基地首次面對的問題，是到了一個內戰的後期。到目前爲止，外來的攻擊已被抵禦，根據心靈歷史的定律，這是必然的。目前的攻擊是不守紀律的外圍對付過於集權的中央政府。過程是必需的，結果也至爲明顯。」

聽衆的尊嚴漸漸消退。殷市長已經半站了起來。

貝娜困惑地傾身前望。偉大的謝東說些什麼話？她錯過了幾個字——

「在兩方面說，和解是必要的。獨立行商的反叛爲一個過份自信的政府帶來了猶豫。但是振作的機會尙在。雖然被打擊，民主制度的健全產生——」

聽衆中耳語聲音增加，他們感到震驚。

貝娜在中朗耳邊說。「他爲什麼不談騾？行商沒有反叛。」

中朗聳聳肩。

坐着的人又愉悅地說下去：

「——新而堅定的政府是內戰後基地上發生的必然結果。現在阻礙進一步擴展的是老帝國的

殘餘，而在未來幾年，它將不成爲問題。自然，我無法透露下一個問題的性質——」

在衆人喧嘩中，謝東嘴唇無聲地動着。

艾柏林已坐在蘭都隔壁，他叫，「謝東已經技窮了。他算錯了危機。你們行商可曾計劃過內戰？」

蘭都淡然地說。「是，我們計劃過，因騾的事取消了。」

「那麼騾是謝東心靈歷史中沒有準備的因素。現在如何呢？」

貝娜發現在沉默中，忽然玻璃室又空了。牆上的原子光也暗了，空氣調節的微弱聲音也沒有了。

艾柏林把手錶貼在耳朵上，忽然叫起來。「停了！老天爺！房裏誰的手錶還在走？」他簡直像在怒吼。

二十個人把手錶放在耳邊。果然沒有一個錶在走。

「好，」艾柏林恐怖地說。「時間圓庫中什麼東西停止了所有原子能源——騾在攻擊了！」

殷市長大叫。「坐好！騾還在五十秒差距的距離外呢！」

「不錯，」艾柏林也對他吼回去。「那是一星期以前的事！現在極星被轟炸了！」

貝娜感到十分沮喪，她感到咽喉收縮疼痛。

外面是羣衆集結的聲音。門被推開，一個人急速走向殷市長。

「閣下，」他急急地低說。「城市裏的車輛都不能開動，對外通訊全已中斷。據報第十艦隊已潰敗，騾的船隊已在大氣層外了。參謀本部——」

殷市長癱瘓地倒在地上。室內沒有一點聲音。外面羣衆也鴉雀無聲。

殷市長被抬扶起來，酒送到他旁邊。他嘴唇動了動，眼睛睜開。他第一句話是，「投降！」

貝娜發現自己要哭出來——不只是爲了悲哀與屈辱，而且純然是無邊的恐怖。艾柏林拉着她的衣袖，「小姐，來——」

她被由椅中拉了起來。

「我們快走，」他說，「帶了你的音樂家。」科學家的雙唇也在發抖而毫無血色。

「季剛提，」貝娜說。小丑恐懼地縮成一團。他眼睛茫然。

「騾，」他尖叫。「騾來抓我了。」

他猛力把她的手摔開。中朗用拳頭一下把他打昏，把他抱了出去。

第二天，騾的戰艦在極星登陸。將軍們駕地面車疾駛過市區。全城的原子動力車全已失靈。

謝東出現後二十四小時，基地正式淪亡。

而基地外圍的星球也相繼向騾投降。

19 追尋開始

孤獨的海文星——銀河中唯一只有一個太陽的星球——被包圍了。

以純軍事觀點來看，它是被包圍了，因爲它已經在騾的前進基地二十秒差距以內。基地淪亡後四個月，海文星的通訊也像蜘蛛網被利刀所割一樣。海文星的戰艦紛紛回頭，所以海文星也成了戰鬥基地。

別的觀點看，包圍已成事實，星球上充滿了被佔領的憂愁與絕望。

貝娜走過粉紅色的走廊，到了奶白色的桌邊，一路上茫然地打着招呼。她坐在高背椅上，無神地和人寒喧，用手揉揉疲倦的眼睛，然後拿過菜單。

她實在不喜歡這裏的食譜，然而在此地已算佳餚，這在基地上簡直是難以上桌的。這時她聽見身邊有嗚咽的聲音，她抬起頭來。

這時她才看見平庸扁鼻子的金髮女孩朱娣，她坐在和她對角線的地方。現在朱娣正在哭泣，手上拿着濕潤的手帕，鼻子已經擦得通紅。她那沒有曲線的防輻射衣服推到肩後，透明臉罩向前放，碰到點心盤上。她旁邊有三個女孩輪流在安慰她。

貝娜走了過去低聲問。「什麼事?」

有一個轉身向她聳聳肩。「我不知道。」然後，她覺得自己表達得並不好，又把貝娜拉到旁邊去。

「她今天很痛苦。她在担心她丈夫。」

「他是在太空巡邏?」

「是。」

貝娜向朱娣伸出手。

「你爲什麼不回家，朱娣?」她以愉悅的聲音說。

她不快地望着她，我這星期已出來過一次——

「那麼你將出來兩次。下星期你會出來三天——現在回家去。你們女孩有沒有在她公寓裏工作的?好，你照料她。朱娣，先去洗個臉，把桃子和奶油放回去。快去!」

貝娜又回到桌後拿去菜單。憂愁是有傳染性的。一個哭泣的女孩，會使全公寓的人都悶悶不樂。

她作了個決定後，按了按鈕把菜單又送回原處。

對面高個子的黑膚女孩說：「我們似乎除了哭泣沒有別的辦法了，啊?」

這時她的午餐來了。她把包裝紙撕掉，等它冷一下。

她說：「你能不能想些別的事做做，希拉？」

「哦，是，」希拉說：「可以！」她把煙蒂扔進垃圾處理機。

「例如，」希拉拍着小手說：「我想我們可以和騾商量，而停止這一切胡鬧。而且我……也沒有交通工具可以在騾佔領時逃走。」

貝娜仍然維持鎮靜，聲音輕鬆而憤慨。「你大概軍中沒有兄弟或丈夫吧？」

「沒有。但是我也認爲犧牲別人的兄弟丈夫是沒有意義的。」

「投降的話，犧牲更重。」

「基地投降後和平了。我們的男人不在，而銀河正和我們作對。」

貝娜聳肩甜蜜地說：「我看你是應該煩惱。」然後她低頭吃青菜。附近也沒有人再和希拉爭辯。

她按下鈕，東西收拾走，她也起身離去。

三桌處的一個女孩問希拉，「她是誰？」

希拉忿忿地說，「她是我們協調官的侄女。你不知道？」

「是嗎？」她又望了她背影一眼。「她在這裏做什麼？」

「是裝配員。你不知道現在流行愛國主義嗎？一切那麼民主，眞使人噁心。」

「希拉，」她右邊的胖女孩說。「她從來沒有用她叔叔來壓我們。你何必看不順眼。」

希拉不理她，點起一支香煙。

新的女孩聽着對面的人談天。「她應該在圓庫——事實如此——那時謝東正在講話——市長口吐泡沫，外面在暴動，還有一些事。她在騾登陸之前逃走了，他們說逃走得十分驚險——過了封鎖線——我實在奇怪她爲什麼不寫本書，戰爭故事現在很暢銷。而且她也到過騾的世界——你知道，那是在高甘，而且——」

時鐘尖叫，餐廳的人慢慢走光了。女孩還在問：「眞的嗎？」

貝娜回家時，中朗在門口接她，手上拿塊塗牛油的麵包。

「你去什麼地方？」他問。然後他又說：「我的晚餐做得很糟，別怪我。」

她瞪着眼睛望着他。「中朗！你的制服呢？你穿便衣做什麼？」

「命令，貝。蘭都正與艾柏林在一起，什麼事我可是不知道。走。」

「我也去？」她走向他。

他吻了她一下回答。「我想是的。可能有危險。」

「什麼事不危險？」

「不錯，可以這麼說。我已經去叫季剛提了。他也可能一起去。」

「你是說引擎工廠的演奏會要取消了？」

「顯然。」

貝娜走過隔壁房間坐下來吃很糟的晚餐。她說：「演奏會取消實在很不幸，工廠的女孩都十分盼望這件事。」

「好了，貝。」

「中朗，」

「唔？」

「中朗，我今天去市會堂——生產局。所以今天這麼晚回來。」

「你去　什麼？」

「嗯……」她遲疑地說：「事情變化相當大。我在工廠裏很受不了。士氣蕩然不存。女孩會無緣無故地哭泣，許多人則非常憂鬱。」

「好，那是必然的行爲。你去那邊做什麼？」

「問些問題。全海文都一樣。我去找局長，他只是聳聳肩——我在等候室等了一小時才見到他，因爲他知道我是協調官的侄女。老實說，他一點也不在乎。」

「別說得太過份，貝。」

「眞的，」她生氣地說：「我告訴你，情形不對。就像謝東遺棄我們當時的恐懼。你自己也感覺到。」

「是。」

「好，故事重演了，」她說：「我們無法抵禦騾。即使有物資也沒有民心——中朗，抵抗已無作用——」

中朗從未見過貝娜哭泣，現在也沒有。中朗摸着她的肩膀低聲說：「你把它忘了，貝。我懂得你的意思。可是已無——」

「已無辦法了，對不對！每人都那麼說——我們只是坐在這裏等刀子刺下。」

她又把剩下的三明治吃完，開始喝茶。中朗安靜地鋪床。外面已全黑了。

新任協調官——那是戰時的職務——蘭都坐在很高的樓上望着窗外。亙穴的光亮暗了，可是缺少顯著的陰影。蘭都並不多去想這種象徵。

他對艾柏林說：「據說海文星的穴光暗了後，那便是勤勉與正義睡眠的時候。」

「你最近睡得好嗎？」

「不！對不起，這麼晚叫你來，艾柏林。我喜歡夜晚勝過白晝。奇怪吧？海文星的人已經習慣了，沒有光便表示睡眠。我自己也一樣。現在不同了——」

「你在躲避，」艾柏林坦白地說：「在醒的時候你被些人包圍，你感到他們在期待你，把希望寄託予你。你受不了，所以當睡眠時，才有自由。」

「你也感覺到了？失敗的可怕感覺？」

艾柏林慢慢點頭。「是。那是種集體心態，一種無可言狀的羣衆震驚。天，蘭都，你打算如何？在這裏有個完整的文化醞釀出一個盲目的信仰，認爲過去的英雄把一切都安排好，而且照顧每個人的生命。這種心態接近宗教，你知道。」

「我不以爲然。」

艾柏林不打算再解釋下去。他從不多辯，只看着手上的雪茄說：「堅強信仰反應的特性。重要的震驚不會使信仰崩潰，那是相當完全的智力腐化結果。比較輕的則是歇斯地里，不安定之感。更進一步；瘋狂與自殺。」

蘭都咬咬指甲。「當謝東遺棄我們時，換言之，當他消逝時，我們是那麼仰仗他，結果使人無法忍受。」

「說得太笨拙了。」

蘭都問：「你有什麼辦法？」

「不，但是一定有辦法。也許謝東沒預料到騾的事。也許他並不保證我們的勝利。可是也不

保證我們會失敗。他退出了，一切要看我們自己。必須打擊騾。」

「怎麼樣？」

「我們打擊任何人的方法，都是以己之强攻彼之弱。蘭都，瞧，騾並非超人。等他被打敗後，人人都可以看得見。現在只因爲他是個無名氏，所以傳言越講越長。據說他是個突變異人。好，怎麼樣？突變異人並非是超人。

「據說銀河每天要生出幾百萬突變異人。而幾百萬中只有百分之二可以用顯微鏡與化學方法探測出來。而在那百分之二中又有百分之二是用肉眼可以看得出來的畸人，適合於娛樂場所及實驗室之用。而其中只有幾個可能在某些方面有特殊之處，不論它是正常或不正常。你懂吧，蘭都？」

「懂。騾呢？」

「假設騾是個突變異種人，我們可以假設他有一些心智才能，那是可以用來征服宇宙的。換言之，他也有他的缺點，那是我們要找到的。在別人眼中，他也許神祕羞怯，但是這種缺點必須不顯著。如果他是個突變異人的話。」

「有其他辦法嗎？」

「可能。突變異種的證據要看白利吉上校，他本是基地的新聞官。他由一些對騾稍有知悉的

人收集一些資料。白利吉根據這些不全的資料在工作。顯然騾也因爲被人目爲變種異人而更壯聲勢。」

「有趣。你想了多久了？」

「我沒有想過，那只是種可能性而已。蘭都，比方說，騾發現了種輻射形式能壓制心智能力，有如他有方法壓制原子反應似的。那麼如何呢？那能不能解釋什麼打擊了基地和我們？」

蘭都似乎無語可對。

他說：「你對騾的小丑研究得怎麼樣了？」

現在艾柏林遲疑了。「沒什麼進展。在基地淪亡前，我坦率地和市長談過，希望他能鼓起勇氣來。不過，如果我的數學工具足夠的話，我可以自小丑身上完全分析出騾來。那麼我們便可以了解他了，而進一步解決許多疑難。」

「什麼？」

「思想，人類。騾擊敗了基地的海軍，可是他並沒有使更弱的獨立行商艦隊在戰爭中撤退。基地一擊卽潰，獨立行商則全力奮戰。他先用他的消滅力場加予尼蒙星獨立行商的原子武器。這種驚惶使他們失敗，可是他們仍在反抗力場。如果他再用它來對付獨立行商，便沒有那麼有效了。」

「可是它却再三地運用來攻擊基地，而且全都有效。爲什麼？由我們的智識來說，那是不合理的。所以其中必然有我們不知道的因素。」

「叛逆？」

「那是胡說，蘭都，完全無稽的胡說。基地沒有一個人不對勝利滿懷信心。誰會出賣勝方？」

蘭都走到曲窗前凝望黑暗。他說：「我們現在確信會失敗，卽使騾有千般缺點，卽使他有漏洞——」

他沒有回頭，又說：「時間圓庫事變後，我們輕易地逃避了。別人也可能逃了出來。那只是少數人，大部份人沒有。消滅力場可能已有反作用。那需要很大力量。基地海軍的船可能已經飛去海文或其他星球繼續奮戰。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事實上他們已遺棄軍隊了。

「基地的地下份子對這件事也毫無辦法，騾有禮地向行商們保證他們的財產與利益。」

艾柏林頑固地說：「行商們一直反對我們。」

「他們也有此力量，艾柏林，我們有理由相信騾或其工具已經與獨立行商星球的當權人士有了接觸。二十七個行商世界至少有十個已經靠向騾了。海文星上也有些人對騾的統治不會感到不快。還有十個世界在搖晃不定。」

「你認爲海文星無法抵抗騾。」

「不錯，」蘭都憂愁地望着心理學家。「我看海文是在等待騾。所以我請你到這裏來，我希望你離開海文。」

艾柏林十分驚奇。「你這麼想？」

蘭都感到十分疲乏。「柏林，你是基地最偉大的心理學家。眞正的偉大心理學家已隨謝東去逝，你是目前最好的。你是我們擊敗騾的唯一機會。你不能留在這裏，你應該回到老帝國的地方去。」

「去川陀？」

「對。一度帝國現在已滿目瘡痍，可是那裏還有些事物。那裏有許多記錄。你可以在那邊學習數學心理學，也許將可以解釋小丑的思想。當然，他和你一起去。」

艾柏林冷冷地說：「我懷疑他會去，即使他很怕騾。除非你侄女陪他去。」

「我知道。中朗和貝娜也因爲這個理由和你一起去。還有柏林，另有一個目標。謝東在三世紀前建立了兩個基地，每個在銀河的一端。你必須找到第二基地。」

20 叛逆

市長的宮殿——一度是市長的宮殿——在黑暗中聳立着。在征服與戒嚴令下全市寂然無聲，巨大銀河焦鏡的幕面上現出以基地爲中心的銀河一部份。

三世紀來，基地由科學家的計劃基地發展爲統治很多星球的帝國。

白利吉並不感到驚奇。

城市憂鬱安靜，宮殿被外人佔領，已經代表了現況，但是白利吉上校站在宮殿門口，舌下藏着小型原子彈，他拒絕接受現實。

一個形體移近來——上校低下頭。

耳語十分低。「上校，警報系統和以前一樣。進行！」

上校輕悄地溜進拱門，下面是殷市長的花園。

四個月前在時間圓庫中，他的心中一直還在回想。老謝東說的話是錯的——而且困惑——穿着五顏十彩的殷市長昏了過去——羣衆集結起來，等待不可避免的投降命令，年輕人中朗扛着小丑由邊門消失。

而他自己，則是車子不能開動。

他擠過無領袖的羣衆中，走到一個民主黨的地下巢穴。總部中也沒有一個人。

次日，黑色異國船在空中出現，登陸在附近城市中。白利吉上校感到無奈與沮喪。

他開始他的旅程。

三十天中，他步行了二百哩，改穿工人服裝。他走了長長的路，才發現了遺留的地下份子。

這城市名叫牛頓。他在一幢破屋中找到一個小眼睛大骨格的人。上校喃喃地說。「我由米蘭來。」

那人回答道。「米蘭今年還早。」

上校說，「不比去年更早。」

這人還站在門口。他說，「你是誰？」

「你不是狐狸嗎？」

「你老是發問而不答話？」

上校輕吸一口氣，然後鎮定地說。「我是白利吉，艦隊長，民主地下黨的黨員。我可以進去嗎？」

狐狸讓開路。他說，「我眞名叫巴林。」

他伸手，上校握着他。

房間雖小而整潔。一角上有部書籍影片的放映機，在上校眼中看來可能是相當口徑的火器。鏡頭對着門口，可能是遙控的。

狐狸隨着客人眼睛看去，微笑一下。他說，「是的！那是對付殷市長那個臭虫的？可是對騾沒有用，對吧？對騾一點也沒有用。你餓嗎？」

上校下巴肌肉緊縮一下，點點頭。

「等一分鐘就好了，」狐狸由架上拿出一些罐頭，把兩個放在白利吉面前。「把手指放在上面，等熱了便可以。我的熱控制器完蛋了，這種事使你想到現在正在打仗。」

他的腔調很高興，但是眼睛却很冷漠。他坐在上校對面說，「如果我對你有什麼不喜歡的地方，你坐的地方正是個燃燒的焦點。知道嗎？」

上校沒作聲。他前面的罐頭在壓力下打開了。

狐狸急促地說，「啊，對不起，是湯，現在食物很缺乏。」

「我知道，」上校說。他迅速地吃，沒有抬頭。

狐狸說，「我以前見過你，我想起來了。可是鬍子一長便不一樣了。」

「我三十天沒剃鬍子了。」然後又厲聲說，「你要什麼？我的口令正確。我有身份證明。」

對方揮揮手。「好，我同意你是白利吉。有口令的人很多，還有身份證——聽說過李華嗎？」

「是。」

「他跟騾了。」

「什麼，他——」

「是，他高喊『决不投降』。狐狸嘴唇像在笑，但是沒有笑出聲。還有韋立，也跟着騾！賈利和諾斯。跟了騾！爲什麼白利吉不會？我怎麼知道？」

上校只是搖搖頭。

「沒有關係，」狐狸輕說。「他們一定有了我的名字——如果諾斯已經過去——如果你是合法的，新認識和舊認識的危險全一樣。」

上校已經說完了。他仰靠在椅上。「如果你這裏沒有組織，我該去那裏尋找？基地可能已降，我還沒有。」

「哦，上校，你不能一輩子流浪下去。這些日子基地的人旅行必須有許可證。你知道嗎？還有身份證。你有沒有？還有，老海軍的人必須到附近佔領總部去報到。那就是你，啊？」

「是。」上校聲音無情。「你以爲我是爲了恐懼而逃跑。高甘被騾佔領前不久我在那裏。一個月中，軍閥們幾乎沒有什麼抵抗。地下份子早已經知道，如果不控制海軍任何事情無法成功。騾顯然明白這點。」

狐狸想了想點點頭，「合邏輯。騾十分澈底。」

「我盡快扔掉制服。我留起鬍子。可能以後別人也會這麼做。」

「你結婚沒有？」

「妻子已死，沒有孩子。」

「那麼你不怕有人質。」

「對。」

「要我的忠告嗎？」

「如果你有的話。」

「我不明白騾的政策，或是他打算如何，不過有技巧的工作者還沒有受到傷害。現在原子武器的生產十分衆多。」

「是。似乎是繼續反抗。」

「我不知道。騾是個利害角色，他可能會勸工作者投誠。如果連謝東的心靈歷史都沒算出他，我也不想嘗試。不過你穿的是工作服。這建議有用嗎？」

「我不是有技巧的工作者。」

「你可能上過原子軍事學，對嗎？」

「當然。」

「那就夠了。原子力場軸承公司便在本鎮。告訴他們你有經驗。當初替殷市長管廠的臭鬼，還在替騾管理。他們不多問，只要找到工人就好。他們給你身份證，你可以到住宅區申請房間。你可以開始了。」

於是白利吉上校成了原子力場軸承四十五廠的工人，經過一個特工人員的介紹，他成了「叛逆」，使他幾個月後到了殷市長的花園裏去。

白利吉在花園中看着手掌中的儀表。內部警告力場還在動作，他又等待。他口中原子武器的壽命還有半小時。他用舌頭輕輕地捲動着。

輻射儀表停止了。上校輕輕向前走。

到目前爲止，一切相當順利。

他想，原子武器的生命也便是他的生命。而它的死亡也就是他的死亡——亦復是騾的死亡。

四月來，私人之戰已到最後關頭；這場戰鬥由進入牛頓的工廠着手。他是個工人，拿薪水，晚上在鎮中消磨時間，不談政治。

兩個月來他也沒去見過狐狸。

然後有一天，他坐在工作凳上，有一個人過來，他口袋中有張紙條，上面寫着「狐狸」。他把它扔進原子室中，它立刻消滅無踪，然後囘去工作。

這天夜裏他到了狐狸家，參加一場牌局，另外兩個人他早已慕名，另外一個則是他的舊識。

他們一邊打牌一邊說話。

上校說，「這是基本的錯誤。你活在爆炸的過去時代。八十年來，我們的組織一直等待正確的歷史運動。謝東的心靈歷史使我們盲目，它認爲個人並不包括在其學說中，個人也不創造歷史，在經濟社會因素上面，個人只是個傀儡。」他調整一下紙牌，拿出一個籌碼。「爲什麼不殺掉騾？」

「現在殺了他又有什麼用？」他左邊的人問。

「你瞧，」上校扔掉兩張牌。「那是態度問題，這個人是數百兆人中之一。銀河不會因爲一個人死去而停止旋轉。騾不是個人，他是個變種。而且他已推翻了謝東的計劃，你無需再多分析，因爲他實際上已破壞了心靈歷史學。如果沒有他，基地還不會淪亡。如果他死了，那麼淪亡情況可能會改變。」

「哦，民主黨人反抗市長和行商已經有八十年了。我們不妨試試暗殺。」

「怎麼下手？」狐狸提出現實的常識問題。

上校慢慢地說，「我想了三個月還沒有找到答案。我到了這裏五分鐘就有了個主意。」他望著右邊西瓜臉的人。「你以前是殷市長的侍衞長，我不知道你是地下份子。」

「我也不知道你是的。」

「你在當侍衞長時，一定定期檢查宮殿的警報系統。」

「是。」

「現在騾住在宮中。」

「他們是那麼說，雖然他是個不發表演講，不作公開露面的謙虛征服者。」

「這是老故事了，不過沒有關係。我們需要你這位前侍衞長。」

紙牌揭開，狐狸收走籌碼。他又開始慢慢分牌。

前侍衞長拿起牌，說，「對不起，我檢查只是例行公事，事實上我並不懂。」

「我知道，不過你內心一定記得控制，如果我們用心理探測器的話，你會指示出來。」

侍衞長的圓臉忽然變了色。「心理探測器？」

「你不用担心，」上校說。「我知道如何使用。除了衰弱幾天外，不會有別的傷害。卽使有什麼傷害，你也應該準備承當。我們有人會做定時炸彈，我自己帶去找騾。」

人們聚集起來商談。

上校又說下去，「在某一個晚上，極星在宮殿附近將發生暴動。不是眞的戰鬥。只是騷亂而已。只要把宮殿警衞的注意力吸引過來——」

自這天開始一個月，他們忙着準備，白利吉上校由社會轉入地下，担任暗殺的任務。他到了宮內，發現他自己的心理異常愉快。內部有澈底警報系統，便表示警衞並不多，可能連一個也沒有。

他心中對樓下瞭如指掌。他無聲地在地氈上移動。他走上電梯默默地等待。

他前面是個小小的關閉門戶。裏面便是擊敗了不可擊敗基地的突變異種人。他來得早些——炸彈還有十分鐘生命。

五分鐘過去了，這裏仍然寂靜無聲。騾還有五分鐘生命——白利吉上校也一樣——一陣衝動使他向前走。這個計劃已經不會失敗了。炸彈一炸，全宮殿都不會倖存。一扇門之阻擋根本不是什麼事。然而他希望和騾一同死去。

最後他重重地向門戶衝過去——

它打開了，照着刺人的光線。

白利吉差點摔跤，他又穩定了自己。小房間中央一個懸掛的魚缸前站着一個莊嚴的人。

他制服黑色，他失神地輕敲魚缸，裏面有各色的魚在游來游去。

他說，「進來，上校！」

上校舌下的小小金屬球開始不祥地膨脹——在物理上那是不可能的，上校知道。它還有一分

鐘。

穿制服的人說，「你最好把它吐出來才好說話。它不會炸。」

一分鐘後，上校低頭慢慢把圓球吐在手心上。他猛力把它向牆摔去。它輕輕落在地上，毫無變化。

「你怎麼知道？」上校問。

「你得怪一個有效的反顛覆系統。我可以指出你黨人中的每一個，以及每步計劃——」

「你讓它們進行下去？」

「有什麼不行？我來此的目的是找出你和別的人。我在幾個月前便可以找到你了，你當時在軸承工廠當工人，這樣反而比較好。如果你沒有發動重要計劃，我的人會向你建議。結果則比較戲劇性。」

上校眼光無情。「我也知道。現在解決了？」

「才開始。來，上校，坐下。英雄主義是軍人的玩意，我們不感興趣。上校，你十分有才幹，根據我的資料，在基地上你是第一個知道騾的力量的人。而且你對騾的早年情況極感興趣。你的才能是公認的，而騾也不怕他的敵人的才幹，因為騾有力量把他轉變為朋友。」

「這便是你的目的？不可能！」

「可能！那便是今晚喜劇的目的。你是聰明人，你對騾的小小陰謀已幽默地失敗了。也許我們不能稱之為陰謀。難道你的軍事才能允許你把艦隊用在失敗的行動上？」

「先得承認那是失敗的行動。」

「騾已經克服了基地。它將成為他偉大目標的第一步。」

「什麼偉大目標。」

「征服整個銀河。把支離破碎的衆世界統一成新的帝國。癡笨的愛國主義者，那是你們謝東的古老理想的實現。你應當幫助我們的理想實現。」

「我自然可以，但也自然不願意。」

「我了解，」總督說，「還有三個行商世界在抵抗。他們無法持久。那是基地的最後力量。你還要堅持。」

「是。」

「可是你已經沒有力量了。自願參加是一種辦法，另外還有辦法。不幸騾不在這裏。他仍然在領導對行商世界的戰鬥。他不斷和我們聯絡，你不需要等待太久。」

「什麼？」

「把你轉變過來。」

「騾，」上校堅持地說。「會發現你的才能。」

「可是他無法。我不能等那麼久。你不知道我。哦，你去過高甘，你應當見過我。我戴着單眼鏡，毛領的紅袍，高帽子——」

上校不快地說，「你是高甘的軍閥。」

「是，我現在是騾的忠心總督。你看，他非常有說服力。」

21 星空插曲

包圍進行得很成功。在無涯的星空中，現有的船隻決不能監視得面面俱到。一個有經驗的駕駛駕駛性能優越的太空船，即使相當幸運，也無法避免一些漏洞。

中朗冷靜地駕駛着一艘太空船由一個星到另一個星。如果附近有巨星使他的躍進困難，不過也使敵人的探測更困難。

一度船隊經過了死亡空間的內圈，在封鎖下通訊困難，然而還是能夠通過。

敵人廣播在一週來只播送些控制基地的消息，而中朗也駕船在邊區作了數次躍進。

艾柏林到駕駛室來，中朗由圖表上抬起頭眨眨眼睛。

「什麼事？」中朗由中央走下來到貝娜修改的小起居室來。

艾柏林搖搖頭，「騾的電台正在作特別廣播，你可能想聽。」

「可能，貝娜呢？」

「在準備晚餐。」

中朗坐在季剛提的小床上。騾的特別廣播，只是例行的宣傳。先是軍歌，然後是無聊廣播評論，接着是小消息。然後是沉默，過後喇叭吹起新的高潮。

中朗忍受著，艾柏林吶吶自言自語。

新聞又開始了，是一些戰事消息。

「沙民少將率領的巡邏艦隊今日在攻擊伊斯星後歸來——」幕上廣播員謹慎無表情的臉孔消逝而成爲一片黑暗，星空中一羣太空船急駛而歸。聲音已繼續下去——

「戰爭中最令人印象深長的戰鬥，是重巡邏艦圓團號和敵人三艘『諾瓦』級的戰艦遭遇——」

銀幕上又出現一艘大船在左右射擊作戰，星團號急轉個彎，又向另一艘船攻擊。

廣播員又繼續說明它的最後成功的一擊。

然後是轟炸尼蒙星的現象。尼蒙星已被摧毀。一陣壓人的沉默。

聲音最後莊肅而緩慢地說：

「我們元首的命令宣佈，海文星球反對他的意志，已經接受了失敗的命運。目前本國艦隊已佔領海文星。反對力量已迅速摧毀。」

銀幕畫面消失了，接着是跳舞的音樂，艾柏林把開關關掉。

中朗起立一言不發不穩地走開，心理學家不去阻擋他。

貝娜由廚房出來時，艾柏林作勢叫她不要說話。

他說：「他們佔領海文星了。」

貝娜說：「已經？」她不信地睜大眼睛。

「沒有戰鬥，沒有反抗——」他停止下來吞口口水。「妳別去找他。對中朗來說，是很不愉快的事。我們不要等他吃飯。」

貝娜望了駕駛室一眼，說：「好吧！」

季剛提沒有精神地坐在桌後，他既不吃又不說話，眼睛恐怖地望着前方。

艾柏林吃着冰凍水果，無神地說：「兩個行商世界作戰。他們戰鬥，流血，而不投降。而海文——和基地一樣——」

「爲什麼，爲什麼呢？」

心理學家搖搖頭，「那是所有問題的一部份。每個景像都反映出騾的個性。他如何能不費吹

灰之力不經過流血，一下就攻破了基地——而行商世界還在抵抗？原子反應的毯子是個可笑的武器——我已經討論得很厭倦了——它居然只在基地上有效。

「蘭都建議，」艾柏林緊皺雙眉說：「那可能是種輻射的意志壓迫器。可是爲什麼不用在伊斯和尼蒙上——那裏戰鬥得十分激烈，用了騾的軍力和一半基地武力才能打敗他們。是，我看見基地的艦隊也在攻擊。」

貝娜低語道：「基地，然後是海文，災禍似乎尾隨着我們。我們都在千鈞一髮中逃生，還會那麼幸運下去嗎？」

艾柏林沒有聽見她的話。他自言自語地說：「還有一個問題，還有一個。貝娜，妳記得有次新聞說騾的小丑不在極星上；懷疑他逃向海文或是被他的綁架者帶去的。他仍有重要性，貝娜，我們還不能了解。季剛提一定知道一些對騾是致命傷的事，我確信。」

季剛提臉色蒼白地分辯：「不……先生，大人……我發誓我沒有你們想知道的智識。我已經把我所知的說完了，你們已經把我的智識吸光了。」

「我知道……我知道。那也許是件小事。一個小小的線索，你我都無法認知。可是我必須發現它——尼蒙和伊斯即將淪陷，最後只剩下我們，獨立基地的最後一些遺民。」

星羣逐漸濃密表示已接近銀河中心。重力場開始重叠，使星際躍進時遭遇到一些振動。

艾柏林替中朗計算，貝娜試驗可能的路線，以不同方法得到眞正解決。連季剛提也在普通的計算機前作例行工作。

一個月將近結束時，貝娜已可以在銀河望遠鏡中觀察到紅光彎動射來。「你看它像什麼？它像條十呎的蚯蚓，它消化不良。最後你會把我們送囘海文。」

「是，」中朗忿忿地說：「如果你不閉口的話。」

過了一會，中朗在駕駛室中對季剛提說：「把艾柏林叫醒，要他立刻來。」

他又對在梳頭髮的貝娜說：「我們被偵查到了，貝。」

「誰？」貝娜放下手問。

「天知道，」中朗說：「我想是被有火器和受過訓練的人。」

艾柏林進來時，他身穿睡袍兩眼惺忪。中朗强作鎮靜地說：「似乎我們到了內部王國一個叫費利亞的地方。」

「從來沒有聽說過，」艾柏林說。

「我也沒有聽說過，」中朗說，「我們被一艘費利亞的船阻止了。我不知道它的立場。」

費利亞船上的船長帶了六個武裝軍人上了船，他矮小頭髮稀疏，雙唇很薄，皮膚乾燥。他咳嗽一聲坐下去翻開手上的擋案。

「請把護照和船的報關單拿出來。」

「我們沒有，」中朗說。

「沒有？」他拉起皮帶上的對講機，迅速地說，「三個男人一個女人。沒有文件。」他又在文件上作個記號。

他說，「你們是那裏來的？」

「西萬尼，」中朗說。

「在那裏？」

「十萬秒差距，川陀西八十度——」

「好了，好了！」中朗看它詢問者在本子上寫，「來處——邊區。」

費利亞人又問，「你去什麼地方？」

中朗說，「川陀區。」

「目的？」

「遊覽。」

「有沒有帶什麼貨？」

「沒有。」

「嗯——我們要檢查。」他對兩人比比手勢，中朗不阻止他們檢查。

「你爲什麼來費利亞區？」那人眼光並不和善。

「我們不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我沒有好圖表。」

「爲這點，你要付一百點——加上國稅等等。」

他又對對講機說話，可是他聽的比說得多。然後又問中朗。「懂得原子技術嗎？」

「一點，」中朗小心地說。

「是嗎？」費利亞人闔上擋案。「邊區人對這方面比較專長。穿上衣服跟我來。」

貝娜向前走一步。「你要他去做什麼？」

中朗輕輕推開她，又冷冷地問，「你們要我去那裏？」

「我們電廠需要小小調整。他陪你來，」他指着季剛提。

「他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中朗厲聲說。

官員冷冷地望着他，「聽說附近發生海盜事件。我們大致曉得一些海盜的情形。所以這是例行檢查。」

中朗遲疑了一下，六個拿着武器的人是無法爭辯的。他在櫥中拿下上衣。

一小時後他在費利亞船上站直身體忿怒地說，「我看馬達沒有一點毛病。這裏是誰主管？」

張工程師說，「我。」

「好，讓我走——」

他領頭走到軍官區，小等待室中只有個軍士。

「和我一起來的那個人呢？」

「請等一下，」軍士說。

十五分鐘後季剛提被帶了進來。

「他們把你怎麼樣了？」中朗迅速地問。

「沒什麼，沒事，」季剛提搖搖頭。

在費利亞一共花了二百五十點，他們又回到太空了。

貝娜强笑一下，「有沒有人監視我們？」

中朗回答，「沒有費利亞的船——我們暫時還不離開。來。」

他們聚集在他身邊。

他蒼白着臉說，「那是基地以前的船，船上是騾的人。」

艾柏林撿起掉在地上的雪茄。他說，「這裏？我們離基地三萬秒差距。」

「可是我們也在這裏。他們自然也可以來。天，艾柏林，我受夠了。我告訴你，那是基地船

的基地引擎。」

「那麼他們怎麼來的？」貝娜又問，「兩條船在太空相遇的機率如何？」

「那有什麼關係，」中朗說，「它可能表示我們被人跟踪。」

「跟踪，」貝娜說。「經過超太空？」

艾柏林疲倦地打斷他們。「可能，好船加好駕駛。我對機率並不感興趣。」

「我沒有隱瞞我們的途徑，」中朗說，「瞎子也追得上我們。」

「胡說，」貝娜說，「你在胡亂跳躍，原來的方向根本沒有意義。而且我們不止一次地在躍進時發生錯誤。」

「我們是在浪費時間，」中朗生氣地說，「那是騾控制下的基地太空船。它阻止我們，搜查我們。它抓住我和季剛提做人質，使你們閉口，怕你們懷疑。我要把它消滅。」

「等等，」艾柏林說，「你以爲他是敵船，便要把我們毀滅？想想看，老兄，他們何必費盡心力來追踪我們，又把我們放走？」

「他們對我們的去向感到興趣。」

「那麼他們又何必阻擋我們使我們提高警覺？」

「我有我的想法，艾柏林，別阻擋我，否則我要打昏你。」

季剛提向前傾身。他鼻子興奮地噏動。「對不起，我要打擾你，不過我的可憐頭腦有個奇怪的想法。」

貝娜知道中朗會不高興，她拉住艾柏林連忙說，「你說說看，季剛提。大家會誠意地聽。」

季剛提說，「當我在他們船上時，我感到驚奇與恐懼。老實說，我對以往的事許多都想不起來。許多人盯着我，說些我聽不懂的話。到了後來——有如陽光穿過黑暗一樣——我發現一個我知道的臉孔。只是一瞬卽逝——然而它強烈地留在我回憶中。」

中朗問，「那是誰？」

「好久以前和我們在一起的上校，你第一次救出我的時候。」

季剛提說了笑笑，顯然是想讓人加强印象。

「上校……白利吉……？」艾柏林厲聲問，「你確定嗎？確定不錯？」

「先生，我可以發誓。」他把手按在胸前。「我可以對着騾發誓。」

貝娜不解地問，「那是什麼意思？」

小丑熱切地看着她，「女士，我有個理論。我想那是銀河之神放在我心中的。」他提高聲音不讓中朗插嘴。

「女士，」他只對貝娜說，「如果上校也和我們一樣駕船脫逃，如果他碰到我們，他也會懷

疑我們是來追擊他的，有如我們懷疑他一樣。那麼他何必演一場進入我們太空船的喜劇？」

「那麼他又爲什麼要我們到他船上去？」中朗說，「不對。」

「有什麼不對？」小丑說，他忽然神志清明起來。「他派個我們不認識的士官，他在擴音器中把我們的樣子說給他聽。上校聽後會記起我來——因爲我的醜相在銀河中並不多見。我正是你們諸位的身份證明。」

「然後他離開了我們？」

「我們對這次任務所知多少？他認爲我們不是間諜便放了我們？他何必使他的祕密任務被懷疑？」

「中朗，」貝娜說，「別頑固。」

「可能有理，」艾柏林說。

中朗面對他們，覺得十分無奈。小丑的流利解釋使他感到不安。什麼事不對勁。可是他的怒氣在不安中消退了。」

「且慢，」他低語，「我想我們有隻騾的船了。」

他的眼睛因海文淪亡而悲痛。

別人也了解他。

22 新川陀之死

新川陀　迪卡斯星系的小行星，由沙克大帝重行命名者，他是第一帝國的最後國王。它是陰影帝國的陰影世界，它的存在只有法統的重要地位。在新川陀的第一代王朝下……

……

銀河百科全書

以新川陀來命名這個星球！新川陀！當你說起這個名字時，也許會想到偉大原始川陀的新星。在兩個秒差距外，舊川陀的太陽還在照耀，前世紀中銀河帝國首都還對沉靜的星空有相當作用。

人們甚至也是老川陀的居民。人口不多——百億人口，可是在五十年前，曾有四兆人。大大的金屬世界已成破片。聳立雲際的多頂塔也已倒塌——到處都是烽火瘡痍。

這個世界居然會是銀河二千年來的中心——它統治了無涯的宇宙，而且成了統治各星系的主人——可是它居然會在一個月中死亡。多少年來雖然王朝迭興，它一點也沒有受到影響，現在終於成爲昨日黃花。銀河的光榮只是一片廢墟。

多麼悲愴的變化！

多少世紀來，五十代人類的輝煌成就已腐敗到無法使用。在星球金屬基地破碎支解時，數兆人死去，千百萬人離開這裏。這裏不見日光已有千年的土地又見到了太陽。

人類創造了工業奇蹟，現在又回到土地上。巨大的交通網絡已種植五穀。塔的陰影下放養牛羊。

可是新川陀還存在——它本來是偉大川陀陰影下的一顆小星，在烽火戰禍下，沙克大帝攜家到這裏來逃難，他們住在這裏等反叛平息。這裏仍由帝國統治。

一個銀河大帝國只有二十個農業世界！

嘉博九世統治着這二十個世界的可憐農民。他眼中仍看見帝國的光榮與權力。可是他兒子，有日會成爲嘉博十世，是在新川陀出世的。

他所知的只有二十個世界。

高佐德駕着新川陀最好型式的地面車。他是新川陀的最大地主。他早年是個無惡不作的親王，不過父王的管理使他還有所約束。現在他却是無惡不作王子的遊伴，這個王子憎恨而且約束着他的老王。

高佐德坐着金碧輝煌的車子巡視他的領土，他起伏數哩的麥田，以及他的佃農與長工——他

仔細地考慮他心中的問題。

在他旁邊是年老蒼邁的司機，微笑地逆風駕車前行。

高佐德迎風對天說：「你記得我告訴你的話，清尼？」

清尼的稀薄灰髮迎風而飛。他沒牙的嘴巴張開微笑，使臉上皺紋更深，有如他一直保有一個很大的祕密。

「我記得，先生。」

「你怎麼想，清尼？」問題中有點不耐。

清尼想起當年他也年輕漂亮，是老川陀的貴族。清尼記得流浪來此，而成了高佐德的佣人。

他輕嘆一聲。

他又低聲說：「先生，要基地訪客來是件方便的事。特別是他單船而來，單船的戰士。他們可能受到什麼樣的歡迎？」

「歡迎？」高佐德憂鬱地說：「也許。不過那些人是魔術師，可能很有法力。」

「呿！」清尼說：「距離會使事實朦朧糊塗。基地只是個世界，公民只是人。如果你射擊他們，他們也會死。」

清尼把船訂好航線。下面有條如帶的閃光。他低語道，「他們現在說的不是一個邊區的人使

全宇宙翻天覆地了?」

高佐德忽然感到懷疑。「你知道些什麼?」

在司機上臉無笑容。「沒什麼，先生。這只是個無聊的問題。」

鄉紳的遲疑已經過去了。他忽然坦率無禮地說。「你問的問題不是無聊的，你的求知方法也很特別。可是聽着，這個人叫做騾，他的一個臣民在幾個月前來……有公文。我又等另一個……現在……已得到結論。」

「那些新來的人呢?那些人不是你要等的?」

「他們沒身份證明。」

「據說基地已經被俘——」

「我沒有告訴過你。」

「不過有些傳說，」清尼冷冷地說：「如果正確的話，那麼他們可能是難民，為了友誼，可以把他們拘留起來留給騾的人。」

「是嗎?」高佐德不能決定。

「而且，先生，人人都知道，征服者的朋友是最後的受難者。我們有心理探測器，而這裏有四個基地的頭腦，許多事情可能有用，特別是對於騾。然後騾的友誼將可以更鞏固。」

高佐德沒有開口。他想到一件事不禁打個冷顫。「如果基地沒有淪亡，傳說全是假的怎麼辦?本來就說基地是永遠不會失敗的。」

「我們已經過了迷信的年齡，先生。」

「假如它沒有被征服，清尼，想想看!如果沒有淪亡的話。騾向我保證過，不錯——」他說得太多了。「他是在誇口。可是誇口是風，而事實才是堅實的。」

清尼無聲地笑道：「事實是堅實的，不錯。人們可以找到比銀河一端基地更可怕的事。」

「還有親王在，」高佐德幾乎自言自語地說。

「他也和騾來往，先生?」

「不盡然，和我不一樣。可是他越來越野越難控制了。他被鬼迷住了。如果我抓住一些人，他會為他自己把他們拉走——因為他還有些技巧——我還不打算和他翻臉。」他臉色惱怒。

「昨天我還見到那些陌生人，」灰髮的司機說：「有個奇怪的女人，膚色比較好。她走起來豪放得像個男人，烏黑的頭髮使她臉色顯得蒼白。」高佐德忽然驚奇地望着他。

清尼說下去。「我看親王不會尋找和解。如果你把女孩留給他，他可以把別的給你——」

高佐德忽然想起一件事，「好主意!眞是個好主意!清尼，回頭!清尼，如果一切都好的話，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你的自由。」

高佐德一回去，便發現私人室中有個信丸在等他。那是用人們不知道的波長傳送來的。高佐德輕輕一笑。騾的人來了，基地已淪陷。

貝娜模糊的幻想中看到帝國皇宮，但是它與實際全不相配。她感到失望。房間很小，非常平凡。宮殿還不如基地市長的寓所，可是嘉博九世——

貝娜完全明白一個國王應該是副什麼樣子。他不該像某人的慈祥祖父。他不應該瘦削蒼白衰弱——或是親自爲他的訪客端茶。

結果正是如此。

嘉博九世笑着替他客人倒茶。

「親愛的，這是我的愉快。許久以來，我一直沒機會歡迎來自外省的嘉賓。我老了，我兒子替我應付這些事。你沒見過我兒子？好孩子。也許堅强了點。不過他還年輕。你要不要香丸？不要？」

中朗打算打斷他的話。「陛下——」

「是。」

「陛下，我們無意要打擾你——」

「胡說，一點也不打擾。今晚有國宴，在此之前我們是自由的。你們是那裏來的？我們好久

沒有國宴了。你說你們來自安略南省？」

「基地，陛下！」

「是，基地。我記起來了。我在地圖上看過，它在安略南省。我沒有去過。醫生禁止我長途旅行。那邊的情況如何？」他問。

中朗吶吶地說：「陛下，我並不抱怨。」

「好，我會嘉獎那邊的總督。」

中朗無奈地望了艾柏林一眼，他的聲音響了。「陛下，據說去訪問帝國大學川陀圖書館要陛下批准。」

「川陀？」國王輕聲問，「川陀？」

他臉上劃過困惑的痛苦顏色。「川陀？」他低聲說：「我記起來了。我有計劃率大隊艦隊回去。你和我一起去。我們一起打敗叛徒金讃。我們一同重建帝國！」

他的彎背直了起來。他聲音變得有力，眼睛奕奕有神。然後他眨眨眼輕說，「金讃死了。我彷彿記得——是，是了！金讃死了！川陀已經死了——一時不存在了——你說，你是那裏來的呢？」

季剛提對貝娜低說，「他眞是國王嗎？我一向認爲國王應該比普通人聰明睿智而偉大。」

貝娜叫他別說話。她說，「如果陛下簽個命令讓我們前往川陀，它對大家都有好處。」

「去川陀？」國王又失神茫然起來。

「陛下，我們代表安略南省總督，他說金讃還活着——」

「活着！活着！」嘉博吼道。「那裏？立刻作戰！」

「陛下，在什麼地方還不知道。總督派我們來把事實向陛下報告。我們要去川陀尋找他的躲避地方。一旦發現了——」

「是，是——一定得找到他——」國王走到牆邊用顫抖的手按下小光電管。他歇了會又說，「我僕人還不來，我不能等他們。」

他在一張白紙上畫了些字，簽上名字。他說，「金讃將會了解他國王的權力。你們是那裏來的？安略南？那邊情況如何？國王的名譽可好？」

貝娜由他手上拿過紙。「陛下十分受人愛戴。民衆都知道你愛百姓。」

「我應該去看安略南的百姓，可是我醫生說——我記不得他怎麼說的，不過——」他抬頭，眼光銳利，「你說金讃什麼？」

「沒有，陛下。」

「他不該得寸進尺，回去告訴你的人民。我們要堅守川陀！我父親率領艦隊，把反叛的金讃

凍結在太空。」

他眼睛已變爲無神。「我說了些什麼？」

中朗起立深深一鞠躬。「謝謝陛下的仁慈，我們晉見的時間已經到了。」

這時嘉博又像個國王，他一個個送他們到門口——

到另一個房間時，二十個武裝士兵正包圍着他們。

一支手鎗閃光——

貝娜立刻恢復神志，但是仍有置身何地的感覺。她明白記起那個自稱爲國王的老人，可是門外却等待了另一些人。她關節痲木，表示對方是種痲痺鎗。

這裏有兩個人，一個緩慢小心，表面上有點羞怯。另一個魁梧粗壯。貝娜不喜歡他們。

聲音粗沙的人是領袖。

貝娜聽見對方說的最後一句話，「那老瘋子會永遠活下去。我不喜歡。高佐德，我要快點，我也老了。」

「殿下，我先看這些人是什麼人。可能我們比你父親提供的力量更大。」

粗嗓子低聲說話。貝娜只斷斷續續聽見幾個字，「——女孩——」可是另一個人聲音像在安慰。「嘉博，你還不老。他們說你像是二十歲的青年。」

他們齊聲笑起來，可是貝娜的血都冷了。嘉博——殿下——老王說起一個堅強的兒子，可是他們的低語使她担心。這種事在實際生活中是不會產生的——

中朗的聲音喚醒了她。

她眼睛睜開，中朗使他放心。他大聲說，「我們會向國王報告。放開我們。」

貝娜發現她的手腳被固定在牆上和地上。

粗嗓子走向中朗，他很肥胖，下眼瞼浮腫，頭髮已稀。帽子上有根灰羽毛，制服華麗。

他感到興趣地恥笑他們。「國王？可憐的老瘋子？」

「我有他的通行證。任何臣民不得妨害我們的自由。」

「我不是臣民，太空垃圾！我是王嗣親王。我們讓他有時看看客人，作爲他的娛樂。我們慫恿他的王國大夢。可是沒有別的意義。」

他站在貝娜面前，貝娜輕蔑地望着他。他接近她，他的氣息有很大的薄荷氣味。

他說，「她的眼睛很好，老高，她睜眼更加漂亮。的確是個秀色可餐的妞兒，啊？」

中朗興起絕望的衝動，親王不管他，貝娜覺得皮膚冷凍下來。艾柏林還昏過去，頭低垂在胸前。貝娜注意到季剛提的眼睛已經睜開，眼中有神，似乎已經醒了幾分鐘了。大大的褐眼睛望着貝娜。

他尖聲向親王大叫，「這個人拿了我的視聽器。」

親王向他轉過身來。「這是你的？」他指指他肩上的儀器。

他笨拙地想撥弄它，可是一點聲音也沒有。「你會玩嗎，妖怪？」他忘了貝娜。

季剛提點點頭。

中朗忽然說。「你强刼了基地的船，國王不處分你，基地也會處分你。」

高佐德慢慢地說，「什麼基地？或且騾已經不是騾了？」

沒有回答。王子笑起來露出不勻的牙齒。小丑的束縛已解，他掙扎站起來。視聽器塞進他手上。

「玩給我們看，妖怪，」親王說。「演奏一曲愛之小夜曲，以及這位外國女性的美麗。告訴她，我父親的監獄並非宮殿，可是我可以帶她去我那裏，她可以在玫瑰水中游泳——她會體會到一個親王的愛。妖怪，唱出親王的愛情。」

他坐在桌上輕搖粗腿。中朗在地上無用地掙扎着。艾柏林欠動呻吟。

季剛提說，「我的手指僵硬了——」

「演奏，妖怪！」親王大叫。光線在高佐德指示下暗了下來，親王袖手在一邊看着。

季剛提迅速地按動儀器上的許多按鍵，房裏顯出彩虹般的顏色，也有陣低微嗚咽般的聲音發

出來。然後又是種悲哀的笑聲，背景有瘖瘂的鐘聲。

黑暗越來越濃，音樂像傳過一層被褥似地到貝娜身邊。她心深處昇起一點光亮，有如是深淵中的一支蠟燭。

她的眼睛緊張注視。光更加亮些，但是仍然模糊不清，顏色混淆，音樂邪門而高昂刺耳。光亮急速閃動旋轉。光線中有什麼東西在枯萎而腐化。音樂也跟着扭曲。

貝娜用奇異的動作扭動，然後她心智感到一些震驚。這使她聯想到時間圓庫的時間，和海文星的最後時間。它可怕震驚，有如一片可怕的蛛網。她在下面被壓迫着。

音樂可怕地刺入她耳中，她前額流着冷汗。

音樂停止了。它一定延續了十五分鐘，她心中因爲沒有樂聲而輕鬆愉快。季剛提的聲音在她耳邊響起。

「女士，」他喘息道，「你怎麼樣？」

「還好，」她低語道。「可是你爲什麼演奏這種東西？」

她想到房中還有別人。中朗與艾柏林無力地靠着牆壁。親王則奇異地躺在桌腳邊，高佐德則張口喘息不停。

然後高佐德胡亂叫喊了起來，季剛提向他走過去。

季剛提轉回身，向別人跳過去。

中朗則用勁地抓住地主的頸子。「和我們走。我們需要你，保證可以回船去。」

兩小時後，貝娜在船的廚房裏做餅，季剛提大口吃著以慶祝安全歸來。

「好，季剛提？」

「嗯——」

「季剛提？」

「是，女士？」

「你剛才演奏的是什麼？」

小丑皺皺眉頭。「我寧願不說。我知道，視聽器對神經質的人有深長的影響。那是邪惡的，但對你的甜美無邪則沒有害處，女士。」

「季剛提，我並不那麼無邪。別奉承我。我見到的並不是他們看見的？」

「我希望不是。我只爲他們演奏。你即使看見，那只是邊緣的一小部份。」

「那就夠了。你知道你把親王弄得昏迷過去？」

季剛提恨恨地說，「我殺死他了。」

「什麼？」貝娜痛苦地說。

「我停止時，他已經死了，否則我會繼續下去。我不管高佐德。女士，這個親王用邪惡的眼光看你，而且——」他十分憤怒以致說不下去。

貝娜覺得有種奇怪的感覺，她努力地把它壓下去。「季剛提，你有俠義的精神。」

「哦，女士，」他低頭吃餅，可是他吃不下去。

艾柏林望着窗外。川陀已近——金屬外殼發出刺人的白光。中朗也站在他旁邊。

他憤恨地說，「我們來這裏無所得，艾柏林，騾的人在我們前面。」

艾柏林用手擦擦額頭。他聲音無神。

中朗又說，「那些人知道基地已淪亡。我說——」

「啊！」艾柏林不解地說。「中朗，我一直望着川陀……你知道，我有奇怪的感覺……自從我們到了新川陀以後。有種緊張的情緒在內心洶湧。中朗，我知道我可以做得到，我現在忽然清楚了。」

中朗盯着他聳聳肩。他的話給他帶來信心。

他試探地問，「艾柏林？」

「是？」

「我們離開新川陀時，你有沒有看見一條船？」

簡單地想了想。「沒有。」

「我看見了，可能是幻想，可是那是費利亞的船。」

「白利吉上校那條？」

「不知道誰在上面。季剛提的消息——它跟我們來了，艾柏林。」

艾柏林沒有開口。

中朗又說，「你怎麼啦？你沒事吧？」

艾柏林眼睛奇怪地發光而思索。他沒有回答。

23 川陀廢墟

川陀偉大世界的位置，在銀河中也是個獨特的問題。在千哩距離內，找不到大陸海洋。沒有河川湖泊島嶼，一片雲霧茫茫，擋住了星球。

金屬圍繞的世界本是一個殖民城市，一個外星來的陌生人只看得見高聳的宮殿挺立在星球上。「貝娜號」在世界外圍吃力地尋找入口。

在極區，金屬塔上結冰皚皚，表示氣候濕度調節器已毀滅。極冠已往南移。

而金屬面的空隙已有五十哩。異常的綠色已蔓延在數百平方哩上，而且，包圍着以前的住宅

區。

「貝娜號」在上空慢慢盤旋定位。只有長長的公路在引導他們，它在地圖上像一支直直的箭，平滑的絹帶。

地圖上指出的大學區很容易辨認，太空船緩緩地在平地上着陸。

等到他們由金屬裂口降下時，平滑的土地變成了崎嶇的陸地。尖塔已經倒斜，土地凹凸不平，只有幾百頃土地上是暗黑而耕犁過的。

盛丁令等太空船謹慎地着陸。那是艘怪船，不是新川陀的，他內心嘆了口氣。奇異的船和外太空船可能表示短暫和平的結束，又會回到戰鬥與死亡的時代。盛丁令是這個小組的領袖，舊的書由他保管，他閱讀過古代的情形。他不想多加回憶。

太空船也許登陸了十分鐘，但是他有長長的回憶。第一是他兒時的大農莊——而且當年人們擁擠忙碌。然後是新土地上的年輕家人。當時他才十歲，只是個不懂事的孩子。

接着有許多新建築，大金屬板被拉起來扔開去；土地再被開墾。附近一些建築被犁爲平地，另一些則改成住宅區。

農作物開始收成；鄰居們建立起和平友好的關係——

這裏一切在成長，擴充，並且有自治的沉默與和平。新的依附土地的勤勉一代開始長大。當

代成爲小組領袖時，他才十八歲，這時他蓄起鬍子來了。

這時銀河起了變故，干擾了這裏的悠閒與寧靜的生活。

太空船登陸了。他無言地望着它。四個人謹慎地下了太空船，四個人全不一樣，一老一少，一個嘴巴長得像鳥喙。一個像男人一樣大步同行的女人。他把手由鬍鬚上放下來向他們走過去。

他態度自然，兩手向後背着。

年輕的人走過來兩步，說，「我是爲和平而來的。」

他的腔調奇異，不過態度熱誠。他回答道，「和平最好。小組會歡迎你。你們餓了嗎？你們可以先點東西，如果口渴可以先喝點。」

他緩慢地回答道，「謝謝你的好意，我們回去時，將對你們的小組有很好的報告。」

奇怪的回答，不過很好。小組長笑了笑，這時一些女人們由後面走向前來。

在他自己寓所中，他由隱藏的地方拿出一個盒子，把爲了大場面才用的雪茄拿出來請客。她也笑着接過一根點起來吸了一口。盛丁令壓制下不以爲然的感覺。

餐前他們客氣地討論着川陀的農業問題。

老人說，「合成植物呢？自然，以川陀來說，合成植物可能是解決之道。」

盛丁令緩緩搖頭。他覺得不知所以。他說，「我想你是說，人工化學農業？不，川陀不行。

合成植物需要工業世界，特別是大化學工業，戰爭或災難時，如果工業破壞，則人們會餓死。而且並非所有食物都可以人工合成。有些喪失了食物價值。土地還很便宜——而且可靠。」

「你們的食物供應可靠嗎？」

「夠了。我們有鷄生蛋，乳牛供應奶品——不過我們的肉類有賴外國進口。」

「貿易，」年輕人忽然感到興趣。「那麼你們也做貿易？你們出口什麼？」

「金屬，」對方答。「你們看。我們有無限金屬供應。他們由新川陀派船來，在指定的地方折下金屬外殼，一面增加我們的空間，一面交換肉類、罐頭水果，濃縮食物，農業機器等。他們把金屬運走，而兩得其益。」

他們吃着麵包乳酪，和相當可口的蔬菜湯。甜點是冰凍水果。然後，年輕人拿出川陀的地圖來。

盛丁令也冷靜地望着它。他說，「大學界是靜止區。我們農民不在那裏種五穀，我們甚至於不進到那裏去。那是我們不願破壞的遺跡。」

「我們是來尋找智識的。我們不是來打擾的。」老人說。

「那麼我帶你們去，」盛丁令說。

陌生人入睡後，盛丁令發個電報去新川陀。

24 轉變

他們走進沒有人跡的廣大大學區。這裏一片莊肅的沉寂。

基地的陌生人對於沙克大帝在血腥戰爭中都一點不動地保留了大學，實感不解。他們不知道帝國權力崩潰之後，學生拿着借來的武器，他們蒼白的臉表現出無經驗的勇敢，組成志願軍來保護銀河科學的重鎮。他們不知道七日之戰，在休戰之日，金謨的部隊踩踏了宮殿，可是大學却得到自由。

基地人第一次感覺到這個地方的智識博大與深厚。他們可以說是一種闖入者。空寞情況使他不解。學術氣氛至今也存在人間。

圖書舘的建築比較小，它下面有極大的地下室。艾柏林站在接待室的大壁畫前面。

他低語——人在這裏必然會低語：「我們方才已經過了目錄室。我要在那裏看看。」

他前額通紅雙手顫抖。「我不願受打擾，中朗，你等下送飯來好嗎？」

「好。我們一定幫助你。要不要我們替你工作——」

「不，我必須單獨。」

「你以爲你會得到你所要的？」

艾柏林輕聲確信地說，「我知道我會！」

中朗和貝娜開始管家的工作。他們一向生活得很簡單。他們的食物由盛丁令農場取來，代價是任何行商船上都有的原子儀器。

季剛提學得使用圖書館閱覽室的放映機，他在看些愛情和冒險小說，他和艾柏林一樣會廢寢忘食。

艾柏林十分專注。他的臉越來越白越瘦。他的語言失去力量精神不振。有時甚至於認不出中朗和貝娜來。

中朗在暗中喊，「貝娜！」

貝娜歉然地說，「啊！找我嗎，中朗？」

「當然找你。你坐在那裏做什麼？我們到川陀之後，你一直不對勁。你怎麼啦？」

「哦，中朗，別這樣。」她疲倦地說。

「別這樣！」他不耐地學着說。然後又十分溫柔地說，「你爲什麼不告訴我怎麼啦？貝，你有什麼心事？」

「不，不，沒事，中朗。如果你一直嘮叨，我會發瘋，我只是在想心事。」

「什麼心事？」

「沒有什麼。哦，騾，海文，基地，這一切。艾柏林和他是否找到了第二基地，他找到後對我們有否幫助。還有許許多多別的事。你滿意了？」她聲音生氣。

「如果你只是想心事，那麼停止好不好？那不愉快而且沒有用處。」

貝娜站起來想了想笑笑，「好，我很高興。看，我在高興地微笑。」

季剛提的聲音在外面激動地叫，「女士——」

「什麼事，進來——」

門打開，貝娜吃驚地看見一張臉。

「白利吉，」中朗喊。

白利吉走了進來。他聲音清澈而毫無感情，「我是騾的軍官——」

「騾的……」中朗聲音消失了。

季剛提困惑地躲到中朗後面去。沒人再注意到他。

貝娜說，她的手被緊緊抓住，「你來逮捕我們？你眞向他們投降了？」

上校立刻回答，「我不是來逮捕你的。我的指示中沒有包括你。對你，我是自由的，我希望與你重溫友情，如果你願意的話。」

中朗十分生氣。「你怎麼找到我們的？那麼你是在費利亞船上？你在跟蹤我們？」

白利吉沒表情的臉現出難爲情的光。「我是在費利亞船上！我第一次與你們相遇……是偶然的！」

「那是數學上不可能的機會。」

「不，即使不可能，我的話仍是眞的。你們進入費利亞——事實上並沒有費利亞這個地方——而前往川陀區，因爲騾已經和新川陀聯絡了，把你們留在那裏是很簡單的事。不幸你在我到之前不久走了。我有時間叫川陀的農家報告你們的來訊。現在我來了。我可以坐下嗎？我是友善而來的，相信我。」

他坐了下去。中朗低頭拚命思索。貝娜以麻木的感情在旁邊泡茶。

中朗抬頭問，「那麼你還等什麼——上校？你的友誼呢？如果不是逮捕，那麼是什麼？保護監管？叫你的人進來下令。」

白利吉容忍地搖着頭。「不，中朗。我來這裏是出於我自己的意志，勸告你們，你們的作爲是無益的。如果我失敗了，我便離去，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好，你演講完了，走吧。我不要茶，貝娜。」

白利吉接過茶道了聲謝。他喝茶望着中朗。然後他說，「騾是個突變異種人。由突變理論上說，他是不會被打敗的——」

「爲什麼？」

「我說明給你聽。他有能力調整人類感情上的平衡。說起來是有點玄的，但是他無法被擊敗。」

貝娜說，「感情的平衡？」她皺眉說。「你解釋一下好嗎？我不懂。」

「我是說，他會很輕易地進入一個有才能將軍的心中，使他全心盡忠於騾，並且堅信他的必勝。他的將軍全是在情感上受到控制。他們不出賣他；他們不會被削弱，而且控制是永恆的。他的死敵會變成忠臣。高甘軍閥投降而成了基地的總督。」

「而你，」貝娜憤怒地說，「出賣了你自己的目標，成了騾派來川陀的特使。我明白！」

「我還沒有說完。騾的天才相反過來更有效。絕望是種感情！在重要的時機，基地和海文的重要都十分絕望。他們會不戰而降。」

「你是說，」貝娜堅強地說，「我在時間圓庫中的感情是受到騾的感情控制。」

「我也一樣。每個都一樣。海文的最後是怎麼樣的？」

貝娜轉身走了。

白利吉又熱心地說下去。「對世界有效的，對個人也有效。」

中朗說，「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眞話？」

「你能有別的理由解釋基地和淪陷嗎？你能不能解釋我的轉變？想想看，老兄，如果你我或且全宇宙反對騾有什麼好處？」

中朗感到他的挑戰，「你了不起的騾在新川陀上有人，那是阻延我們的理由？我們殺死了親王，並且留下了一個白癡。騾沒在那邊停止我們。」

「不，不然，他們不是我們的人。親王是個酗酒的鄉愿小人。另一個姓高的是個癡人。他在他的世界上有權力，可是不妨害他們的惡毒無能本性。我們和他們毫無關係。」

「阻止我們的是他們。」

「不然。高佐德有個奴隸——他名叫清尼。阻延是他的政策，他老了，可是對我們有用。你不會殺死他。」

貝娜向他急轉過身去。她沒有碰過自己的茶。「照你的話說，你的感情被處理過。你對騾有信心，那是種病態的信心。你的意見又有什麼價值？你失去主觀思想的能力。」

「你錯了。」上校搖着頭說。「只是我的情感受到調節。我的理智和以往一樣。可能我受調節的情感會有點影響，但是那不是强迫性的。因爲我沒有以前的情感傾向，大部份時間我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明瞭騾的計劃是有價值而聰明的。自從我被轉變之後，我研究過他七年前開始的事業。

他的轉變力量以使人忠心於他。他以他的力量贏得一個星球。然後他又延伸他的掌握直到他打倒高甘軍閥。每一步路都走得極合邏輯。他把高甘制伏之後，建了一流艦隊，他可以攻擊基地。

「基地是最關鍵的。那是銀河最集中的偉大工業星，現在他掌握了基地的原子技術，有了這些技術，便可以强迫帝國殘留承認他的統治，甚至自登皇帝之位。他現在是實至名歸。現在銀河有什麼可以反對他？

「七年來，他建立了新帝國。七年來他完成了謝東過去七百年中還沒有完成的偉業。銀河又將得到和平秩序。

「你也無法阻止——有如你無法阻星球的運轉。」

白利吉說完後，一片沉默。他的茶已經冷了。他喝光又再倒滿，慢慢再喝光。中朗狠狠地咬着指甲。貝娜臉色無情遙遠而蒼白。

貝娜轉說，「我們不相信。如果騾希望我們相信，他可以親自來說服我們。你在未轉變前一直反抗他是嗎？」

「是，」白利吉上校嚴肅地說。

「那麼讓我們也有同樣特權。」

白上校站起來堅決地說，「我要走了。我說過，我目前的任務和你們沒有關係。所以我無需

報告你們在場。那不是恩惠，如果騾要阻止你們，他無疑已派了別人來阻止你們。我不能做出不是我任務的工作。」

「謝謝你，」貝娜幽幽地說。

「至於季剛提。他在那裏?來，季剛提，我不傷害你——」

「他怎麼了?」貝娜問。

「沒什麼，我指令中也不包括他。我知道有人尋找他。可是騾有他自己的時間表。我什麼都不說。你們願意握手嗎?」

貝娜搖搖頭。中朗輕視地瞪着他。

上校走到門口，又轉身說：

「還有一件事。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頑固的理由。騾屆時會對付你們。什麼也幫不了你們——不過我却希望幫助你們以免失之過晚。再見。」

他敬個禮——走了出去。

貝娜轉向無言的中朗低聲說道，「他們甚至知道第二基地。」

艾柏林在圖書館對這件事却毫無所知，他在幽暗星看見一線光芒，他吶吶地對自己得意地說話。

25

心理學家之死

自那天之後，艾柏林的生命只剩下了兩星期。

在這兩星期內，貝娜和他一起有三次。第一次是他們看見白利吉上校後的第二天晚上。第二次是一星期後，第三次是再一星期後，也就是這天，艾柏林與世長辭。

第一次是白利吉上校見面後第二天晚上，兩個人過了一小時不快的時間。

貝娜說，「中朗，讓我們告訴艾柏林。」

中朗說，「他能幫助嗎?」

「我們只有兩個人。我們可以減輕一些心理負担。也許他能幫助。」

中朗說，「他改變了。他瘦了許多。他弱不禁風，而且心情憂鬱。」他的手指在空中比劃一下。「有時我想他根本幫助不了我們——有時我也認為什麼也幫助不了我們。」

「別這樣!」貝娜高聲說，「中朗!如果你這樣說，我覺得騾已經轉變了我們了。走，告訴艾柏林，快!」

艾柏林知道他們前來時，由桌上抬起頭來。他的頭已禿，雙唇輕啓問，「啊，誰找我?」

貝娜跪在地上問，「我們吵醒了你?我們該走嗎?」

「走？是誰？貝娜？不，不，留下！這裏沒椅子嗎？我看見它們——」他茫然地指着。

中朗拉過兩張椅子，貝娜坐下握着心理學家的瘦手。「我們可以和你談談嗎，博士？」她很少稱呼他博士。

「什麼事？」他無神的眼光又閃過一道光亮，瘦陷的雙頰浮起一抹紅色。「什麼事？」

貝娜說，「白利吉上校來過。中朗，讓我說。你記得白利吉上校嗎，博士？」

「是——是——高個子，民主黨。」

「是他。他發現了騾的轉變能力。他在這裏對我們說的，博士。」

「那並不新鮮。騾會變換人的智力。我沒有告訴過你？」他眞正驚奇地說，「我忘記告訴你們了？」

「你忘記告訴我們什麼？」中朗追問道。

「當然，關於騾的轉變力量。他調整人的情感。感情控制！我爲什麼會忘記？」他低頭思索着。

然後他又睜大眼睛，像在說夢似的說下去，「那十分簡單。那不需要特別智識，在心靈歷史數學中，它立刻可以計算出來，簡單三次方程式——不管它了。它可以用普通言語大概地說明——在心靈歷史學中它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你自問——什麼會破壞謝東的精心計劃？」他一個個望着他們，焦急地問，「謝東的基本假設是什麼？第一，人類在以後千年中沒有重要改變。

「例如，銀河技術發生重大改變，能找到能量新的運用原理，或且完成了電子腦學。社會的改變會使謝東的方程式無用。可是這種事並沒有發生，對吧？

「假設基地以外的世界創造了新的武器，而可以對抗基地的所有軍力。那是種毀滅性的變化。它實際上也沒有發生。騾的原子力場壓迫器是種笨拙而可以反擊的武器。那是他的唯一成就。

「還有一個第二假設，但是更富意義！謝東認爲人類對刺激的反應維持常數。如果第一假設屬實，那麼第二假設一定會崩潰！同樣因素會扭曲人類情感反應，否則謝東計劃不會失敗，基地不會淪亡！除了騾還有什麼因素？

「我說得對嗎？這個推理有什麼破綻嗎？」

貝娜的手輕拍着他，「沒有，柏林。」

艾柏林高興得像個孩子。「這個想法並不複雜。我告訴你，我常常想我內部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前似乎一切都很神祕，現在都變得簡單起來。問題迎刃而解。任何問題我可以在心中得到解決。我有種向前的動力……永遠向前……連我自己也不能阻止……我不想吃不想睡……只是不斷向前……向前……向前——」

他聲音變成低語，藍筋突出的手顫抖地支在額上。他限光茫然失神。

他輕輕說，「那麼我沒有告訴過你們騾的轉變力量，啊？你說……你們也知道了？」

「是白利吉上校，柏林，」貝娜說，「記得他嗎？」

「他告訴你的？」他聲言不快。「他怎麼知道的？」

「他被騾所轉變，現在成了騾的人。他來勸我們向騾投降，他對我們說，你也這麼說。」

「季剛提睡了，」中朗不耐地說，「已過半夜了。」

「是嗎？那麼——你們進來時我睡着了？」

「是，」貝娜決斷地說，「你不用再工作了。你可以上床去。來，中朗，幫幫我。別推我，柏林，我不要你去洗個澡是你幸運。中朗，拉下他的鞋子。明天把他拉出去呼吸新鮮空氣。看你自己，柏林，你身上有蜘蛛網了。你餓了嗎？」

艾柏林搖搖頭。「請你們明天把季剛提叫來，」他吶吶地說。

貝娜替他蓋好被。「明天還是我來，替你換洗衣服。你洗過澡，到農村去走走。」

「不，」艾柏林說，「聽見沒有，我太忙了。」他又祕密的低聲說，「你要第二基地是不是？」

中朗迅速轉身蹲在他小床邊。「第二基地怎麼樣？」

他抓住中朗的衣袖。「第二基地是謝東在主持的心理大會上建立的。中朗，我已經找到了那次大會的會議記錄。二十五大捲。我也看過許多摘要。」

「怎麼樣？」

「你知道，在裏面很容易地找到第一基地的位置，如果你懂得心靈歷史學的話。你懂得方程式的話便不難知道。可是中朗，沒人提起過第二基地。任何地方也沒有暗示。」

中朗皺着眉。「它不存在嗎？」

「當然存在，」艾柏林生氣地說。「誰說不存在？只是沒人談起而已。它的原意便是深藏不露。你不明白嗎？在二者中它更重要。這個才是主題！我看過謝東的記錄，才知道騾並沒有勝利——」

貝娜關燈輕說，「睡吧！」

中朗與貝娜走回自己居所去。

第二天艾柏林洗過澡換上衣服，最後一次享受了川陀的清風與陽光。這天結束，他又回到大圖書館，再不出來。

在以後一星期中，生活如常。在川陀的夜空，新川陀只是一顆明星。農莊忙着春耕。大學仍然一片沉寂。銀河似乎十分空虛。騾似乎根本不存在。

貝娜思忖地望着中朗燃上雪茄，望看藍天和金屬高塔包圍着天邊。

「天氣眞好，」他說。

「是。你今天點了什麼菜，中朗？」

「半磅奶油，一打蛋，四季豆——全在這裏。」

「好，青菜要新鮮的，不要由博物館拿出來的。看見季剛提在什麼地方？」

「早飯後便沒有見到他。也許去艾柏林那裏看書。」

「好，別浪費時間，晚餐時我需要蛋。」

中朗笑着揮揮手走了。

貝娜轉過身在廚房門前遲疑了一下又走去找艾柏林。

艾柏林低頭在放映機的目鏡上，一動也不動。他附近坐着季剛提眼睛敏銳地前看，使他的臉容更突出醜怪。

貝娜輕說，「剛提——」

季剛提站了起來。他聲音是熱切的低語。「我的女士！」

「剛提，」貝娜說，「中朗去農村，一時不會回來。你可不可以替我送封信去給他？」

「好，女士。我非常樂意爲你服務。」

她單獨和艾柏林在一起，她用手推推他的肩頭。「柏林——」

心理學家驚醒了過來驚呼道，「什麼事？」他眨眨眼睛。「是你，貝娜？季剛提呢？」

「我叫他走了，我要單獨和你在一起。」她又强調地大聲說，「我有話要和你說。」

心理學家想轉回放映機去，可是她堅定地拉着他。他肌肉鬆散，臉色泛黃，肩膀下垂。

貝娜說：「季剛提有沒有打擾你，柏林？他日夜都在這裏。」

「不，不，不！一點也不！我不在乎。他不發言，也不打擾人。有時他替我搬影片，他似乎知道我需要什麼。讓他留下。」

「很好——可是，柏林，你不覺得他奇怪？你聽見我沒有，柏林！你對他不覺得奇怪？」

艾柏林搖搖頭。「不，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白利吉和你都說騾有調節人類感情的能力。你確定嗎？季剛提是不是理論中的漏洞？」

一陣沉默。

貝娜壓下想搖撼心理學家的衝動。「你怎麼了，柏林？季剛提是騾的小丑。他爲什麼不被調整爲忠心熱愛？爲什麼他和騾關係那麼密切，而那麼恨他？」

「可是……他是轉變過的，貝娜！你說騾對待小丑也像對待將軍一樣？你以爲人的天性會一

直感到恐懼？他需要將軍的忠心，但是他需要小丑的恐懼。這樣才會有戲劇性。這也有幫助我們對季剛提的了解。」

貝娜說：「你說季剛提對騾所提的資料是假的？」

「它會使人誤入歧途，更加上心理悲愴的色彩。他也許只是個除心智力量外一切都平常的人。也許他希望在季剛提面前扮出超人的姿態——」心理學家聳聳肩。「總之，季剛提的資料並不重要。」

「那麼什麼才重要？」

艾柏林又掙開走回放映機去。

「什麼？」她又問：「第二基地？」

心理學家避開她的眼光。「我告訴你什麼了？我記得沒有對你說過什麼。我還沒準備好。我對你說了些什麼？」

「沒什麼，」貝娜緊張地說：「哦，銀河，你對我什麼也沒說。我希望你對我說，不過我累死了。這件事什麼時候才會好？」

艾柏林望着她，「哦，我……親愛的，我不想使你難過。我忘了些事……誰是我的朋友。我覺得我不該說這些話。它需要保密——爲了防騾，而不是防你，親愛的。」他無力地拍拍她的肩

膀。

她說：「第二基地怎麼樣？」

他耳語般地說：「你知道謝東對保密一事是多麼澈底：一月前，謝東大會對我毫無意義，可是現在靈感來了，大會的文件常常意義不明，而且語焉不詳。我不止一次懷疑大會的人員是否也知道謝東的想法。我甚至於認他只是把大會作爲幌子，而單獨創造——」

「基地？」貝娜問。

「第二基地！我們的基地很簡單。第二基地只是個名字。它被提起，但是實情却埋在深奧的數學中。不過這七天來，我慢慢拼湊出一個畫面來。

「第一基地是物理科學的世界。它代表了帝國死亡科學，並使之延續下去。這裏面沒有心理學家。普通的解釋，是謝東的心靈歷史最好是運用於個別的工作團體——人類，他們不知未來如何，而可以自然地對一切情況有適當反應。你懂吧——」

「是，博士。」

「小心聽看。第二基地是屬於心智科學。它是我們世界的一面鏡子。爲首的是心理而非物理。」他得意地問，「明白嗎？」

「不。」

「貝娜，用頭腦想想。謝東知道他的理論只能預測機率而非確定。它一定有錯誤的允許率，錯誤的產生隨時間成幾何級數遞增。謝東對這點自然有所考慮與保護。我們的基地在科學上強大，可以克服大軍與武器。它可以以打擊制止打擊。可是如果騾這種人用心智力量攻擊又如何？」

「那是第二基地心理學家的事！」貝娜心中十分興奮。

「是，是，不錯！」

「不過他們還沒採取行動過。」

「你怎麼知道？」

貝娜想了想，「我不知道。你有證據他們已經行動了？」

「不，我還對許多因素不明白。第二基地可能不像我們這麼成長壯大。它更加複雜；它也可能會發生錯誤。如果第二基地不能打敗騾——很糟！——非常糟。那將是人類的結束。」

「不。」

「是，如果騾的後代繼承了他的心智力量——明白嗎？那麼將出現新的人種，它將統治次等人種。」

「可能。」

「卽使騾不建立一個王朝，他可能用他的怪力量建立起一個怪誕的新帝國。它隨他而死去，

銀河沒有基地的支持，會在數千年成為野蠻宇宙。」

「我們怎麼辦？我們可以警告第二基地嗎？」

「我們必須警告他們，否則他們還茫然無知。可是我們沒辦法警告他們。」

「沒辦法？」

「我不知道他們在那裏。他們在『銀河的另一端』，如此而已，可能的星球有幾百萬個。」

「可是，柏林，它們沒說嗎？」她指着桌上的資料。

「沒有，我找不到。這祕密含有深意。一定有理由——」他眼中又有不解之色。「我希望你出去，我已經浪費許多時間了，它越來越短了。」

他皺眉惱怒轉過身去。

季剛提的腳步走迎來。「你丈夫回家了，我的女士。」

艾柏林仍背對小丑，沒有理他。

這夜中朗聽了後說：「你以為他對，貝娜，你以為他不是，」他遲疑了。

「他對，中朗。他生病了，我知道。他瘦了，說話不一樣——他有病。如果他談起騾或是第二基地，好好地聽着。他清楚得像外太空的天空。他知道他想些什麼。我相信他。」

「那麼還有希望，」他像是在半答半問。

「我……我還不知道。也許有！也許沒有！從此我要帶槍了，」她手上拿出小原子槍，「以防萬一，中朗，以防萬一。」

「以防什麼？」

貝娜歇斯地里地笑。「沒關係。可能有點瘋，像艾柏林。」

艾柏林還有七天生命，七天時間一日一日溜逝。

中朗有點痴呆的樣子。白日暖和，時間使人更覺得庸懶。生命似乎失去了動力，變成冬眠中的渺小海洋。

艾柏林整日躲在書房，而工作仍無進展。他把自己深鎖起來。中朗和貝娜都看不見他。只有季剛提奔走於他們之間，知道他還無恙。季剛提也變得深思憂鬱。

貝娜也變得失去活潑，自信也慢慢動搖。有一次中朗看見她在把玩火器，强笑地問，「你在幹什麼，貝？」

「拿着也不可以嗎？」

「你會打到自己！」

「打倒也不算什麼大事！」

婚姻生活教會中朗不必和女人爭辯。他聳聳肩走了出去。

在最後一天，季剛提氣喘吁吁地來找他們。他恐懼地抓住他們說：「學者請你們去，他很不好。」

他非常不好。他睡在床上，眼睛睜得異常大。他骯髒得難以辨認。

「柏林！」貝娜驚呼。

「讓我說話，」心理學家咯咯地說：「聽我說，我完了。我要把工作交給你。我沒有作筆記。我把資料全毀了。不能讓別人知道。一切必須存在你們心裏。」

「剛提，」貝娜粗聲命令。「上樓去！」

小丑勉强地慢慢退出，他悲哀的眼睛望着艾柏林。

艾柏林衰弱說：「他沒關係；讓他留下，留下，季剛提。」

小丑立刻坐下。貝娜望着地上，牙齒咬着嘴唇。

艾柏林低聲說：「我相信第二基地會勝利，只要它不被騾永遠征服。它有它的祕密，必須保持祕密，它有它的目標。你們必須去那裏；你們的智識十分重要……你聽見了？」

中朗幾乎痛苦地叫，「是，是！告訴我怎麼去，柏林？它在那裏？」

「我可以告訴你，」聲音十分低微。

他沒有說出來。

貝娜臉色死白，拿起原子槍發射，發出震動聲音。艾柏林上身以上不見了，只有他後面牆上的一個洞。貝娜的槍掉在地上。

26 追尋結束

大家一言不發，槍聲一直傳到室外而消失了。在它消失之前，伴同的有貝娜火器掉地聲，季剛提的尖叫和中朗的怒吼。

一陣痛苦的沉默。

貝娜低頭哭泣，她以前從未哭過。

中朗肌肉緊縮，季剛提面上有種無生命的氣息。

最後中朗咬緊牙齒以難以辨認的聲音說：「你是騾的女人！他轉變了你！」

她勉强笑笑，把頭髮掠後。慢慢她的聲音又恢復自然。「事情過去了，中朗，我可以說話了。我還能活多久，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講話了——」

「講什麼，」中朗也慢慢控制自己。「貝？有什麼好講的？」

「關於以後的災禍。我們以前談過。你記得嗎，中朗？失敗如何一直追趕着我們而沒把我們吞噬。我們本在基地，它淪亡了，而獨立行商繼續作戰——我們又及時逃到海文。海文淪亡後還

有別的星球作戰，我們又逃了出來。我們到新川陀，那裏無疑已被騾併吞了。」

中朗聽了搖搖頭。「我不懂。」

「中朗，這種事在眞實生活中是不會發生的。你和我是平凡的人。我們不會在一年中連續在政治漩渦中翻觔斗。除非是我們帶着政治漩渦！除非我們被人感染！你明白嗎？」

中朗雙唇緊閉。他望着一度是人的血肉殘軀，他覺得十分難過。

「走，貝，離開這裏到外面去。」

外面有雲，風吹亂貝娜的頭髮。季剛提也跟到外面，剛好站在可以聽見他們談話的邊沿。

中朗緊張地說：「你殺了艾柏林，因爲你認爲他是感染的源泉。」他又看見了什麼。他低語，「他就是騾？」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話。

貝娜大笑起來。「可憐的柏林是騾？天，不！如果他是騾，我就不會殺死他了。因爲他不是騾，所以我才殺死他。我殺死他，因爲他知道第二基地在那裏，再兩秒鐘他便會把祕密告訴騾了。」

「告訴騾，」中朗呆呆地說：「告訴騾——」

他低叫一聲，恐怖地看着小丑。「不是季剛提吧？」中朗低聲說。

「你看，」貝娜說：「你記得新川陀的事嗎？哦，你自己想想，中朗——」

他搖搖頭瞪着她。

她又疲乏地說下去。「一個人死在新川陀。一個人死了，而沒有人碰過他。對不對？季剛提玩過視聽器後，親王便死了。那豈不奇怪？一個怕一切的人居然會故意殺人。」

「音樂和光效應，」中朗說：「有深切的感情效應──」

「是，感情效應，非常大。感情效應是騾的特長。那也可能是巧合。視聽器對我的感染一如在時間國庫時一樣。同樣的絕望，在海文也一樣。中朗，我不會估計錯誤那種感情。」

中朗的臉幽暗下來。「我──也感到。我忘了，我想不到──」

「當時我初次感覺時，只有本能的曖昧想法。除此之外，我沒有別的解釋。後來白利吉把騾的轉變告訴我們，當時十分明顯。是騾在時間圓庫中製造出絕望的氣氛，季剛提在新川陀製造了絕望。那是相同的感覺。所以騾和季剛提乃是一個人。中朗，這不是很顯然嗎？像是幾何的定理──甲等於乙，乙等於丙，所以甲等於丙？」

她快要神經了，但是努力地自己控制下來。她又說下去，「這個發現使我怕得要死。如果季剛提就是騾，他會知道我的情感──使我能對他有用。我不敢讓他知道。我避開他。幸而他也避開我，他對艾柏林太感興趣。我打算在艾柏林吐實之前殺死他。我祕密籌劃──祕密得甚至於不敢告訴我自己。如果我能打死騾，可是我不敢冒險。他一旦發現，我一切都完了。」

她似乎情感已褪。

中朗粗聲說：「不可能，看那個可憐虫。他會是騾？他甚至於聽不見他自己說的話。」

當他望着季剛提時，小丑站得很直，眼睛十分明亮。他聲音沒有一點腔調。「我聽見她的話了，朋友。我在這裏想，雖然我聰明地籌劃很久，可是不免有錯誤。」

中朗向後退，有如怕小丑的呼吸傳過來。

季剛提點點頭，回答沒問的問題。「我是騾。」

他似乎不再是個滑稽的角色，他的鷹鉤鼻不再替他帶來喜劇意味，他態度莊肅。

他似乎十分自如地控制着局勢。

他容忍地說：「坐下，躺下也可以，使你們舒服點。遊戲已經完結，我要告訴你們一個故事。那是我的缺點。我喜歡人們了解我。」

當他看着貝娜時，依然是小丑的悲哀柔和的褐色眼睛。

「我的兒時，我並不多想回憶它，」他開始說：「也許你會了解。我天生貧寒，我的鼻子也是天生的。我沒有一個正常的童年。我母親沒有看見我便去世了。我不認識我父親。我在困苦中長大，受盡折磨煎熬，心中充滿自憐與對別人的憎恨。我當時被人看爲奇特的孩子。人們都避開我，大多數人不喜歡我，也有些人是害怕我。我碰到過許多奇特的事──好，別提了！白利吉上

校費盡心機打聽出我是個突變異種人，我自己到了二十幾歲才發現自己的才能。」

中朗與貝娜漠然地聽着。他聲音傳到他們耳邊來。他們坐在地上，小丑——或是騾——又着手在他們面前走來走去，低頭又說下去。

「我的異常力量似乎在我心中慢慢成形，甚至到了最後我還不能相信。對我來說，人的思想是種儀表，上面的指針指出不同的感情。那是不合實際的畫面，然而我該怎麼解釋？我慢慢學會進入人的心中把指針轉到我所要的效果，然後我把它固定在那裏。

「這種奇異力量來到後，我不禁希望用來補償過去生活的坎坷。也許你們可以盡量加以了解。當作一個畸人不是簡單的事——有了解別人思想的能力，而又是個畸人。歡笑與殘酷！與衆不同！永遠是個外人！

「你們沒受過這種生活！」

季剛提看着天空。「可是最後我學懂了，我決定將與銀河一爭長短。他們有了他們的時代，我非常有耐性——二十二年了！我與銀河有平等機會。我只有一個人，而他們有數兆億人！」

他停下來望了貝娜一眼。「我也有個弱點，我自己一無所有。如果我得到力量，必然是經過別人。白利吉說得對，我的成功是經過中間人的。我經由一個海盜得到一個小游星作爲基地。經過一個工業家我在星球上立足。經過一連串別人和最後高甘的軍閥，我佔領高甘和它的艦隊。然

後是基地——你們兩個人也出現了。

「基地，」他輕聲說：「是我遇見最艱難的工作，我費盡心機在基地的統治者分化滲透。如果一個人能舉五百磅，並非指他一直能夠舉五百磅。我的感情控制也決不簡單。我盡力避免使用它，非絕對必要決不輕試。所以我在第一次攻擊基地時結納盟友。

「我當小丑，尋找替我工作的人，因爲基地必定會派人去高甘調查我。我知道白利吉正是我要找的人。幸而，我已找到了你，我的女士。我是個心靈感應者，但並非十分完美。我被誤引入了歧途。那並非使白利吉在日後參加我，而它却是一個致命錯誤的開始。」

中朗首次動了動。他以憤怒的口吻說：「等等。你說當我冒險救出你時，你已經在情感上控制了我。」他吶吶地又說：「你說我早已被轉變了？」

季剛提淡淡一笑。「當然。你不那麼想嗎？那麼問你自己——你如果心智正常，會不會爲了一個荒唐小丑而冒自己生命的危險？我想你一定知道。」

「是，」貝娜幽幽地說，「他是的，非常簡單。」

「既然如此，」騾說：「中朗沒有危險。尉官已經奉命讓我們走。我們三個人和白利吉前往基地——我的設計立刻成形。白利吉受軍法審判，我們也在場，我非常忙碌。審判的法官後來領軍出戰，他們輕易地投降了，我的海軍在赫力果戰勝，以後還發生了些小事。

「經過白利吉，我結識了艾博士，他給我一具視聽器，那是出於他的意志，可是使我的工作更簡單。不過那也並非是完全他自己的意志。」

貝娜揷道：「那些演奏會！我也參加過，我懂了。」

「是，」季剛提說：「視聽器作爲一個集中力量的器械。它本身便是種原始的感情控制器，我利用它可以對付更多人，也可以更深入地對付一個人。極星淪亡前我在那裏舉行的演奏會以及以前在海文的表演，都種植下了失敗主義。

「我最重要的發現是艾柏林，他可能已經——」季剛提笑了笑又說下去，「感情的控制還有你們不懂的一面。本能與內視或靈感也可以用感情的方法加以控制。至少我認爲如此。你不懂，對嗎？」

他等了等。「人的思想效率很低。百分之二十是普通的數字。有時它有突如其來的大力量；一如人稱的靈感，本能，或內省。我早已發現我可以對頭腦作高效率的利用。那對被感染者有殺傷的過程——艾柏林是聰明之士。他的潛能極高，我需要他。甚至在我與基地作戰之前，我已經派代表去和帝國磋商。自然，我也開始找第二基地，不過沒有找到，我知道我非找到它不可——艾柏林是我的答案。如果他的頭腦效率達到最高，他也可能複製出謝東的計劃。

「我把他驅策到最高極致。過程艱苦，不過必須完成。最後他已垂死，但是他還活着——」

他停了一下。「他應當還會活下去。我們三個人可以一同前往第二基地。這是最後一場戰爭——然而錯誤在我。」

中朗無情地說：「你的錯誤是什麼——」

「哦，在於你妻子。你妻子是個了不起的女性。我一生沒有見過和她一樣的人。我……我——」季剛提忽然說不下去了，而且很難恢復。「她喜歡我而不討厭我。她既不感到我可笑又不感到我可憎。她同情我！她喜歡我！

「你懂嗎？你懂不懂那對我有什麼意義？雖然我是許多別人的主宰，可是我的感情却給我僞裝。我沒有轉變她調整她。我過於重視她的天然感情。那是我的錯——第一個錯。

「你，中朗，已經受了控制。你從沒懷疑過我；沒有質問過我，看不見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例如，費利亞的船阻止我們時，他們知道我們的方位，因爲是我和他們聯絡，我一直與我的將軍們保持聯絡。當他們阻止我時，我上船去轉變白利吉，白利吉是上面的俘虜。等我離開後，他便成了騾的人了。整個過程十分明顯，只有你，中朗，會看不出來。你接受我全是漏洞的解釋。懂了吧？」

中朗作個怪相向他挑戰。「你怎麼與你的將軍聯絡？」

「沒有困難。超波器很小，帶起來也方便。

「在新川陀，我的愚笨感情又出賣了我自己。貝娜沒受我控制，如果我沒有殺死親王，她也不會懷疑。親王對貝娜的意圖使我不快。我殺了他。那是件愚行。

「卽使如此，你的懷疑還不過是懷疑而已。要是我使白利吉少說些廢話，少注意點艾柏林，而對你多一點──」他聳聳肩。

「完了？」貝娜說。

「完了。」

「現在怎麼樣？」

「我繼續我的計劃。我另外找個和艾柏林一樣有學識的人。我一定要尋找第二基地。可以說是你已經打敗了我。」

貝娜得意地站起來。「可以說是？我們完全擊敗你了！你對基地的勝利毫無意義，銀河已經成了野蠻眞空。基地本身只是個小小勝利，因爲它不會阻止以後面對你的一些危機。你必須與第二基地作戰──第二基地──第二基地終將打敗你。你唯一的機會是在它强大之前把它摧毀。現在你束手無策了。從此開始後每一秒鐘，他們都可能已經準好了。目前，時代巨輪已開始轉動。等它向你攻擊時，你的短暫力量卽將消滅，也自歷史上消滅。」

她呼吸沉重。「我們打敗你了，中朗和我，我很滿意，我願意高興地死去。」

騾的悲哀褐色眼光已變成了李剛提。「我不殺死你或你丈夫，你們兩人已無法再傷害我了；殺死你也無法起艾柏林於地下。我自己的錯誤由我自己負責。你丈夫和你可以走了！和平的去吧！看在我所謂──友誼的份上。」

他又驕傲地說：「我現在還是騾，是全銀河最有力量的人，我會擊敗第二基地。」

貝娜滿懷自信地發出最後一支箭。「不！我仍對謝東有信心。你是你王朝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統治者！」

李剛提想起了一件事。「我的王朝？是，我也常常想起它來。我可以建立一個王朝。我可以是個合適的攝政。」

貝娜看見他眼睛的表情不禁血液變冷。

李剛提搖搖頭。「我懂得你的反感。那太笨了。那只是人爲的歡悅，可是它與眞正的感情並沒有什麼區別。事情並不是那樣，我稱我自己爲騾──並不是因爲我的體力──」

他不回頭的離開他們了。

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克拉克 著　卅二開本
呂應鐘 譯　定價70元

阿瑟克拉克的經典名作，電影難懂，看本書將能領會其科學與哲學的含意。

⑩第二副軀體（科幻小說）

蘇佩爾 著　卅二開本
楊珊珊 譯　定價70元

在二十一世紀，移植腦袋在第二副軀體上，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曲折離奇故事，本書提供的不是科學怪談，而是人類可能的未來景象。

⑪時光機器

傅鶴齡 譯　卅二開本
定價55元

H.G.威爾斯的成名之作，全書富於文藝氣息，帶領讀者進入時光之流的光怪陸離景象。

⑫異形

艾倫・迪恩・福斯特著　卅二開本
景 翔 譯　定價65元

（原著改編電影）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在這部改拍成電影的小說中，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怪異離奇的世界，讀之令人毛骨悚然，是一部迥異一般的科幻作品。

⑬科幻小小說

星 新一著　卅二開本
何淑慧譯　定價70元

這是一部風格新穎，意境深遠的小小說集。原作者星 新一，爲日本文壇小說泰斗。一九六八年曾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全書共計四十篇，篇篇情節曲折，趣味盎然，對未來世界可能遭的問題做了精闢的透視。

④科技震撼下的明日世界

彭樹楷教授編著　廿五開本
定價120元

這是一本窺探未來科學新面貌的書，是教科書，也是通俗讀物。對於目前尚在發展中的尖端科技，做了詳細的介紹與預測。

⑤明日的訊息

賴金男教授著　卅二開本
定價 70 元

淡江未來學主持人賴金男，爲國內「未來學」的權威，作者以輕鬆幽默筆調將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未來的發展情形，做了可能的預測與描繪，全書計六十篇，每篇均附漫畫家王丁泰挿圖，相得益彰。

⑥世紀的預言

恩格斯・赫爾著　十六開精裝
江才健 譯　定價 320 元

從易經、撲克牌、占星、到水晶球，從諾斯特達馬到珍妮狄克遜，他們能夠閱讀未來的徵兆，書中附有兩百多幀彩色、黑白圖片，是一本靈應奇書。

⑦科幻藝術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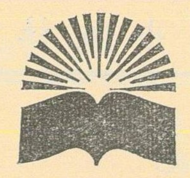
傑尼沙克士編著　十六開精裝
彭 廣 揚 譯　定價 450 元

「明日世界」連載「未來的幻象」，介紹英國科幻挿畫、畫家及其作品，富幻想與華麗的美感，彩色精印。

⑧銀河帝國三部曲

艾西莫夫著　卅二開本
張 時 譯　三部共210元

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的經典著作，包括「基地」（定價75元）、「基地與帝國」（定價70元）、「第二基地」（定價65元）三部，中副六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旅美學人鄭慶慈博士，特別推薦，中副以大篇幅特別介紹。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照耀明日的書 8

銀河帝國三部曲

（第二部　基地與帝國）

著　　者・艾西莫夫(ISAAC ASIMOV)
譯　　者・張　　時
發 行 人・許 布 哲
常駐顧問・蘇　　子
總 編 輯・黃　　海
出 版 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民和大廈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6—74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108948號
電　話・303-6561・303-6554
印刷所・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二段五十五號
電　話・701-7948・707-113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初版（1980年5月初版）
實　價：70元（三部合購210元）

缺頁破損，保證換書